

宗教①不宜混濫②論

因講經者每
喜談宗而發

如來說經③。諸祖造論④。宗教二門。原是一法。從無可分。亦無可合。隨機⑤得益。隨益立名。上根一聞。頓了自心⑥。圓修道品⑦。即名為宗。此約後世說、當初但只圓頓教③耳、中下聞之。進修道品。漸悟

真理⑧。即名為教。及至像季⑩。法流此土。人根聰利⑪。多得聞持。率⑫以記誦講說為事。衲僧

本分⑬。向上一著⑭。實悟親證者少。說食數寶⑮者多。以故達磨⑯大師特地而來。闡直指人心

之法。令人親見本來面目⑰。後世名之曰宗。既見本來面目。然後看經修行。方知一大藏教⑱

。皆是自己家裏話。六度萬行。皆是自己家裏事。是以宗之悟解⑲為目。教之修持為足。非目則

無由見道⑲。非足則不能到家⑲。是宗教之相需而不相悖⑲。相合而不相離也。至于南嶽天台⑲。

其究竟指歸⑲。大略皆同。故傳燈指月二錄⑲。皆列二師于應化⑲聖賢科中。而高僧傳⑲不列于義

解⑲。而列於習禪。是古之具眼知識⑲。以宗教為一貫⑲矣。及至曹溪⑲以後。禪道⑲大行。不立

文字⑲之文字⑲。廣播寰區⑲。解路日開。悟門將塞⑲。故南嶽青原⑲諸祖。皆用機語接人。使佛

祖現成語言⑲。無從酬其所問⑲。非真了當⑲。莫測其說⑲。以此勘驗⑲。則金鑰立辨⑲。玉石永

分。無從假充。用閑法道⑲。此機鋒轉語⑲之所由來⑲也。自後此法日盛。知識舉揚⑲。唯恐落人

窠臼⑲。致成故套⑲。疑悞⑲學者。壞亂宗風⑲。故其機用⑲愈峻⑲。轉變無方⑲。令人無從摸捺

⑲。故有呵佛罵祖⑲。斥經教。撥淨土⑲者。如此作用⑲、南嶽思大師兩句道盡⑲、曰超群出眾太虛玄、指物傳心人不會⑲、認做實法⑲、則罪同五逆⑲矣、以此語言。刺人

情見⑲。塞人解路。根熟⑲者直下知歸⑲。徹悟向上⑲。機生者真參力究⑲。必至大徹大悟⑲而後

已。良以⑲知識眾多。人根尚利。教理⑲明白。生死心切。縱未能直下了悟⑲。必不肯生下劣⑲心

。認為實法故也。今人多是少讀儒書。不明世理。未窮⑲教乘⑲。不解佛法。纔一發心。便入宗

門⑲。在知識祇為支持門庭⑲。亦學古人舉揚。不論⑲法道利害。在學者不下⑲真實⑲疑情⑲。箇

箇認為實法。或有于今人舉處⁸³。古人錄中。以己意卜度⁸⁴出一番道理。總不出按文釋義之外。便自謂徹悟向上。參學⁸⁵事畢。即處知識位。開導⁸⁶後學。守一門庭。恐人謂非通家⁸⁷。因茲禪講⁸⁸並宏。欲稱宗說兼通。談宗則古德指歸向上⁸⁹之語。竟作釋義⁹⁰訓文⁹¹之言。講教⁹²則如來修因剋果⁹³之道。反成表法⁹⁴喻義⁹⁵之說。以教破宗。以宗破教。盲引盲眾。相牽入火。致使後輩不聞古人芳規⁹⁶。徒效其輕佛陵祖⁹⁷排因撥果而已。古人語言。絕未曉了⁹⁸。衲僧本分。何曾夢見。今將宗教語言意致⁹⁹。略為分別。用冀¹⁰⁰唯得其益。不受其病也。(後續)

譯：釋迦如來演說佛經，諸多祖師造作論著。宗門和教門這兩個法門，原來就是同一佛法。沒有辦法將其分離，也不必強加結合。只是隨著眾生的根機而令其得到利益，隨者其能得之利益而建立其名稱。上等根機的眾生一聽聞到佛法，頓時了悟自心本性，而圓滿修行種種道品，因此即稱為「宗」門（此乃是就後世而說，當初只是稱為圓頓教而已。）中下根機的人聽聞佛法，次第地進修道品，漸漸而悟得真理，因此即稱為「教」門。等到了像法之時，佛法開始傳入中國，那時人們的根器聰明敏利，很多人有能力可以聽聞憶持，因此大部分都以記憶讀誦、講經說法為修行之事。而於禪僧的自心本性契悟之事，有真實開悟，親身證得者非常少，而如同談說食物（無法飽足），替人家數財寶（無法得到富貴）者多。以此之故達磨祖師特地從西天而來，闡明真接指出真心本性之法，令人親見自己的本來面目，後世之人稱之為「宗門」。既然見到自己的本來面目，然後再去看佛陀的教典而修行，才知道全部的三藏十二部經教，都是自己家裡的話。六度萬行之修行，皆是自己家裡之事。如此便是以宗門之領悟圓解為眼目，以教門之修持為雙足。若是沒有眼目則沒有辦法見到道路（成佛大道），如果沒有雙足則不能夠到家（成佛）。此乃是宗門和教門之彼此互相需要而不相違背，彼此相合而不相離。至於南嶽慧思禪師和天台智者大師，究竟的指示歸向，大略也是與達磨祖師相同。是故《傳燈錄》與《指月錄》這二本禪宗語錄，皆排列此二位祖師於「應化聖賢」這一科當中。而《高僧傳》當中，不將其列於「義解」之高僧，而列於「習禪」之高僧。這乃是古代具有慧眼的善知識，知道宗門和教門是一貫的啊！

到了六祖惠能大師在曹溪弘法後，禪宗興盛起來。不立文字這樣的說法廣泛傳播。解義之路逐漸開啟，頓悟之門逐漸日閉塞。所以南岳懷讓、青原諸位祖師，都用機鋒轉語的方式來接引弟子。使得現今佛法的言語，沒法應對所問的話。不是真正的徹悟，就沒法了解他們的言語。以此法來驗證，是金子還是黃銅一下子就辨別出來。是美玉和石頭就能永遠分開，沒法造假冒充，以此用來維護法道。這是機鋒轉語的由來。從此以後，這種方法日漸興盛，禪宗知識紛紛提出發

揚，惟恐自己用的與別人一樣，變成俗套，使參學的人疑惑誤解，敗壞了宗門的風氣。因此，機鋒越來越嚴峻，變化莫測，令人無法琢磨。所以有呵斥佛罵祖師，斥責經教，無有淨土的言詞出現。（對這些事情，南嶽慧思大師兩句話，就說的完全：「超群出眾太虛玄，指物傳心人不會（超越諸眾大而太虛幻玄妙，借指諸物以傳心地，但眾生卻不能會其本來意。）」如把禪宗祖師這些呵佛罵祖的機鋒轉語認做是真實語，那罪過就如同犯五逆重罪了。）以這樣的機鋒轉語，來斷除人的情執知見，閉塞人們解義之路。根器圓熟的人聽了，當下找到歸途，徹底開悟，直接上達真如本性。根器還沒成熟的人，以這些機鋒轉語，努力參究，必定到大徹大悟方才停止。因為當時善知識眾多，人的根器還很利，教理明白，生死心切，縱使沒能馬上領悟，也必定不會生起低劣之心，將呵佛罵祖這些機鋒轉語認做真實語。

現今的人大多數是儒家的書讀得少，不明白世理。沒有研究教義，不瞭解佛法。才剛剛發心，就進入了宗門。那些知識，只為了支持門派，也學著古人的舉手投足，不去管對法道弘傳的利益或危害。那些學習的弟子，對所參話頭升不起真實的疑情，個個將話頭認作真實法。或者將當今世人的一些言談舉示，或者是古人的語錄中，用自己的知見推測出一翻道理，然總離不開依文字解釋義理之外，便自己說已徹底領悟向上一著達真如本性，參學的事情就完成了。隨即自己處在善知識的位置上，開導後來的初學人。守一個諾大的門戶，恐怕人家說自己不是通家，因此又講經又說禪，想要以宗門教理都通達來自居。談宗門的時候，那些古代禪宗大德們引導人參究向上一著的言語，竟然被當成解釋文義和開示的話，講教時把如來修因證果的真實道理，反被說成是表法及譬喻的言辭。結果是用教門破斥宗門，又用宗門破斥教門。像一個盲人引領著更多的盲人，互相牽著跳入了火坑。致使後輩學人不能聽聞古聖人的美善規則，只效仿了些輕視佛法、凌辱祖師，排斥因行、撥無果報而已。而古大德的言語，完全沒有知曉明了，而對禪僧（明心見性）的本分之事，又何曾夢見呢？如今將宗門和教門之語言文字和意義旨趣，簡略地加以分別說明。用以期望一切眾人唯有得到其利益，而不遭受其危害也。（後續）

①【宗教】：指宗與教。《華嚴·五教章·卷一》有「分教開宗」之說，即將宗教二字分開解釋：佛陀為適應教化對象而說之教法，稱為教；教中之根本旨趣，則稱為宗。一般以宗為主觀的、個人的主義信念。教則有客觀教說之意。又一宗之教旨，亦稱宗教。此外，或以宗為無言之教，以教為有言之宗，或以宗為宗門，教為教門。即謂宗門指教外別傳之禪門，以禪乃離言教，採以心傳心之方式傳宗，教門指依大小乘之經論等言教而立之教宗，如天臺宗、三論宗、法相宗、華嚴宗等均屬之，相對於禪家而言，稱之為教家。又有以宗為法相宗所說之八宗、華嚴宗所說之十宗。以教指天臺所言之四教或八教、華嚴所判立之五教等。另有以教指三藏十二分教之一切經教，故知宗教一詞可說涵蓋佛教全

體之意。《佛光大辭典》。此指：禪宗與教下。

②【混濫】：「混」，摻雜。「濫」，過度、失當。《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意指：混雜失當。

③【說經】：講說經文之義理也。《大智度論》曰：「一，佛說，謂如來金口所宣。二，弟子說，謂諸聲聞緣覺菩薩承佛神力加被所說。三，仙說，謂佛會中諸大仙人，從佛入道，誓弘佛化，宣揚正法。四，諸天說，謂帝釋每於善法堂上，為忉利天人演說般若。五，化人說，謂三乘聖人，隨機現化，如羅睺羅化作金輪王而度城東老母，先讚福果因緣，後說大乘妙法。」《佛學大辭典》

④【造論】：《瑜伽·六十四卷十九頁》云：欲造論者：要具六因，乃應造論。一、欲令法義當廣流布。二、欲令種種信解有情，由此因緣，隨一當能入正法故。三、為令失沒種種義門、重開顯故。四、為欲略攝廣散義故。五、為欲顯發甚深義故。六、欲以種種美妙言辭、莊嚴法義，生淨信故。《法相辭典》

⑤【隨機】：謂佛之設教，一隨眾生之機也。《最勝王經·二》曰：「隨機說法利眾生。」《瑜伽釋》曰：「諸經論就相隨機種種異說。」《戒疏·一上》曰：「適化無方，隨機隱顯。」《佛學大辭典》

⑥【頓了自心】：「頓」，頓時、立刻。「了」，瞭解、明瞭。《漢語大詞典》。「自心」，自己的本心（即自性）。意指：頓時瞭悟真心本性。

⑦【圓修道品】：「圓修」，在台家圓教，同時修空假中之三觀也。又圓滿修萬行也。《圓覺經》曰：「圓修三種。」元照《彌陀經疏·上》曰：「萬行圓修，最勝獨推果號。」「道品」，道法之品類，有三十七科。為至涅槃之道法，故曰道，品類差別，故曰品。（參見：三十七道品）。《無量義經》曰：「三明（宿命明、天眼明、漏盡明）六通（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神足通、漏盡通）道品發。」台家立四種。《佛學大辭典》。連接上文，此指：圓滿修得各種道法。

⑧【圓頓教】：簡稱圓教，是大乘窮極的實教，若悟圓教之理，能頓入佛位，頓足佛法，故名圓頓。《佛學常見詞彙》。圓教之具名。天台宗之教法也。《佛學大辭典》

⑨【真理】：永真實不變的道理。《佛學常見詞彙》

⑩【像季】：「季」，一段時間。《漢典》。意指：像法時期。

⑪【聰利】：聰明伶俐。《漢語大詞典》

⑫【率】：皆、都。《漢典》

⑬【衲僧】：即「衲子」，又云衲僧，禪僧之別稱。禪僧多著一衲衣而遊方，故名。但衲衣為頭陀比丘之法衣，不限於禪僧。《佛學大辭典》

⑭【本分】：本身分內的。《漢語大詞典》。連貫下文，此指：禪僧自心本性的契悟之事。

⑮【向上一著】：「向上」，自末進於本，謂之向上，自本下於末，謂之向下。《釋摩訶衍論·二》曰：「於生滅門，有二種位。云何為二？一者向上門，二者向下門。如是一門，生滅決擇。」《碧巖普照序》曰：「衲僧向上以巴鼻。」《種電鈔》曰：「向上者，千聖不傳底事。」「一著」，猶言一事也，《宗論·三》曰：「向上一著，千聖不傳。」《梵室寓談》曰：「有名異而實同者，如台宗謂之二心三觀，賢首謂之一真法界，相宗謂之勝義唯識，禪宗謂之向上一著，蓋未始少異也。」《佛學大辭典》。聖嚴法師《聖嚴法師教話頭禪·篇一》云：「「向上」則是向上一著。向上一著是明心見性、是無上菩提心、是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已經見到無上菩提心的本性是什麼，也就是見到了佛性是什麼，叫做「向上一著」，若是執著煩惱、自我、分別心，就叫做「向下一著」。向上一著是進入第一義諦，向下一著則是進入第二、第三，甚至進入第四義諦了。」

⑯【說食數寶】：雪廬老人《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要義》云：「學佛須知行解，由解而行，方能入道，解而不行，是為說食數寶。」聖嚴法師《教話頭禪》：「在佛經裡有一個比喻：如果聽懂了名相、聽懂了道理，自己也會說，卻不去實踐、不去體會，就像是『說食數寶』。『說食』的意思，是將餐館裡所有的菜單、食譜都背得滾瓜爛熟，每道菜的名稱、配料、味道、營養成分，乃至烹調方式等，都記得清清楚楚，研究得透透徹徹，也能講得頭頭是道，但是自己卻沒有吃過。『數寶』則是替別人數財寶，即使你數過了珍珠、鑽石、紅寶石：等，但這些財寶都是別人的，所以數完以後，最後都不是你的，一件也不能帶走。反之，如果去實踐的話，你必須真正地品嚐每一道菜，好好地消化它，將它變成是你的營養，這道菜對你而言，才是有用的。」意指：如果把佛法當作學問研究，並且說得天花亂墜，不重實際修行。就如說食不得飽滿；又如替人家數寶的人無法得到富貴一樣。

⑰【達磨】：菩提達磨的簡稱，印度人，梁武帝時泛海到達中國的廣州，武帝迎至建業，因與帝話不投機，遂渡江入魏，在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為中國禪宗之始祖，圓寂於東魏天平以前，葬熊耳山。《佛學常見詞彙》。具名菩提達磨，譯曰道

法。南天竺之剎帝利種也。父王曰香至。磨為其第三子。本名菩提多羅。後遇二十七祖般若多羅，嗣法。改多羅曰達磨。梁普通元年泛海至廣州。帝迎之到建業。問曰：朕即位以來，造寺寫經有何功德？磨曰：無功德。帝曰：云何真功德？磨曰：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可以世求。帝曰：如何是聖諦第一義？磨曰：廓然無聖。帝曰：對朕者誰？磨曰：不識。帝不悟。遂渡江之魏。乃後魏孝明正元元年也。止嵩山少林寺，終日壁觀。號壁觀婆羅門。孝明帝聞之，三召不起。後得慧可，付法並衣。《付法偈》曰：「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華開五葉，結果自然成。」又曰：此有《楞伽經》四卷，為如來極談法要，今並付汝。梁大通二年寂，其年葬熊耳山，梁武帝制碑讚德，唐代宗諡曰圓覺大師。見《傳法正宗記·五》。《佛學大辭典》

⑱【直指人心】：不向外馳求，而直了自心，可頓見自性。所謂「是心作佛，是心是佛。」出自唐藥山惟儼禪師：「三乘十二分教，某甲粗知。嘗聞南方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實未明了，伏望和尚慈悲指示。」唐滿月法師：「心教者，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禪法也。」唐黃檗希運禪師《傳心法要》：「到此之時，方知祖師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不在言說。」《佛典妙供·佛門成語》。「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所謂直指人心，即無須向外界尋求，而直觀自心、自性，所謂見性成佛，即無須分析思慮，而透徹覺知自身具有之佛性，即達佛之境界。此語與「不立文字，教外別傳」皆為禪宗表徹悟境界之用語，其他諸宗類似「見性成佛」一語者有《觀無量壽經》之「是心作佛，是心是佛」、《華嚴經》之「三界唯一心，心外無別法」等。《佛光大辭典》。禪宗標榜的是「不立文字，教外別傳，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禪宗修行的目的在「見性成佛」。要如何「見性成佛」呢？「直指」是禪宗的方法。「直指」什麼？直指人心即本性、佛性。這是即妄而真、即用是體、當相即道的直接方法。

⑲【本來面目】：即自己的自性，離開了一切的煩惱和染污，就是自己的本來面目。《佛學常見詞彙》。又曰本地風光，自己本分等。示禪門法道極度之語也。顯教之本覺，密教之本初，亦不外乎是。然則何物為本來之面目，請參之。《六祖壇經》曰：「能云：不思善，不思惡，正與麼時，那個是明上座本來面目。」《佛學大辭典》。指不加飾偽的真相。宋蘇軾《老人行》詩：「一任秋霜換鬢毛，本來面目常如故。」顯示出詩人曠達而真率的性格。「本來面目」原是禪家語，源于《壇經·行由品》，謂六祖惠能接受衣鉢後，南行到大庾嶺，被惠明和尚追上。惠明聲明「我為法來，不為衣來」。惠能先讓他「屏息諸緣，勿生一念」。然後，惠能說：「不思善，不思惡，正與麼時，那個是明上座本來面目！」惠明當下大悟。「本來面目」在禪門中指真心、本性；見到「本來面目」也就是「明心見性」。從《壇經》的故事中可知，不思

是非善惡，一念不生，即所謂「本來面目」。(《俗語佛源》)

⑳【一大藏教】：指以釋迦佛所說之經、律、論三藏教法，為全佛教之教說，故稱一大藏教。《碧巖錄·第二則》：「設使三世諸佛只可自知，歷代祖師全提不起，一大藏教註注不及，明眼衲僧自救不了。」(《佛光大辭典》)

㉑【悟解】：指對佛理的領悟。《壇經·頓漸品》：「悟解不同，見有遲疾。」(《漢語大詞典》)

㉒【見道】：謂聲聞因斷三界見惑，見真諦理，故名見道。即初果，須陀洹也。(三界者，欲界、色界、無色界也。見惑者，意根對法塵起諸分別，曰見惑。梵語須陀洹，華言預流。謂預入聖道法流也。)(《三藏法數》。小乘以八忍(四法忍與四類忍，合稱為八忍。四法忍是苦法忍、集法忍、滅法忍、道法忍，這四法忍，忍可印證欲界的四諦。四類忍是苦類忍、集類忍、滅類忍、道類忍，這四類忍，忍可印證色界、無色界的四諦。以上八忍可以正確地斷除三界內的見惑。)(八智(智即明了之義。一、苦法智，謂因觀欲界苦諦，而斷見惑之智明發也。二、苦類智，謂以色界、無色界苦諦，比類欲界苦諦觀之，而斷上二界見惑之智明發也。三、集法智，謂因觀欲界集諦，而斷見惑之智明發也。四、集類智，謂以色界、無色界集諦，比類欲界集諦觀之，而斷上二界見惑之智明發也。五、滅法智，謂因觀欲界滅諦，而斷見惑之智明發也。六、滅類智，謂以色界、無色界滅諦，比類欲界滅諦觀之，而斷上二界見惑之智明發也。七、道法智，謂因觀欲界道諦，而其斷惑之智明發也。八、道類智，謂以色界、無色界道諦，比類欲界道諦觀之，而斷上二界見惑之智明發也。)(之十六心為見道，因十六心是初生無漏智照見真諦理之位。大乘的菩薩，則於初僧祇之終，終四善根(指暖、頂、忍、世第一法。小乘俱舍成實於總相念住之後位，大乘法相宗於十迴向之滿位，生四種之善根。)(之加行，而頓斷分別起之煩惱所知二障，叫做見道。(《佛學常見詞集》。三道之一。初生無漏智照見真諦理之位也。道者道路之義，學人進取之道路也。積三賢四善根之加行而生於世第一法無間之無漏真智也。又大乘之菩薩於初僧祇之終，終四善根之加行，而頓斷分別起之煩惱所知二障，謂之見道。於其時之無漏智，小乘俱舍宗有八忍，八智之十六心：一苦法智忍，斷欲界苦諦下見惑之智也。二苦法智，斷苦惑已，而正證理之智也。三集法智忍，斷欲界集諦下見惑之智也。四集法智，斷集惑已，而正證理之智也。五滅法智忍，斷欲界滅諦下見惑之智也。六滅法智，斷滅惑已，而正證理之智也。七道法智忍，斷欲界道諦下見惑之智也。八道法智，斷道惑已，而正證理之智也。九苦類智忍，斷上二界苦諦下見惑之智也。十苦類智，斷苦惑已，而正證理之智也。十一集類智忍，斷上二界集諦下見惑之智也。十二集類智，斷集惑已，而正證理之智也。十三滅類智忍，斷上二界滅諦下見惑之智也。十四滅類智，斷滅惑已，而正證理之智也。十五道類智忍，斷上二界道諦下見惑之智也。十六道類智，斷道惑已，而

正證理之智也（忍者忍許之義，為信忍真理不起惑之位，故以之為斷道。智者決定之義，為離惑已，正決定理之位，故以之為證道。欲界謂為法者，以此為現前所見之法故也。上二界謂為欲者，以其為欲界比類之法故也）。此十六心中，前十五心為見道，最後道類智之一心攝於修道也。又小乘之成實宗，不別觀四諦之行相，唯以空觀無量剎那相續斷三界之見惑，是名無相行，為見道也。若依大乘法相宗，則斷證之真見道，立為一心，此十六心為真見道已後之相見道。《俱舍論·二十三》曰：「見道者，苦法智忍為初，道類智忍為後。其中總有十五剎那，皆見道所攝，未見見諦故。至第十六道類智時，無一諦理未見。今見如習曾見，故修道攝。」《大乘義章·十七本》曰：「入聖之初，於四真諦推求明白名為見道。（中略）若依成實，人無相位名為見道。故彼論言，信法人，人見諦道，名無相行。世第一後須陀果前，空觀無間名無相行。若依毘曇，苦忍已去十五心頃，名為見道。（中略）十六中前十五心，是須陀向，判為見道。末後一心是須陀果，見道不收。」又曰：「依成實宗見道之中有無量心，故彼文言，以無量心斷諸煩惱中非八非九。言非八者，說見道中有無量心，相續斷惑，破阿毘曇定說八忍。言非九者，說修道中有無量心，破阿毗曇於一一地定九無礙（即九解脫）。彼宗觀有，有局別見易明故。何故成實說無量心？彼宗教空，空無分限，見難分故。」（乙上小乘）。《唯識論·九》曰：「加行無間，此智生時體會真如名通達位，初見理故亦名見道。」《唯識述記·十本》曰：「見道者，唯在初地初入地心。」《佛學大辭典》。此指：見到成佛大道。

②③【到家】：回到家中。《漢語大詞典》。連接上下文，此指：成佛。

②④【相悖】：相違背。《漢語大詞典》

②⑤【南嶽天台】：「南嶽」，即「慧思禪師」，台宗二祖南嶽慧思尊者，姓李氏。武津人。心愛法華，借本人塚，對經涕泣。夢普賢菩薩摩頂而去。所摩頂上，隱起肉髻。年十五，出家，文師（台宗始祖北齊慧文尊者）授以心觀之訣，豁然大悟，得法華三昧。乃結庵大蘇山。時齊運將傾，思避其難。遂卓錫南嶽。靈瑞重沓，有諸天童以為侍衛。將順世，大集門人說法，苦切訶責。乃曰：若有十八人不惜身命修法華懺者，吾當供給。若無，吾當遠去。竟無答者，即端坐言佛來迎而化。「天台」，即「智者」，天台大師智顛之德號，由晉王所賜。《輔行·一》曰：「幼名光道，亦名王道。此從初生端相立名，法名智顛，顛靜也。即出家後師為立號，從德為名，故用靜義。後授晉王菩薩戒品，因即為王立以法號云。大王紆尊聖禁，名曰總持。王曰：大師傳佛法燈，稱為智者。」天台大師，名智顛，字德安，姓陳氏，其母夢吞白鼠而生師。卜者曰：白鼠者，龍所化也。七歲，喜往伽藍，僧口授《普門品》，一遍成誦。十八歲就湘州果願

寺法緒出家，二十歲受具。初從慧曠學律，兼通方等諸經。陳文帝元嘉元年時，思禪師止光州大蘇山，師往頂拜。思曰：昔日靈山，同聽法華，宿緣所逐，今復來也。即示以普賢道場法，說法華四安樂行。師日夜自勵，經二七日誦經，至是真精進，是名真法供養如來，身心豁然而入定，照了法華。思歎曰：非汝不證，非我不識，所入定者，法華三昧前方便，所發功德者，初旋陀羅尼也。縱令文字師千群萬眾亦不能窮汝辯，當於說法人中最為第一。陳大建十七年冬十月，晉王歸藩，遣使人山奉迎，師隨使出山，至石城，乃有疾。曰：石城是天台西門，大佛是當來靈場，處所既好，宜最後用心。右脅西向臥，專稱彌陀般若觀音，又唱法華無量壽二經，為最後聞思。弟子智朗請曰：不審師何位，此處沒，將生何處？師曰：不領吾眾，必得六根淨（十信位即相似即），為他損己，是五品位，汝何問生，吾諸師友觀音侍從，皆來迎我。誠維那曰：人命將終，聞鐘磬聲則增正念，唯長唯久，氣盡為期。言訖，跏趺唱三寶名，如入三昧，時開皇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未時也，壽六十。《佛學大辭典》

②6【指歸】：意旨的歸向。《晉書·卷五一·束皙傳》：「武帝以其書付祕書校綴次第，尋考指歸，而以今文寫之。」《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

②7【傳燈指月二錄】：「傳燈錄」即「景德傳燈錄」，三十卷。宋真宗景德年中，沙門道原編。集諸祖之機緣者。《佛學大辭典》。宋景德東吳沙門道原纂。先敘七佛并偈。始自摩訶迦葉，終於南岳第九世，青原第十一世，共祖師一千七百十二人，內九百五十四人，有語見錄，餘七百五十八人，但存名字，盡二十六卷。寶誌、善慧、南岳、天台、僧伽、萬迴、豐干、寒山、拾得、布袋，十人，及諸方雜舉徵拈代別語一卷。南陽大寂，乃至法眼等十二人廣語一卷。讚、頌、偈、詩，一卷。銘、記、箴、歌，一卷。《閱藏知津》。中國佛教禪宗史書。三十卷。宋景德元年（西元一〇〇四年）東吳道原撰。燈能照暗，禪宗祖祖相授，以法傳人，猶如傳燈，故名。先是有唐金陵沙門慧炬（或作智炬）、天竺三藏勝持，于貞元十七年（西元八〇一年）編次禪宗諸祖傳記偈識及宗師機緣為《寶林傳》。光化二年（西元八九九年），又有華岳玄偉禪師，編次貞元以來禪宗宗師機緣，為《玄門聖胄集》。道原續後梁開平以來宗師機緣，統集《寶林》、《聖胄》等傳，撰成此書。書成以後，詣闕進呈，宋真宗詔翰林學士楊億等刊削裁定，歷時一年，方遂終篇。本書所記禪宗世系源流，上起七佛，下止法眼文益法嗣長壽注齊，五十二世，一七〇一人。其中九五一人有機緣語句，其他有名無文。全書無總目，但各卷目錄對「見錄」與「不錄」都一一注明。燈錄是介于僧傳與語錄之間的一種文體，為禪宗首創。與僧傳相比，它略于記行，詳于記言；與語錄相比，它擷取語錄之精要，又按照授受傳承的世系編列，相當于史籍中

的譜錄。它實際上是禪宗思想史。收入《大正藏》的《景德傳燈錄》為元延鈞三年（西元一三一六年）重刻本，與明藏本略有不同。延鈞本書首有楊億序；元希渭《重刊景德傳燈錄狀》；西來年表，起南齊建元元年（西元四七九年），止于隋義寧二年（西元六一八年），以敘說帝王世系為主，間及達磨等人行歷。中有「舊本傳燈云」等語。卷九之末附唐裴休集《黃檗希運禪師傳心法要》。卷末有楊億寄李維書，敘其師承始末；南宋紹興二年（西元一一三二年）長樂鄭昂《跋》；天童宏智和尚《疏》；紹興四年左朝奉大夫劉斐《後序》。這些均為明本所無。此外，部分卷目稍異。本書問世以來在佛教內外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它不僅引出了禪宗一系列的燈錄著述，如《天聖廣燈錄》、《建中靖國續燈錄》、《聯燈會要》、《嘉泰普燈錄》、《續傳燈錄》等，為禪宗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有價值的資料，而且為宋代以及以後有關學術思想史的撰述提供了可借鑒的樣式。《中國佛教百科全書》。「指月錄」，三十二卷。又稱《水月齋指月錄》。明瞿汝稷集。

萬曆二十三年（西元一五九五年）完成，三十年序刊。收在《萬續藏》第一四三冊。所謂「指月」，是以「指」喻言教，以「月」比佛法。禪宗以「本來無一物」之境界為上乘，以「萬慮皆空」為至德。主張不立文字，不下注腳，親證實相，方為究竟。認為一切言教無非為示機之方便而設，如以指指月，使人因指而見月。以言教而顯示實相，然言教本身並非實相。此為書名之大旨。全書系集錄自過去七佛至宋大慧宗杲之禪宗傳承法系六五〇人的言行傳略而成。卷一至卷三收錄過去七佛、應化聖賢、西天祖師（西天二十八祖）；卷四收錄東土祖師，從菩提達磨到六祖慧能；卷五至卷三十收錄慧能下第一世至第十六世；卷三十一、卷三十二為徑山大慧宗杲禪師語錄。又，清代聶先（樂讀居士）撰有《續指月錄》一書，全書二十卷。康熙十九年（西元一六八〇年）刊行。系繼《指月錄》之後所編集的禪門高僧列傳。也收在《萬續藏》第一四三冊。《指月錄》所載僅至六祖下十六世，本書承接其後，所收內容自南宋隆興二年（西元一一六四年）六祖下十七世起，迄清康熙十八年（西元一六七九年）三十八世為止。此外，在二十卷之前附《卷首》一篇，集錄《指月錄》所遺漏的十六世諸師傳略，以及江湘、余懷的序文，靈巖學人、如是居士的弁語、海印學人的緣起、孫孝則的書問、凡例、倫敘考等文。在二十卷之後，又附有《尊宿集》，集錄法嗣不詳的六十一位禪師傳略。《中國佛教百科全書》

②8【應化】：應者應現。應眾生之機類而現身也。化者變化。應真佛緣而變化種種也。《西域記·七》曰：「天帝釋欲驗修菩薩行者，降靈應化為一老夫。」《佛學大辭典》

②9【高僧傳】：梁嘉祥沙門釋慧皎撰。序云：始於漢明帝永平十年，終至梁天監八年，凡四百五十三載，二百五十七人，

又旁出附見者，二百三十九人，開其德業，大為十例，一曰譯經，二曰義解，三曰神異，四曰習禪，五曰明律，六曰遺身，七曰誦經，八曰興福，九曰經師，十曰唱導。譯經始攝摩騰，終求那毗地，共三十五人。義解始朱士行，終曇婁，共百人。神異始佛圖澄，終釋保誌，共二十人。習禪始竺僧顯，終釋慧明，共二十一人。明律始釋慧猷，終釋僧佑，共十三人。忘身始僧群，終曇弘，共十一人。誦經始曇邃，終道琳，共二十一人。興福始慧達劉薩訶，終法悅，共十四人。經師始帛法橋，終釋慧忍，共十一人。唱導始道照，終法鏡，共十人。《闍藏知津》。十四卷，梁慧皎撰。外有《續高僧傳》三十卷，唐道宣撰。宋《高僧傳》三十卷，宋贊寧等撰。明《高僧傳》八卷，明如惺撰。已上謂之四朝高僧傳。《佛學大辭典》

③⑩【義解】：義理之解釋。解釋佛經之深義也。《高僧傳》十科中有義解一科。《佛學大辭典》

③⑪【具眼知識】：「具眼」，謂對事物具有特殊之見識，或指具有特殊見識之人。又作具眼睛。禪林中，對能透見宇宙之原則，及一切現象之實相者，稱具眼者。《碧巖錄·第六十八則》：「仰山哈哈大笑（可謂是箇時節，錦上鋪花；天下人不知落處。何故？土廣人稀，相逢者少。一似巖頭笑，又非巖頭笑；一等是笑，為什麼卻作兩段？具眼者始定當看。）」其同類用語，另有「具眼衲僧」，即指修行達於圓熟而能徹見事物道理之禪僧。《佛光大辭典》。「知識」，朋友之異名。如云知人，我知其心識其貌之人也。又我所知之人也。非多知博識之義。諸經之初有「皆是大阿羅漢。眾所知識。」即就為人所知而云；其人善，為善友善知識。惡，則為惡友惡知識。說法引導我於善處者是善友，故曰善知識，又單云知識。又勸善友使喜捨三寶，謂之勸知識，唱知識。《佛學大辭典》。意指：具有慧眼之善知識。

③⑫【一貫】：連貫、相聯。《漢語大詞典》

③⑬【曹溪】：禪宗六祖惠能，在廣東韶州府曹溪，說法渡生，後人遂把曹溪代表六祖。《佛學常見詞彙》。六祖慧能之別號。《大明一統志·七十九》曰：「韶州府曹溪在府城東南三十里，源出狗耳嶺西流合瀆水。」《皇輿考·八》曰：「韶州府曹溪，府城東南。梁時有天竺國僧，自西來汎舶曹溪口。聞異香。曰：上流必有勝地，尋之，遂開山立石，乃云：百七十年後當遇無上法師在此演法，今六祖南華寺是也。」《佛學大辭典》

③⑭【禪道】：達磨所傳禪宗之道。《佛學大辭典》

③⑮【不立文字】：禪家之悟道者不涉文字言句，單以心傳心之玄旨，謂之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五燈會元·世尊章》曰：「世尊在靈山會上拈華示眾，此時人天百萬，悉皆罔措，獨有金色頭陀破顏微笑。世尊言：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

實相無相，微妙法門，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付囑大迦葉。」《碧巖·第一則評唱》曰：「達磨遙觀此土有大乘根器，遂泛海得得而來。單傳心印，開示迷途。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祖庭事苑·五》曰：「傳法諸祖，初以三藏教乘兼行。後達磨祖師單傳心印破執顯宗謂教外別傳，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然不立文字，失意者多，往往謂屏去文字以默坐為禪，斯實吾門之啞羊爾。且萬法紛然，何止文字不立者哉！殊不知猶通也，豈拘執於一隅？故即文字文字不可得，文字既爾餘法亦然，所以為見性成佛也，豈待遣而後已！」《釋門正統·三》曰：「禪宗者，始菩提達磨，遠越葱嶺，來於此土。初無不立文字之說，南泉普願，始唱別傳不立文字見性成佛。」《佛學大辭典》

③6 【文字】：文章、書籍。《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

③7 【寰區】：「寰」音環(ㄉㄨㄢˊ)。「寰區」，全國、全天下。《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

③8 【解路日開·悟門將塞】：「開」，打開、開啟。「塞」，堵住。《漢典》。「解路」，即「解門」。指教下深研經典。「悟門」，是指禪宗，主張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的方法。意指：研解教理之門逐漸打開，頓悟之門將會閉塞。

③9 【南嶽青原】：「南嶽」，與南岳同。唐南岳觀音院懷讓，六祖能大師之傳法也。天寶三年寂於南岳，壽六十四。得馬祖道一，而師之禪道，大興於江西。謚號大慧禪師。「青原」，清源行思禪師之別號。師住吉州青原山。原為清源，禪書多作青原。六祖慧能下出青原南岳二大法統。清源之法流有曹洞。南岳之末流有臨濟。《佛學大辭典》。清源行思與南嶽懷讓、永嘉玄覺、荷澤神會、南陽慧忠等並列為六祖慧能大師座下之五大弟子。

④0 【佛祖現成語言】：「佛祖」，佛與祖師。然禪宗以佛即祖師，祖師即古佛，兩者並無差別；一般多用於指大悟徹底、達佛分際之祖師，如《碧巖錄·第二十五則評唱》：「垂一轉語，且要報佛祖恩，傳佛心印」之語。《佛光大辭典》。「現成」，本來已有的。「語言」，言語；話。《漢語大詞典》。意指：現有佛法的言語。

④1 【無從酬其所問】：「無從」，沒有門徑或頭緒。「酬」，應對。《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意指：無法回答他們（禪宗祖師）的問題（機語）。

④2 【了當】：完結、妥當。《漢典》。此指：徹悟。

④3 【莫測其說】：「測」，度量、測量。「說」，言論。《漢典》。意指：無法測度（禪宗祖師們）他們的言語（機鋒轉語）。

④4 【勘驗】：詳細查驗。《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

④5【**金鑰立辨**】：「**鑰**」音偷(去又)。黃銅鑛石。「**辨**」，分別。《漢典》。意指：黃金、黃銅立刻能判別。喻指經由機語之問答，徹悟與未悟者立能分別。

④6【**用閑法道**】：「**閑**」，比喻規範、法度。《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法道**」，指佛法之道。《古尊宿語錄·慈明禪師語錄》：「暨登楊大年、李都尉之門，機語契投，於是法道大振。」《漢語大詞典》。此指：用來維護禪宗法脈。

④7【**機鋒轉語**】：「**機鋒**」，禪林用語。又作禪機。機，指受教法所激發而活動的心之作用，或指契合真理之關鍵、機宜；鋒，指活用禪機之敏銳狀態。意謂師家或禪僧與他人對機或接化學人時，常以寄意深刻、無跡象可尋，乃至非邏輯性之言語來表現一己之境界或考驗對方。《林間錄·卷下》：「雲庵大稱賞之，謂其機鋒不減英邵武。」又形容機鋒尖利敏銳，令人敬畏遠離，稱為機鋒峭峻。石溪心月禪師《語錄·卷上》：「若為施工，見解玄微，機鋒峭峻，正是膏肓良醫。」《佛光大辭典》。本義是弓上的機牙和箭鋒。禪宗用以比喻敏捷而深刻的思辯和語句。如宋蘇軾《金山妙高臺》詩云：「機鋒不可觸，千偈如翻水。」禪家多用機鋒之言驗證對方的悟道程度。機鋒通常表現在對答之中，稱為「機鋒對敵」。如明徐渭《翠鄉夢·第二出》：「俺禪家自有個啞跡相參、機鋒對敵的妙法。」機鋒有如下的特點：一是快捷如箭，不容猶豫思索。如「一宿覺」條中慧能與玄覺對答如流，妙語貫珠。一是如箭行無跡，要旁敲側擊，不許一語道破。禪家多用俗語詩句，少引經文，便是此意。一是利如箭鋒，直如箭行。如風吹幡動，一僧說是「風動」，一僧說是「幡動」，慧能卻說「仁者心動」，直指人心，如石破天驚。一是對機，如箭與弓上的機牙相對，一發中的。慧能所傳「三十六對法」便屬這一類。實際上，鬥機鋒並不限於叢林中。耽味禪悅的文人也喜歡對幾句機鋒。眾所周知，在小說《紅樓夢》裡，寶玉與黛玉就經常參禪鬥機鋒。後亦用機鋒泛指敏捷的才思。《俗語佛源》。「轉語」，參禪參到進退維谷處，請人代下一語，以為撥轉，而得轉身自在，乃至於轉迷開悟。《佛學常見詞彙》。禪林用語。隨於機宜自由自在轉變詞鋒之語，稱為轉語。於禪者迷惑不解，進退維谷之際，師家為令禪者穎解，驀地翻轉機法而下轉語。有「一轉語」、「三轉語」等稱。《佛光大辭典》

④8【**由來**】：來歷、原因。《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

④9【**舉揚**】：「**舉**」，提出。「**揚**」，發揚、傳播。《漢典》。意指：提出發揚。

⑤0【**窠臼**】：音科就(ㄎㄛ ㄉㄨㄛˋ)。比喻陳舊、一成不變的規格模式。《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

⑤1【**故套**】：陳規、俗套。《漢典》

⑤2【疑悞】：「悞」，同「誤」。「疑誤」，迷惑貽誤。《漢典》

⑤3【宗風】：一宗的風化。《佛學常見詞彙》。一宗之風儀也。禪宗特稱宗師家宗乘舉揚之風儀曰宗風。猶言家風，禪風等。若就宗師家一人之風儀而云，如稱「雲門宗風，德山宗風」等是也。又祖師禪風相承，為其宗獨特之流儀，亦曰宗風。如「臨濟宗風，曹洞宗風」是也。《佛學大辭典》

⑤4【機用】：禪家之宗匠，以言語不及之機微證悟，用心施於學者，謂之機用。《谷響集·九》曰：「大機在宗師，施之學者，謂之大用也。」《佛學大辭典》

⑤5【峻】：音俊(ㄐㄩㄣˋ)。嚴酷、嚴厲。《漢典》

⑤6【轉變無方】：「轉變」，改變。「無方」，無定例、無定規。《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意指：變化莫測，無一定規則。

⑤7【無從摸捺】：「無從」，沒有門徑或頭緒。「摸捺」，揣測、通過試探而了解。《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意指：無法琢磨。

⑤8【呵佛罵祖】：禪宗為啟悟弟子破除執著，常有呵罵佛陀、祖師以及劈佛像的作法。故呵佛罵祖是指教導弟子悟道。《景德傳燈錄·卷一五·朗州德山宣鑑禪師》：「是子將來有把茅蓋頭，呵佛罵祖去在。」也作「訶佛罵祖」。《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

⑤9【斥經教·撥淨土】：「斥」，排除拒絕、摒棄不用。「撥」，排除。《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經教」，經典之教訓。《圓覺經》曰：「如是經教功德名字。」《佛學大辭典》。意指：摒棄不用經典之教訓、排除淨土。

⑥0【作用】：效果、影響。《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

⑥1【道盡】：「道」，說、講。「盡」，竭、完。《漢典》。意指：說的完全。

⑥2【超群出眾太虛玄、指物傳心人不會】：《景德傳燈錄·卷二十七·南嶽慧思禪師》：云：「偈曰天不能蓋地不載。無去無來無障礙。無長無短無青黃。不在中間及內外。超群出眾太虛玄。指物傳心人不會。」（此性海本係天不能蓋覆，地亦不能載，本無所來去，亦無所能障礙，本無長短形相，亦無種種顏色。亦不在色身體中間及內外，超越諸眾大而太虛幻玄妙，借指諸物以傳心地，但眾生卻不能會其本來意。）

⑥3【實法】：「實我實法」，主、宰等義之實在我體，稱為實我；有固定不變實體之存在，稱為實法。認為有實我實法，

乃是外道、凡夫等之見解。《佛光大辭典》。與「假法」相對而言。由因緣和合而存在者稱假法，即有為法；非因緣和合之法為實法，即無為法。唯識學上有二種假法，一者無體隨情假，乃世間所稱的我法，世人執著為實我實法，此法體但為妄情，為遍計所執性，而無實體，世人隨此妄情而執虛假之我、法，乃稱為無體隨情假。二者乃依他起性上假為施設的我法，即內識所變現之見、相二分為依他起之法，從實種子所生，有實之體用，就此體用假立我法之名，乃稱為有體施設假。于凌波居士《唯識名詞白話新解》。連貫上下文，此指：把禪宗祖師這些呵佛罵祖的機鋒轉語認做是真實語。

⑥4【五逆】：又曰五無間業。罪惡極逆於理，故謂之逆。是為感無間地獄苦果之惡業，故謂之無間業。此有三乘通相之五逆，大乘別途之五逆，同類之五逆，提婆之五逆等。《佛學大辭典》。出《華嚴孔目》。

一、殺父母：謂父母養育，恩同天地，為子者，當竭力孝養奉事，以報其恩，況行殺逆；若行此事，是為逆罪，即墮地獄。《四分律》云：若殺父母者，不許出家受具足戒也。（具足戒者，即二百五十戒也。）

二、破和合僧：謂比丘集眾行布薩時，和合法，若後來者，當隨順寂默，或當出避。若以瞋惡之心，破其法事，令不和合，是為逆罪。律云：破和合僧者，不許出家受具足戒也。《梵語比丘》，華言乞士。《梵語布薩》，華言淨住。

三、出佛身血：謂佛是一切眾生慈父，能令眾生悟明自心，出離苦趣。眾生歷劫供養，不能報其恩德萬一，而況出其身血；若行此事，是為逆罪。興起行經云：提婆達多推出擲佛，山神接之，迸一小石，傷佛足指，即有血出，以此因緣後墮地獄。《梵語提婆達多》，華言天熱。）

四、殺阿羅漢：梵語阿羅漢，華言無學。謂無法可學。又名應供，應受人天供養故也。眾生即當供養恭敬，以為種福之田，況行殺逆；若行此事，是為逆罪。律云：殺阿羅漢者，不許出家受具足戒也。

五、破羯磨僧：梵語羯磨，華言作法辦事。謂比丘受具足戒，或行懺悔法時，當依和尚阿闍黎行羯磨法，作法成就，方為得戒，若有人見者，當隨順寂默，或當出避。若以惡心，破其作法，令不得戒，是為逆罪。律云：破羯磨者，不許出家受具足戒也。（和尚，梵語鄒波遮迦。于闐國翻和尚，華言力生。梵語阿闍黎，華言軌範。）《三藏法數》

⑥5【剿人情見】：「剿」音角（ㄐㄩㄛˋ）。滅絕、消滅。《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情見」，妄情之所見也。《唯識樞要·上本》曰：「情見各異，稟者無依。」《佛學大辭典》。意指：滅除人們之妄情知見。

⑥6【根熟】：謂根性圓熟。

⑥7【直下知歸】：「直下」，徑直趨赴。《漢典》。意指：直接悟知歸路。

⑥8【**徹悟向上**】：「**徹悟**」，謂通徹覺悟生命之真諦。又作悟徹。《禪林寶訓順珠·卷一》：「惟求大徹，若大徹悟的人，則神誌調和，氣息恬靜，容貌恭謹，色相端莊。」《佛光大辭典》。澈底明白了解。《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向上**」，自末進於本，謂之向上，自本下於末，謂之向下。《釋摩訶衍論·二》曰：「於生滅門，有二種位。云何為二？一者向上門，二者向下門。如是二門，生滅決擇。」《碧巖普照序》曰：「衲僧向上以巴鼻。」《種電鈔》曰：「向上者，千聖不傳底事。」《佛學大辭典》。意指：澈底了悟而向上一著達真如本性。

⑥9【**真參力究**】：「**參**」，凡禪門集人為坐禪說法念誦，謂之參。參者交參之義，謂眾類參會也。故詰旦升堂，謂之早參，日暮念誦，謂之晚參，非時說法，謂之小參。凡垂語之尾多用參語。參言外妙旨之意也。《象器箋》曰：「參，趨承也。晉謁。」《佛學大辭典》。「**參究**」，即參學究辦。在禪宗，即指參訪師家，致力體得佛法。禪家排斥單方面之知解，以親至師父處參學，求其開示之參禪為一生之大事，亦即強調在正師之處參禪學道。散見於《碧巖錄》中之參尋、參問、參叩、參玄、參學、參詳等語，皆與參究為同義語。《佛光大辭典》。意指：真實努力參究。

⑦0【**大徹大悟**】：印光大師文鈔《正編卷一·復永嘉某居士書五》云：「如圓教名字位中人，雖五住煩惱，毫末伏斷，而所悟與佛無二無別。若約宗說，則名大徹大悟。若約教說，則名大開圓解。大徹大悟，與大開圓解，不是依稀彷彿明了而已。」《中略》。智者誦《法華》，至《藥王本事品》，是真精進，是名真法供養如來。豁然大悟，寂爾入定。親見靈山一會，儼然未散。能如是悟，方可名大徹大悟，大開圓解。若云證實相法，則非博地凡夫之所能為。」又《正編卷二·復何槐生居士書》云：「參禪縱能大徹大悟，如五祖戒、草堂青、真如喆、斷崖義誌，尚不能了。而再一受生，反致迷失，校前為遠不能及，況吾儕乎。」又《正編卷三·樂清虹橋淨土堂序》云：「夫明心見性，乃大徹大悟也。若最上上根，即悟即證，則可即了。否則縱悉知未來如圓澤者，尚不免重復受生耳。至于五祖戒再作東坡，草堂清復為魯公，尚未至甚。而海印信為朱防禦女，已屬不堪。雁蕩僧為秦檜，則誠堪憐憫矣。」又《三編卷四·上海護國息災法會法語·第一日 說吃素念佛為護國息災根本》云：「禪宗所謂明心見性，見性成佛，系指親見當人即心本具之佛性而言。密宗所謂即身成佛，蓋以即身了生死為成佛。若遽認以為成萬德具足，福慧圓滿之佛，則大錯大錯。蓋禪家之見性成佛，乃是大徹大悟地位，若能斷盡三界內之見思二惑，方可了生脫死。密宗之即身成佛，不過初到了生死地位。此在小乘，則阿羅漢亦了生死。」**大徹大悟**，徹底的覺悟，亦即完全證到「不生不滅」的真如實相，不退道心，屬於大菩薩的境界。如《觀無量壽經》謂：「廓然大悟，得無生忍。」清代有位著名的禪師，是臨濟宗三十六世，即以「徹悟」為號。他主張禪淨雙修，大弘淨土宗。「大徹大悟」與通常所說的「開悟」程度不同。「開悟」是覺悟之始，

而「徹悟」是覺悟之成。按天台宗「六即」之說，「開悟」為「名字即」，見道而已，仍是凡夫；而「徹悟」為「分證即」，已經證道，屬於聖賢。《俗語佛源》

⑦①【良以】：「良」，誠然、的確。「以」，因為。《漢典》。意指：的確因為：。

⑦②【教理】：指佛教之教相義理。教理，又作教義、宗義、宗旨、宗乘。即佛陀之教示或由教示顯現出來之真理，經由理論、客觀性之整理所呈現出之義理教說。《佛光大辭典》

⑦③【了悟】：釋家以明心見性為了悟。《傳法正宗記偈》曰：「泡幻同無礙，如何不了悟？」《佛學大辭典》

⑦④【下劣】：低劣、惡劣、卑劣。《百喻經·劫盜分財喻》：「唯有鹿野欽婆羅色不純好，以為下分，與最劣者。下劣者得之悲恨。」《漢典》

⑦⑤【窮】：推究到極點。《漢典》

⑦⑥【教乘】：佛教語。指佛教、佛法。《漢語大詞典》

⑦⑦【宗門】：專講禪宗的法門。其他法門，像天台宗，淨土宗，法相宗，都叫教門。《佛學常見詞彙》。本為諸宗之通稱，後為禪宗自讚之稱，因之稱餘宗曰教門。《楞伽經·一》曰：「佛語心為宗，無門為法門。」《祖庭事苑·八》曰：「宗門謂三學者莫不宗此門，故謂之宗門。《正宗記》云：所謂吾宗門，乃釋迦門一佛教之大宗正趣。（中略）乃知古者命吾禪門謂之宗門，而尊教跡之外殊，是也。」《佛學大辭典》

⑦⑧【門庭】：門戶、派別。《漢典》

⑦⑨【不論】：不管如何、不顧一切。《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

⑧⑩【不下】：「下」，生。《漢典》。意指：無法生起。

⑧①【真實】：法離迷情，絕虛妄，云真實。《大乘義章·二》曰：「法絕情妄為真實。」《法華經·寶塔品》曰：「如所說者，皆是真實。」《佛學大辭典》

⑧②【疑情】：中國禪宗稱修行禪法的行者，當他專心致意在話頭或公案上，對外境不起分別作用，這種狀況稱為「疑情」。《禪宗決疑集》：「只貴話頭上疑情，得力不得力處取用切。」《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禪門所講的疑情，是用一句話頭

或一則公案，叫做楞頭楞腦地問，又稱「參話頭」或「參公案」又名為「參禪」。參禪的人，必須百分之百地相信佛說，百分之百地相信自己有開悟的可能，百分之百地相信師父的指導，比如他說：「泥牛海底銜月走」、「東山下雨西山濕」。這些話看起來不合邏輯，互相矛盾，但你卻不能懷疑其正確性。不但信，而且要百分之百地照著他的話去追問，也就是「參」，繼續不斷地，日以繼夜地，廢寢忘食地參、參、參以後，你才會產生疑情。所以，疑情與信心不僅不違背，而且是相應的；愈是信得深切的人，才愈會產生疑情。若是信得不深切的人或是修行上毫無體驗的人，便不容易產生疑情。摘自聖嚴法師《拈花微笑》

⑧3【舉處】：「舉」，行為、動作。《漢典》。此指：言談舉止。

⑧4【卜度】：推測、臆斷。《漢典》

⑧5【參學】：謂參訪大德，雲遊修學。亦泛指遊學。

⑧6【開導】：開蒙而導之以佛道也。《無量壽經·下》曰：「隨器開導，授與經法。」《佛學大辭典》

⑧7【通家】：精通業務的行家。《漢典》。意指：三藏十二部都通達無礙者。

⑧8【禪講】：猶禪說。明徐渭《贈禮師序》：「初無事於禪講，蓋所謂不求佛之精者。」

⑧9【指歸向上】：「指歸」，意旨的歸向。《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向上」，禪林用語。指由下至上、從末至本；反之，從上至下、從本到末，稱為向下。禪宗以自迷境直入悟境、上求菩提之工夫，稱為向上門，又稱逆卍字（卍卍），屬於自利門；反之，自悟境順應而入迷境，示現自在之化他妙用，稱為向下門，又稱順卍字，屬於利他門。若未兼具向上門及向下門者，皆非真悟。於禪宗典籍中，此類用語散見於各處，如形容至極之大道、大悟之境界，稱為向上一路、向上道；探求佛道之至極奧理，稱為向上極則事、向上關楸子、向上事；謂真實而絕對之悟境世界，乃諸佛或歷來祖師所不宣說，而有待禪者親自去參究體得者，稱為向上一路千聖不傳；由凡夫之境界向上轉至諸佛之絕對境地，稱為向上轉去；師家命令學人，或禪者相互令對方提出更徹底之見解時，常以「向上更道」表示之；師家所用以接引、鎚鍊學人之第一義諦，稱為向上鉗鎚；能藉以直入諸佛究極境界之大力量、大機用，稱為向上一機；堪能徹底體得諸佛境界之人，稱為向上人、向上機；極悟之至極語句，稱為向上一句；極悟之至極宗旨，稱為向上宗乘。《佛光大辭典》。此指：禪宗以機鋒轉語引導契入悟境。

⑨0【釋義】：解釋詞語或文章的意義。《漢典》

⑨1【訓文】：「訓」，教導、教誨。《漢典》。意指：教誨（子弟）的文詞。

⑨2【教】：聖人對世人的訓誨。《佛學常見詞彙》。梵語阿含。譯曰教。聖人之言，被於下者。在心云法，法發於言云教。《玄義·一上》曰：「教者，聖人被下之言也。」《止觀·一上》曰：「教是上聖被下之言。」

⑨3【修因剋果】：「修因」，修成佛的因，修了成佛的因，才能結成佛的果。「剋果」，得果。《佛學常見詞彙》。謂得果也。《無量壽經·上》曰：「求道不止，會當剋果。」又曰：「斯願若剋果，大千應感動。」《文句·三下》曰：「果由因剋。」《述文贊·中》曰：「剋者遂也，得也。」《佛學大辭典》。意指：因地修行證果。

⑨4【表法】：用生活中的事相來表達佛法的意義或境界。

⑨5【喻義】：同「比喻義」，一個詞因比喻用法所形成的意義。如「油條」有狡猾的意義，「飛機場」有平坦的意義。《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

⑨6【芳規】：美善的規則。《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

⑨7【輕佛陵祖】：「輕」，輕視、不重視。「陵」，欺侮、欺壓。《漢典》。意指：輕視佛陀，欺侮祖師。

⑨8【曉了】：通曉、明瞭。《弘明集·正誣論》：「曉了本際，暢三世空。故能解生死之虛，外無為之場耳。」《漢語大詞典》

⑨9【意致】：意趣。《漢語大詞典》

⑩0【用冀】：「用」，介詞。猶言以。表示憑藉或者原因。「冀」，希望、盼望。《漢語大詞典》。意指：以期望……。

何謂宗。何謂教。演說①之。宗教皆教。契悟②之。宗教皆宗。教固有宗。宗亦有教。教家之宗。即實相妙理③三德秘藏④。乃宗家之衲僧本分向上一著也。

此對宗說、故以體為宗、若就教論、即名為體、教中之宗、乃是入體之門、不堪⑤與宗之向上一著對論、

家之教。即經論所說文字語言。及法門行相⑥。無不皆詮妙理。皆歸秘藏。亦猶宗家之機鋒轉語。種種作用⑦也。但教則未悟亦令解了⑧。宗則未悟不知所謂為異耳⑨。宗家之教。即機鋒轉語。揚拳豎拂。或語或默。種種作用。皆悉就彼來機⑩。指歸向上。是轉語等。乃標向上。真月之

指①。非轉語等。即是向上真月。倘能依指觀月。則真月直下親見。所見真月。方是宗家之宗。今人以機鋒轉語為宗。不求契悟。唯學會透。是認指為月。不復知有真月矣。惜哉。又教則三根普被。利鈍全收。猶如聖帝明詔②。萬國欽崇。智愚賢否③。皆令曉了④。皆須遵行。有一不遵者。則處以極刑。佛教有一不遵者。則墮于惡道。宗則獨被上根。不攝中下。猶如將軍密令。營內方知。營外之人。任憑智同生知⑤。亦莫能曉。以此之故。方能全軍滅賊。天下太平。軍令一洩。三軍傾覆⑥。祖印⑦一洩。五宗⑧喪亡。未悟以前。祇許參究話頭⑨。不準翻閱禪書。誠恐錯會祖意。則以迷為悟。以假亂真。即名為洩。其害甚大。大悟⑩之後。必須廣閱祖錄。決擇見地⑪。則差別智開⑫。藥忌明了。尚須歷緣鍛鍊。必使行解相應⑬。方可出世為人。宏闡宗風。今人不教人力參。而為人講演。使其開解路。起卜度。以己見會祖意。依稀彷彿⑭。想箇義理⑮。全體是錯。便謂就是⑯。直饒⑰不錯。只是泥龍畫餅。豈能致雨充飢。所以宗須真參。方有實益也。未開眼⑱者。聞其講說。喜出望外⑲。其有具眼⑲者。必痛徹骨髓矣。如此宏宗。徒有大損。毫無實益。何異以軍令往告敵兵。相邀共戰。其不自殄滅⑲者鮮矣。由是假充悟道⑲者。不勝其多。壞亂佛法者。實繁有徒⑲矣。又教則以文顯義。依義修觀⑲。觀成證理。令人由解了而入。故天台以三止⑲三觀⑲。傳佛心印⑲也。宗則離文顯意。得意明心⑲。明心起行。令人由參究而得。故禪宗以直指人心。傳佛心印也。又經教所說因果修證。凡聖生佛。事理行相⑲。歷歷分明⑲。若能修因。自然證果。超凡入聖。即眾生而成佛道⑲矣。既得此事。則不涉因果修證凡聖生佛之理。豈待外求⑲。宗門所說。總歸本分。不涉因果修證凡聖生佛。

此理即
初心中也、 若得此意。

此名字及觀行
也、 定然⑲依此不涉因果修證凡聖生佛之理。而起修因證果。超凡入聖。即眾生而成佛道之事矣。

此觀
行至 所以古德大悟後。有三次七次閱大藏經⑲者。

究竟
也、

汾州無業⑲、三終大藏、育王知微⑲、大慧杲⑲門人、禁足于上塔院十餘年、七終大藏、見育王山志⑲、

有以坐看為不

恭·跪讀行披^①立誦者。棲賢湜^②三終
大藏皆如此、有畢生日持一部法華者。永明壽^③
首山念^④、有看經唯恐打差^⑤。差音又去聲
、異也、貼

帖子^⑥于方丈門首·曰看經時不許問話者。仰山寂
、有持觀音聖號者。明教嵩^⑦、日誦十萬觀音、世出世間經書、不
讀而知、又華林覺^⑧常念觀音、遂感二虎常相

依附有持準提神呪^⑨者。金華俱胝
和尚^⑩、有日課百八佛事^⑪者。永明壽、一部法華
、亦在百八之數、有對立像不敢坐·對坐像不敢臥

者。大通本^⑫、又凡食物以
魚葷^⑬名者、即不食、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者。百丈海
、至于念佛求生西方·則多不勝數也。良以百

丈乃馬祖^⑭傳道嫡子^⑮·其開示^⑯有云·修行以念佛為穩當^⑰·又所立清規·凡祈禱病僧·化送亡

僧·皆歸淨土^⑱·故五宗諸師·多事密修也。多有久歷年所^⑲·躬行苦行^⑳。如瀉山作典座^㉑、雪
峯作飯頭^㉒之類、無非

欲圓滿^㉓六度·自利利他。類皆重法如寶·輕身似塵。絕不似今人之輕慢古今^㉔·褻黷經論^㉕也

。是知宗為前鋒·教為後勁^㉖·其所辦是一事·其所說是一法。但以語言施設^㉗·門庭^㉘建立不

同。門外漢^㉙不知其同而不可合·異而不可離之所以。妄用己見·強作主宰^㉚·不是互謗·便是

混濫。互謗之過·愚或能知。混濫之愆^㉛·智猶難曉。蓋以歸元^㉜無二·方便^㉝多門。宗家方便

·出于格外^㉞·所有語言·似乎掃蕩^㉟·未得意者·不體離言之旨·唯噉出酒之糟^㊱·在宗則開

一解路·不肯力參。在教則妄學圓融^㊲·破壞事相^㊳·唯大達^㊴之士·雙得其益。否則醍醐^㊵甘露

^㊶·貯于毒器·遂成砒霜^㊷鳩毒^㊸矣。(後續)

譯：什麼是宗門？什麼是教門？在闡述解說時，宗門及教門皆是用教理。在契入覺悟時，宗門及教門皆有其宗旨。教門本就

有宗旨，宗門亦有教理。教門之宗旨，就是真如實相深妙的道理，諸佛證得法身、般若、解脫三種及常樂我淨四德之秘

密藏，且是宗門禪僧自心本性的向上一著之事。(此對宗門而說，故以自性本體為宗旨，若就教門而論，即名為理體，教門中

的宗旨，乃是入理體之門，不能與宗門契悟自心本性之事相對而論。)教門之教理，即指經論所說的語言文字，及佛所說教

法行解事相。無不都是闡述實相深妙的道理，皆歸於三德祕藏中。亦猶如宗門之機鋒轉語，種種動作起用。但教門則尚

未契悟時也使解悟，宗門則未契悟時則不知所謂的教理，此為宗門與教門有所不同處。宗門的教理，就是機鋒轉語，揚

舉拳頭豎起拂塵動作，或是言語或是靜默，種種的作用，皆是針對來參訪者的根機，指示引導向上達自心本性之事。這

些機鋒轉語等等，乃是標示向上達自心本性的方向，是真月方向的指引。並非機鋒轉語等等，就是向上的自心本性真月。倘若能依指示觀看月亮，那真月當下親自見到。所見到真月，才是宗門的宗旨。現今的人以機鋒轉語為宗旨，不求契入覺悟，只將機鋒轉語等學習體會透徹。這是錯認手指為真月，而不再知道有真月了。真可惜啊！

又教門，則上中下三根得到普遍加被，無論利根鈍根全部都收攝其中，猶如聖君王公開的聖明詔示，天下萬國都欽敬尊崇。無論是智慧愚癡、賢良與惡劣的人民，都令他們知曉明瞭，皆必須遵守奉行。如果有不遵守的人，則處以極刑。佛教如果有不遵守佛陀的教法，便會墮落到三途惡道受苦。宗門，則唯獨攝受上等根機的人，不收攝中下根機的人。好像將軍的秘密指令，唯有軍營內的人才能夠了知，軍營外的人，任憑他的智慧像「生而知之」的高人，也沒有辦法能夠知曉。就是因為這個緣故，才能夠讓我全軍去消滅叛賊盜匪，使天下太平。軍中的密令如果一旦洩露，則我方三軍傾刻間便被覆滅，祖師的心印一旦洩露，則禪門五宗立刻喪失消亡。因此，宗門學人在尚未開悟前，只允許參究話頭，不准翻閱禪宗的語錄書籍。實在是恐怕初學的人錯會祖師的意思，將自己的迷妄當作開悟，以虛假的分別知見混亂了真實的智慧，這樣做就被稱作「洩露」，對法身慧命的危害甚為巨大。大徹大悟之後，必須廣泛的閱讀祖師語錄，決斷其疑分別其理，開啟善解世間無邊方便之智慧，藥性與藥的禁忌明白了解。尚須經歷境緣的鍛鍊考驗，必定要使用持知解相互契合，方可入世度眾，宏揚闡發宗門禪風。而當今之禪師不教人用力參究，而為人講經演說。使禪宗學人開解義理之路，生起臆測之心，以自己知見附會禪宗祖師意思，想箇類似而不甚真切的義理。結果全錯，就認為這就是（祖師意）。就算是沒錯，也只是泥土做的龍，畫出來的餅，豈能讓上天下雨，讓人充飢止餓。所以宗門須真實參究，方有真實的獲益啊！慧眼未開的人，聽聞這些禪師的講述演說，而感到特別高興。而具有慧眼的人，必定悲痛入骨啊！以如此方式宏揚宗門，只有大損害，毫無真實益處。就好像把軍情密令前往告知敵兵，相邀共同作戰，而不遭滅盡的，是很稀有的。因此假充證悟成道的人，就非常的多。而壞亂佛法的，實在有不少這樣的人。又教門則以文詞來顯明義理，依義理來修觀行，觀行成就證得理體，這是令人由解悟而進入。故天台宗以三止三觀，來傳佛心印的。宗門則離文字來顯示意思，契悟意思而明心見性，明心見性後起而修行，使人由參究而證得。故禪宗以直觀自心、自性，來傳佛心印的。又經典教法中所說修因證果，凡夫聖人、眾生佛陀，事相理體、行境界相，清楚明白。若能修因，自然能證果，而超越凡夫位入於聖人之流，即是以眾生而成就佛道了。既證得此事，則不涉及因果修證凡夫聖人、眾生佛陀等的理體，又那裏需要再向外追求呢？

宗門所說的，總歸是自心本性的契悟之事，並不涉及因果修證、凡聖生佛等。（這就是理即（眾生本具佛性），）若悟

得此意思，（即是名字即及觀行即的初心，）必定依此不涉及因果修證凡聖生佛之理體，起而行修因證果，超越凡夫位入於聖人之流，以眾生而成就佛道之事了。（這是觀行即至究竟即，）所以古德大徹大悟後，有三次、七次閱《大藏經》的。（汾州無業禪師，閱大藏經三次、阿育王山廣利寺擇微禪師是大慧宗杲禪師門人，禁足於廣利寺上塔院十餘年，閱大藏經七次，見《阿育王山志》，）有人認為坐著看經為不恭敬，因而跪著讀、行翻閱、站立誦的。（棲賢澄湜禪師三次閱大藏經皆是如此，）有一生每日持誦一部《法華經》的。（永明延壽大師、首山省念禪師，）有的看經時唯恐別人打擾，（差音又去聲，音不同，）貼條子於方丈室門口，說：「看經時間不許來問事的」。（仰山慧寂禪師，）有持觀世音菩薩聖號的。（明教嵩禪師，每日誦十萬觀世音菩薩聖號，世出世間的經書，沒讀過而能知道，又華林覺禪師常念觀世音菩薩聖號，就感應二隻虎常相左右，）又有持《準提神呪》的。（金華山俱胝和尚，）有每日做課一百零八件佛事的。（永明延壽大師，日誦一部《法華經》，）也在一百零八件佛事中，）有的對著站立的佛像不敢坐著，對坐著的佛像不敢躺臥的。（大通本禪師，又凡是食物以魚肉為名的，就不吃，）有一日不工作，一日就不吃飯的。（百丈懷海禪師，）至於念佛求生西方極樂世界的，則多到數不完。因為百丈懷海禪師乃馬祖道一禪師的傳法道的弟子，在其《叢林二十要則》開示中有說：「修行以念佛為穩當。」又所建立的《百丈清規》中說：「凡為病僧祈福，亡僧火化送亡之事，皆勸萬緣放下，一心念佛，求生西方。」故禪門五宗諸祖師，多從事密修淨土法門。多有久經年數，修行苦行。（如瀉山靈祐禪師在百丈懷海禪師座下當典座、雪峰義存禪師在洞山良价禪師座下作飯頭之類，）無非是想圓滿六度萬行，以自利及利他。他們皆敬重佛法如珍寶，淺視色身如同塵土。絕不像今世的人對古今大德輕視傲慢，對經典論著忽視不恭敬。是故知宗門如軍隊先鋒（悟後起修），教門為後行勁旅（修因證果）。他們所成辦的是同一件事（成佛），他們所說的是同樣的佛法。但是因為言詞的說法，門派建立的不同。外行人不知道他們相同而不可和合，相異而不可以分離的原由。妄用自己的知見，強作主張。不是互相毀謗，便是混雜失當。互相毀謗的罪過，愚昧的人或許能知道。混雜失當的過失，聰明的人仍難以明白曉了。因為回歸自心本性則無二無別，而導歸的善巧方便修行法門非常多。宗門的方便善巧，超出常規，所用的語言指示，似乎掃除一切法。不能得知言外之意的人，便不能領會超出言語的旨意，就像品味不到美酒，只能吃一些酒糟。在宗門只要開出一條理解的路，便不肯努力參究。在教門則狂妄地學習圓融無礙，破壞種種規矩事相。唯有大智慧通達的人士，才能於雙方面得到利益。否則就如同把醍醐甘露，貯存在有毒的器具中，於是種種美味便成為妣霜鳩毒了。（後續）

①【演說】：闡述、解說。《蓮社高賢傳·慧遠法師》：「又見水流光明，分十四支流注上下，演說苦空無常無我之音。」

②【契悟】：「悟」，覺之意。對於迷而言。即自迷夢醒覺也。與覺悟同義。《佛學大辭典》。「契悟」，相盡離念，平等平等，不可說有功德差別，亦不可說常與無常，如是契悟，即是正悟。《佛學次第統編》。此指：契入而覺悟。

③【實相妙理】：「實相」，又名佛性、法性、真如、法身、真諦等，凡所有相，皆是虛妄，惟此獨實，不變不壞，故名實相。《佛學常見詞彙》。實者，非虛妄之義，相者無相也。是指稱萬有本體之語。曰法性，曰真如，曰實相，其體同一也。就其為萬法體性之義言之，則為法性；就其體真實常住之義言之，則為真如；就此真實常住為萬法實相之義言之，則為實相。其他所謂一實，一如，一相，無相，法身，法證，法位，涅槃，無為，真諦，真性，真空，實性，實諦，實際，皆是實相之異名。又依名隨德用之三諦言之，則空諦為真如，假諦為實相，中諦為法界。法華說實相，華嚴說法界，解深密說真如或無為，般若說般若佛母，楞伽說如來藏，涅槃說佛性，阿含說涅槃。在華嚴之始教天台之通教已下者，不變之空真如為實相，在華嚴之終教已上，天台之別教已上者，不變隨緣之二相為實相。華嚴以隨緣之萬法為實相，天台真言以性具之諸法為實相，小乘以我空之涅槃，大乘以我法二空之涅槃為實相。《維摩經·弟子品》曰：「迦旃延無以生滅心行說實相法。」同《觀眾生品》曰：「佛為實相法人。」《涅槃經·四十》曰：「無相之相，名為實相。」《妙玄·二上》曰：「實相之境，非佛天人所作，本自有之，非遍今也。」《法華文句記·四中》曰：「言實相者，非虛故實。非相為相，故名實相。」《頓悟入道要門論·上》曰：「法性空者，即一切處無心是。若得一切處無心時，即無有一相可得。何以故？為自性空故無一相可得，無一相可得者，即是實相，實相者，即是如來妙色身相也。」《佛學大辭典》。「妙理」，深妙之道理也。《佛學大辭典》。微妙的道理。《佛學常見詞彙》。意指：真如實相的深妙道理。

④【三德秘藏】：「三德」，(1)法身德、般若德、解脫德。法身德是佛常住不滅的法性身無不周遍；般若德是佛的智慧無量無邊；解脫德是佛所證得的最勝妙法，能夠化度一切眾生而自在無礙。(2)智德、恩德、斷德。智德是佛的智慧深廣，無所不知，無所不見，號稱一切智人；恩德是佛的慈悲廣大，誓度一切眾生，無黨無偏，三界六道眾生，有緣莫不蒙度；斷德是佛將一切的煩惱斷除，清淨無為，解脫自在。《佛學常見詞彙》。《金光明經玄義》云三德：法身、般若、解脫，是為三，常、樂、我、淨，是為德（常即不遷不變，樂即安隱寂滅，我即自在無礙，淨即離垢無染，佛以此四者為德也）。一、法身德：法即軌法，謂諸佛由軌法而得成佛，故名法身。此之法身，在諸佛不增，在眾生不減。眾生迷之而成顛倒，諸佛悟之而得自在。迷悟雖殊，體性恒一，具足常、樂、我、淨，是名法身德。二、般若德：梵語般若，華言智慧。謂佛究竟始覺之智，而能覺了諸法不生不滅，清淨無相，平等無二，不增不減，具足常、樂、我、淨，是名般若德。三、解脫德：不繫名解，自在名脫。謂佛永離一切業累之縛，得大自在，具足常、樂、我、淨，是名解脫德。《

佛學次第統編》。「秘藏」，隱而不傳於人，稱為祕；蘊蓄於內，稱作藏。祕藏者，謂諸佛之妙法，以諸佛善為守護，不妄宣說。《佛光大辭典》。意指：諸佛證得法身、般若、解脫三種及常樂我淨四德之秘密藏。

⑤【不堪】：不可、不能。《漢語大詞典》

⑥【法門行相】：「法門」，佛所說的法，因是眾生超凡入聖的門戶，故稱法門。《佛學常見詞彙》。佛所說，為世之則者，謂之法，此法為眾聖入道之通處，故云門。又諸法並通於一實，故名為門。又為如來聖智遊履之處，故名為門。《華嚴大疏·二》曰：「如來通智遊入，故號門。」同《演義鈔·一》曰：「並通一實，故得稱門。」《註維摩經·八》曰：「肇曰：言為世則謂之法，眾聖所由謂之門。」《起信論義記·中本》曰：「軌生物解曰法，聞智通遊曰門。」《法界次第·中》曰：「門謂能通。」又，門者差別之義。所說之法義有種種差別，故云法門。《增一阿含經·十》曰：「如來開法門，聞者得篤信。」《法華經·方便品》曰：「以種種法門，宣示佛道。」《止觀·一》曰：「此之止觀，天台智者已心中所行法門。」《佛學大辭典》。「行相」，行事的相狀。行相有粗有細，如前六識的行相粗而易知，第八識的行相細而難明。《佛學常見詞彙》。心識各自固有之性能，謂之行相。心識以各自之性能，遊行於境相之上，又行於所對境之相狀，故名行相。《唯識論·二》曰：「識以了別為行相故。」心識對於事物之境時，必現其影像於心內，如鏡之於物指其心內之影像而謂之行相。《唯識述記·三本》曰：「相者體也，即謂境相，行於境相，名為行相。或相謂相狀，行境之相狀，名為行相。或行境之行解相貌，然本但是行於相義，非是行解義。」又為行解事物之相貌，故云行相。《俱舍光記·一之餘》曰：「言行相者，即是行解相故，名為行相。」同《四》曰：「有所行境界相，故名行相。又解，行謂行解，如了別等；相謂相貌，如影像等。行家相故，名為行相。」《俱舍寶疏·四》曰：「能緣心法，於所緣境品類不同。行解心上，起品類相，如鏡照物類於鏡面上，有種種像差別之相。」《頌疏·三》曰：「如緣青境心及心所，皆帶青上影像，此識上相，名為行相。行謂行解，即能緣心也。相謂影像，即行上相也。行解之相，名為行相，依主釋也。」《佛學大辭典》。意指：佛所說教法行解相狀。

⑦【作用】：動作起用。略稱用。在三世有為法中，唯現在法有作用，過去及未來法則無。四相之中，生相之作用在於未來，住、異、滅三相之作用則起於諸法已生之現在。又無為法離生、住、異、滅四相，不為世所遷流，故皆無作用。此外，禪宗主張現前之作用乃即體之作用，能徹見此作用，即是見性，亦即認識佛性。據《景德傳燈錄·卷三·菩提達磨》條載，波羅提與異見王之問答亦敘述佛之真髓在徹見佛性，佛性存於現前之作用中，作用有身、人、見、聞、香、談論、執捉、運奔等八種（在胎為身、處世為人、在眼為見、在耳為聞、在鼻辨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

即該攝法界之意。《佛光大辭典》

⑧【解了】：曉悟。《漢語大詞典》

⑨【未悟不知所謂為異耳】：「所謂」，所以。謂，通「為」。「為」，有。「異」不相同。《漢語大詞典》。連貫上文，此指：宗門如未契悟則不知教理，這是教門與宗門之不同。

⑩【來機】：禪林用語。指來參學之學人。至師家門下參禮者，其根機有上、中、下等差異，而師家亦須依其根機，施以不同之接引教法。故特以來機稱學人、參學人等。又不同根機之學人，稱來機逕庭。《從容錄·第二則》：「廓然無聖，來機逕庭。」《佛光大辭典》

⑪【真月之指】：「標月指」，標，表之意。指示月之指，稱為標月指。佛教將「真如」比喻為「月」，故對不知真如（月）者，以諸種法來說明（指）真如實相（月）。標月指，即指佛所說之諸法，亦即八萬四千法門、五千餘卷之經文。《圓覺經》：「修多羅（華譯契經，契是上契諸佛妙理，下契眾生根機，經是線的意思，貫穿法義，使不散失）教，如標月指。若復見月，了知所標畢竟非月。」《佛光大辭典》

⑫【明詔】：聖明的詔書。《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

⑬【賢否】：「賢」，優良、美善。「否」音ㄆㄨˇ。惡。《漢語大詞典》。意指：善惡良劣。

⑭【曉了】：「曉」，明白、了解。「了」，明白、知道。《漢典》。意指：清楚明白。

⑮【生知】：指不待學而知之。語本《論語·季氏》：「生而知之者上也。」晉葛洪《抱樸子·勸學》：「人理之曠，道德之遠，陰陽之變，鬼神之情，緬邈玄奧，誠難生知。」明宋濂《新刻楞伽經序》：「經凡一百五十一品，茲所存者，特其一爾，其言幽眇精深：欽惟皇上以生知之聖，一觀輒悟。」《百度百科》

⑯【傾覆】：顛覆、覆滅。《漢典》

⑰【祖印】：（禪宗）祖師法印。宋黃庭堅《次韻知命人青原山口》：「山形與祖印，岑（音ㄘㄣˊ。高）絕兩相當。」

⑱【五宗】：禪宗之五宗。（參見：五家）。「五家」，我國禪宗分派之概稱。自初祖達磨五傳而至五祖弘忍，忍之下，分北宗神秀，與南宗慧能二派。北宗行於北地，後世無分派。南宗行於南地，有五家七家之別。五家者：一為仰宗，二臨

是怎樣的。〈虛雲和尚年譜〉

⑳【大悟】：破無始之迷妄，開真實之知見者。《觀無量壽經》曰：「廓然大悟，得無生忍。」《佛學大辭典》

㉑【決擇見地】：「決擇」，決斷其疑分別其理。智之作用也。《俱舍論·二十三》曰：「決謂決斷，擇謂簡擇。決斷簡擇謂諸聖道，以諸聖道能斷疑故，及分別四諦相故。」《佛學大辭典》。觀法既明，於義亦立，自有決定的擇取，故曰決擇。《佛學次第統編》。「見地」，俗稱「見解」或「見識」。如說某人對某物的見解好、理解深刻，就說「見地甚高」、「別有見地」等等。如鄭振鐸《漩渦》：「他一點兒見地也沒有，只是照書直講。」《續傳燈錄·卷三十五》：「工夫穩實，見地明白。」宋張鎡《南湖集·卷一》有詩云：「寥寥千百年，所得僅三四。此言或是痴，的確有見地。」「見地」一詞，較早見于《大智度論·卷七八》。其中說聲聞、緣覺、菩薩三乘有共同的「十地」，（十個修行證悟的階次），其中第四地就是見地。天台宗的四教（藏、通、別、圓），將三乘共有的十地判為通教。《大智度論》中的見地，即修行者于此位中，以出世間智（無漏智）能斷三界（欲界、色界、無色界）見惑，得見真、俗二諦之理，故名見地。所謂見惑，就是不正確的推測和計度而產生的迷情（如「我見」等），斷除此迷情，即能證得預流（預入于聖人之流）的果位。《俗語佛源》。連貫上文，此指：對於禪門祖師語錄，要決斷其疑分別其理。

㉒【差別智開】：「差別智」，《大方廣佛華嚴經（八十華嚴）·卷第五十三·離世間品第三十八之一》云：「爾時，普賢菩薩知眾已集，問普賢菩薩言：『何等為差別智？（略）』』佛子！菩薩摩訶薩有十種差別智。何等為十？所謂：知眾生差別智；知諸根差別智；知業報差別智；知受生差別智；知世界差別智；知法界差別智；知諸佛差別智；知諸法差別智；知三世差別智；知一切語言道差別智。是為十。若諸菩薩安住此法，則得如來無上廣大差別智。』」又云：「以無差別智知一切差別。」淨空法師《2012大經科註》云：「『善解世間無邊方便，是差別智。方便者，善巧也。以善知一切眾生根性與欲樂，隨其機宜，善巧說法，故能契機。』智慧有根本智跟差別智，根本智是自性本有的真實智慧，差別智是什麼？是根本智起作用，在我們日常生活當中。根本智，它離一切相、即一切法。所以《般若經》上說的『般若無知』，無知是根本智，它起作用『無所不知』，無所不知就是差別智。無知的真智慧它知道真如本性，因為它沒有分別、沒有執著、沒有起心、沒有動念，那叫根本智，智慧從這裡生的。生起的智慧是作用，在我們日常生活當中無所不知、無所不能，這叫差別。」「開」，打開、開啟。《漢典》。意指：開啟善解世間無邊方便之智慧。

㉓【行解相應】：「行解」，修行與知解。《釋氏要覽·下》曰：「《宗鑑錄》云：禪僧行解有十。」「相應」，即契合之義。

《淨土論註·上》曰：「相應者，譬如函蓋相稱也。」《演秘鈔·七》曰：「相應字，汎指契合義。」《佛學大辭典》。互相呼應。依《瑜伽論》之意，有三種相應，一者，一切所緣之境，與心相應，名境相應；二者，行與理相應，名行相應；三者，三乘聖者，所修諸功德法，因果相符，名果相應，此三種相應，攝盡一切法。《佛學常見詞彙》。意指：行持與知見互相契合。

②4【依稀彷彿】：「依稀」，相像、類似。「彷彿」，依稀、不甚真切。《漢語大詞典》。意指：類似而不甚真切。

②5【義理】：猶道理。《漢語大詞典》。適於理之道也。《八十華嚴經·二十一》曰：「修多羅文句義理，無有忘失。」《思益經·力說品》曰：「隨其義理不隨章句言辭。」《成實論·眾法品》曰：「佛法皆有義理，外道法無義理。」《佛學大辭典》

②6【便謂就是】：「便」，副詞。即、就。「謂」，以為、認為。「就是」，用於句末，表示肯定。《漢語大詞典》。連貫上文，此指：就認為這就是（祖師意）。

②7【直饒】：猶縱使、即使。《漢語大詞典》

②8【開眼】：新作佛像所行之法會名。開佛眼之義。開眼之本據，如《一切如來安像三昧儀軌經》曰：「如是供養儀則已周備，復為佛像開眼之光明，如點眼相似，即誦開眼光真言二道。」《大威力烏樞瑟摩明王經中》曰：「令匠於壇中速刻本尊，（中略）以彩色嚴之，像額間點赤或黃。至來月一日開目。」二經中前經說理之開眼，後經說事之開眼。然開眼之古式事理皆為也。《佛學大辭典》。此指：開啟慧眼。

②9【喜出望外】：所遇超過了所望，因而感到特別高興。《漢典》

③0【具眼】：謂對事物具有特殊之見識，或指具有特殊見識之人。又作具眼睛。禪林中，對能透見宇宙之原則，及一切現象之實相者，稱具眼者。《碧巖錄·第六十八則》：「仰山哈哈大笑（可謂是箇時節，錦上鋪花；天下人不知落處。何故？土廣人稀，相逢者少。一似嚴頭笑，又非嚴頭笑；一等是笑，為什麼卻作兩段？具眼者始定當看。）」其同類用語，另有「具眼衲僧」，即指修行達於圓熟而能徹見事物道理之禪僧。《佛光大辭典》

③1【殄滅】：「殄」音去一弓。盡、滅絕。「殄滅」，滅盡、滅絕。《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

③2【悟道】：開真實之知見，證悟菩提之道也。《佛學大辭典》。又作得悟。即了見心性，徹悟大道。專心修習佛道，以期達到

悟道之妙處，此乃各宗修道之共同究極目的。然悟道一語，多為禪宗用於得法開悟者，稱為見性悟道。《佛光大辭典》

③③【實繁有徒】：「實」，實在。「繁」，多。「徒」，徒眾、群眾。「實繁有徒」，實在有不少這樣的人。《書·仲虺之誥》：「簡賢附勢，實繁有徒。」《漢典》

③④【觀】：觀者，觀察也。謂修觀之時，於一一觀法中，善能觀察一一法相，而不證彼小乘寂滅解脫，直趣無上菩提也。《梵語菩提，華言道》。《三藏法數》。觀察妄惑之謂，又達觀真理也。即智之別名。《觀經淨影疏》曰：「觀者，繫念思察，說以為觀。」《大乘義章·二》曰：「麤思名覺，細思名觀。」《淨名經三觀玄義·上》曰：「觀以觀穿為義，亦是觀達為能，觀穿者即是觀穿見思恒沙無明之惑，故名觀穿也。觀達者達三諦之理。」《遊心法界記》曰：「言觀者觀智，是法離諸情計故名為觀也。」《止觀·五》曰：「法界洞朗，咸皆大明，名之為觀。」《佛學大辭典》

③⑤【三止】：台家對於三觀而立三止：一、體真止，諸法由因緣而生，因緣假和合之法體為性空，止息一切之攀緣妄想者。證空理謂之體真，空即真也。是對於中觀之止也。二、方便隨緣止，又名繫緣守境止。菩薩知空非空，停止於諸法幻化之理，分別藥病化益眾生者。知空非空謂之方便，分別藥病隨緣歷境調之隨緣，安住假諦之理而不動，謂之止。是對於假觀之止也。三、息二邊分別止，又名制心止。第一止偏於真，第二止偏於俗，俱不會於中道，今知真非真，則空邊寂靜。知俗非俗則有邊寂然。即息真俗之二邊，而止於中諦者。是對於中觀之止也。已上三止前後次第。為別教之三止。三即一，一即三，三相即為圓教之三止。《止觀·三》曰：「此三止名，雖未見經論。映望三觀，隨義立名。」《又》止之三義曰三止：一、止息之義，二、停止之義，三、不止之止之義。《佛學大辭典》。出《止觀》。一、體真止，謂體達無明顛倒之妄，即是實相之真，是名體真止。二、方便隨緣止，方便，猶善巧也。謂隨緣歷境，安心不動，是名方便隨緣止。三、離二邊分別止，謂不分別生死、涅槃、有無等二邊之相，是名離二邊分別止。《梵語涅槃，華言滅度》。《三藏法數》

③⑥【三觀】：《金光明經玄義》云三觀：天台智者大師所立也，觀即照了之義，觀達一念之心，即具三諦之法也。若觀心空，則一切法皆空，即是真諦。若觀心假，則一切法皆假，即是俗諦。若觀心中，則一切法皆中，即是中諦。此之三觀，全由性發，實匪修成。故於一心宛有三用，所謂一心三觀也。

一、空觀：空者離性離相之謂也。謂觀一念之心，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名之為空。由觀一念空故，一空一切空，無假無中而不空，以三觀皆能蕩相故也。蓋空蕩見思之相，假蕩塵沙之相，中蕩無明之相，三相皆蕩，即畢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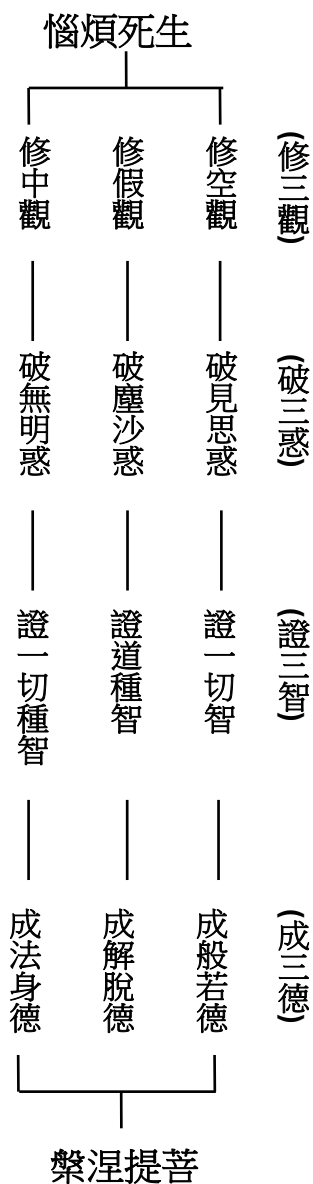
空，是名空觀。

二、假觀：假者，無法不備之謂也。謂觀一念之心，具足一切諸法，名之為假。由觀一念假故，一假一切假，無空無中而不假，以三觀皆能立法故也。蓋空立真諦之法，假立俗諦之法，中立中諦之法，三法皆立，即為妙假，是名假觀。

三、中觀：中即中正，絕二邊對待之謂也。謂觀一念之心，非空非假，即空即假，名之為中。由觀一念中，故一中一切中，無空無假而不中，以三觀當處，皆能絕待故也。蓋言空則空外無法，言假則假外無法，言中則中外無法，三皆絕待，即為圓中，是名中觀。《佛學次第統編》

(1)指天台宗三觀，即空觀、假觀、中觀。空觀是觀諸法緣生無性，當體即空；假觀是觀諸法雖同幻化，但有假相和作用；中觀是觀諸法非空亦非假，亦空亦假之中道實理。修此三觀，能破三惑，證三智，成三德。茲列下表說明。

(2)指華嚴宗三觀，即真空觀、理事無礙觀、周遍含容觀。真空觀是觀一切法界的事相，皆以空為性，惟此空不是無的空，乃是真如的理性，超然而離諸相；理事無礙觀是觀真如的理性能生萬法，故萬法也就是真如，猶如水即是波，波也就是水一樣；周遍含容觀是觀諸法互相含攝，重重無盡，不相妨礙，一可攝多，多亦含一，大小互容，舉一全收，具足而相應。(3)指南山三觀，即性空觀、相空觀、唯識觀。性空觀是觀諸法緣生性空；相空觀是觀諸法的相皆空無虛妄；唯識觀是觀諸法唯識所現。(4)指慈恩三觀，即有觀、空觀、中觀。有觀是觀依他圓成之二性為有；空觀是觀遍計之一性為空；中觀是觀諸法以遍記性之故，非有，以依他圓成之故，非空，即是非有非空之中道。《佛學常見詞彙》



③7【心印】：心者佛心，印者印可或印定之義。禪宗不立文字，不依言語，只以心傳心，以佛心印定眾生心，證不二相。《佛學常見詞彙》。禪之本意，不立文字，不依言語，直以心為印，故曰心印。心者佛心。印者印可印定之義。此印能印可或

印定佛法之實義也。猶如經宗之所謂三法印，一實相印。以此佛之心印直印於眾生之心。謂之以心傳心。《黃檗傳心法要·上》曰：「迦葉已來，以心印心，心心不異。印著空，即印不成文。印著物，即印不成法。故以心印心，心心不異。」《六祖壇經》曰：「師曰吾傳佛心印，安敢違於佛經。」《碧巖·第一則評唱》曰：「單傳心印，開示迷途。」《祖庭事苑·八》曰：「心印者，達磨西來不立文字，單傳心印，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劉禹錫文》曰：「佛滅度後，大弟子演聖言而成經，傳心印曰法，承法而能傳曰宗。」今彼此會意曰心心相印，本此。【又】密教以大日經所說名為心印。以心者精要之義。印為決定之義。此經所說，為三乘之精要，而決定三乘故也。《大日經疏·三》曰：「於種種聖言無不統其精要。若能持是心印廣開一切法門，是名通達三乘也。」《演奧鈔·二》曰：「心印者，心精要義，印決定義，此經所說為心為印廣開一切法門，是故持此心印名通達三乘也。」《佛學大辭典》

③8【得意明心】：「得意」，領會旨趣。《漢語大詞典》。連貫上下文，此指：領悟（祖師）意旨，而明心見性。

③9【事理行相】：「事理」，(1)因緣生之有為法叫做事，不生不滅之無為法叫做理。(2)世間森羅萬象之相叫做事，真如的理體叫做理。《佛學常見詞彙》。因緣生之有為法調為事。不生不滅之無為法調為理，即事者森羅萬象之相，理者真如之體也。然如大乘中三論宗調理為真空，非別有理之實體。如法相宗調理雖有實體。然惟為事之所依，依事之緣起而無何等之關係，即不障之能作因也。如華嚴宗調真如之理。雖為不生不滅之無為法身，然依無明之染緣者，起九界之染法，依菩提之淨緣者，起佛界之淨法。如天台宗真言宗調一切之有為法不論染淨，總為具於真如之體之德相也。又日本真言宗東密調理為攝持之義，有為之事法，一一攝持其體，名為理，敢謂顯教所謂真如之體，實超過於華天等之所談者。然如華嚴者雖如其所言，而至於天台之教，謂世間相常住，則假令無以理直為事之釋，而其意以為生滅之事相即不生不滅之理體勿論矣。《法華玄義·五上》曰：「念念開發一切法界，願行事理自然和融，迴入平等法界法。」《法華文句·八》曰：「理是真如，真如本淨。有佛無佛常不變易，故名理為實。事是心意識等，起淨不淨業改轉不定，故名事為權。」《佛學大辭典》。「行相」，行事的相狀。行相有粗有細，如前六識的行相粗而易知，第八識的行相細而難明。《佛學常見詞彙》。心識各自固有之性能，謂之行相。心識以各自之性能，遊行於境相之上，又行於所對境之相狀，故名行相。《唯識論·二》曰：「識以了別為行相故。」心識對於事物之境時，必現其影像於心內，如鏡之於物指其心內之影像而謂之行相。《唯識述記·三本》曰：「相者體也，即謂境相，行於境相，名為行相。或相謂相狀，行境之相狀，名為

行相。或行境之行解相貌，然本但是行於相義，非是行解義。」又為行解事物之相貌，故云行相。《俱舍光記·一之餘》曰：「言行相者，即是行解相故，名為行相。」同《四》曰：「有所行境界相，故名行相。又解，行謂行解，如了別等；相謂相貌，如影像等。行家相故，名為行相。」《俱舍寶疏·四》曰：「能緣心法，於所緣境品類不同。行解心上，起品類相，如鏡照物類於鏡面上，有種種像差別之相。」《頌疏·三》曰：「如緣青境心及心所，皆帶青上影像，此識上相，名為行相。行謂行解，即能緣心也。相謂影像，即行上相也。行解之相，名為行相，依主釋也。」《佛學大辭典》。意指：事相理體，行事相狀。

④〇【**歷歷分明**】：「歷歷」，清晰貌。「分明」，明確、清楚。《漢語大詞典》。意指：清楚明確。

④一【**佛道**】：佛所證悟的道法，即無上菩提。梵語菩提，新譯為覺，舊譯為道。《佛學常見詞彙》。梵語菩提，新譯曰覺，舊翻曰道。道者通之義，佛智圓通無壅，故名之為道。道有三種：一聲聞之所得，二緣覺之所得，三佛之所得。今為佛所得之無上菩提，故云佛道。《法華經·序品》曰：「恆沙菩薩，種種因緣，而求佛道。」同《方便品》曰：「是諸世尊，皆說一乘法，化無量眾生，令人於佛道。」《同信解品》曰：「我等今者真是聲聞，以佛道聲，令一切聞。」《大乘義章·十八》曰：「菩提胡語，此翻為道。果德圓通，名之為道。」又曰：「菩提偏在果，故證成佛道，名得佛道。」嘉祥《法華疏·二》曰：「菩提云道，是無上正遍知果道也。」《佛學大辭典》

④二【**豈待**】：「豈」，助詞，表示反詰。哪里、如何、怎麼。「待」，需要、依靠。《漢典》。意指：那裏需要(向外攀求)。

④三【**理即**】：台家所立圓教六即位之第一。《佛學大辭典》。「六即」，又名六即佛，天台智者大師，立六即佛義，以示由凡夫修行，乃至佛果的位次，即一、**理即佛**，一切眾生，雖輪迴六道，日處塵勞煩惱中，與覺體相背，然而佛性功德，仍然具足，故名理即佛。二、**名字即佛**，或從知識處，或由經典中，得聞即心本具不生不滅的佛性，於名字中，通達了解，知一切法，皆為佛法，一切眾生，皆可成佛，點頭會意，豁爾有悟，故名名字即佛。三、**觀行即佛**，這是圓教五品外凡位，不但解知名字，更進一步依教修觀，知一切法皆是佛法，心觀明了，理慧相應，故名觀行即佛。四、**相似即佛**，這是圓教十信內凡位，初信斷見惑，七信斷思惑，八九十信斷塵沙惑，在此位上的行者，於觀行即中，愈觀愈明，愈止愈寂，雖未真悟實證，而於理彷彿，有如真證，故名相似即佛。五、**分證即佛**，這是於十信後心，破一分無明，證一分三德，即入初住，而證法身，從此成法身大士，其間從初住起，各各破無明，證三德，至等覺共歷四十一位，破四十一分，故名分證即佛。六、**究竟即佛**，這是從等覺，再破最後一分無明，則惑盡真純，徹證即身本具的真

特往瞻禮。馬祖觀其狀貌瓌偉語音如鐘。乃曰。巍巍佛堂其中無佛。師禮跪而問曰。三乘文學鹿（同麤）窮其旨。常聞禪門即心是佛。實未能了。馬祖曰。只未了底心即是。更無別物。師又問。如何是祖師西來密傳心印。祖曰。大德正鬧在。且去別時來。師才出。祖召曰。大德。師迴首。祖云。是什麼。師便領悟禮拜。祖云。遮鈍漢禮拜作麼（雲居錫拈云。什麼處是汾州正鬧）自得旨尋詣曹谿禮祖塔及廬嶽天台遍尋聖迹。自洛抵雍憩西明寺。僧眾舉請充兩街大德。師曰。非吾本志也。後至上黨。節度使李抱真重師名行旦夕瞻奉。師常有倦色。謂人曰。吾本避上國浩穰。今復煩接君侯。豈吾心哉。乃之縣上抱腹山。未久又往清涼金閣寺。重閱大藏周八稔（年）而畢。復南下至于西河。刺史董叔纏請住開元精舍。師曰。吾緣在此矣。繇是兩大法雨垂二十載（廣語具別錄）并紛緇白無不嚮化。凡學者致問。師多答之云。莫妄想。唐憲宗屢遣使徵召。師皆辭疾不赴。暨穆宗即位思一瞻禮。乃命兩街僧錄靈阜等。齎詔迎請。至彼作禮曰。皇上此度恩旨不同常時。願和尚且順天心。不可言疾也。師微笑曰。貧道何德累煩世主。且請前行吾從別道去矣。乃沐身剃髮。至中夜告弟子惠愔等曰。汝等見聞覺知之性。與太虛同壽不生不滅。一切境界本自空寂。無一法可得。迷者不了即為境界。一為境界流轉不窮。汝等當知。心性本自有之。非因造作。猶如金剛不可破壞。一切諸法如影如響無有實者。故經云。唯有一事實餘二即非真。常了一切空無一物當情。是諸佛用心處。汝等勤而行之。言訖跏趺而逝。茶毘日祥雲五色異香四徹。所獲舍利璨若玉珠。弟子等貯以金棺。當長慶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葬于石塔。壽六十二。臘四十二。勅諡大達國師。塔曰澄源。《景德傳燈錄》

④8

【育王知微】：《明州阿育王山志·卷第七·上塔般若會碑》云：「紹興丙子，大慧禪師宗杲得旨住育王廣利寺。師還自嶺南，既主叢林，湖海衲子輻湊；聚眾一千二百法席，為天人師。廣利素號望刹，至是食口弗給。有大慧高弟擇微者，眾推苦行，號「微高僧」，慨然而起曰：「吾事大慧，責居遐荒。逮茲去此十有七年，萬死一生，備償難棘。今龍天歡喜，祖道中興，謂為緣化之倡。」乃帥同志二十輩，化八萬四千信士，各捐己帑，名「般若會」，哀為求田供眾之資。時郡蔣式卿、方公滋首為之勸，遠近樂施，財帛雲委。未幾，大慧有旨移住徑山；其嗣大圓璞公繼之，乃令其徒彥平，就奉化東材請官地海塗圩而為田。工傭浩博，以「般若會」所儲，用之不足。又請大慧衣鉢助之，合金十萬緡。施及三年，而大圓順寂。眾又以其嗣（今住持）普門廓公繼之。時丞相岐國湯公思退（當時大慧為方外友），捨金協濟。又得無相大師蹟公捐財，建造莊院，名「般若莊」。自紹興戊寅至乾道丁亥始克有終。侍御公伯庠作記以美之。而後大慧遷化，門人弟子傳法住持遍九天下，獨微公卷而懷之，退處廣利上塔。禁足一紀，不出門限。一飯之外，不按俗務。看閱藏經已七過矣，達官貴人招之不去。其高致追媲古尊宿，豈今日學道者所能彷彿！乾道二年春，予以先公太監

大祥，至廣利作佛事，因訪微公。公與大慧皆先世道舊，相見慰藉。久之，論及塗田首尾，實微公權輿。又欲令小師祖印募緣，甃砌大嶺之上塔磚路數千丈，且曰：「他日路成，人將塑像大慧、大圓、普門三善知識。塔院後舍配以造塔。真戒大師振公以八萬四千信士名銜函貯其上，誓將朝夕齋奉，以為善知識祠堂香火。惟子為我記之！」予巽謝未遑。既畢，微公令祖印持書扣門，其請愈堅。且曰：「子不我記，非獨慢我，是慢大慧。」予不敢辭，乃為之說曰：「釋迦如來以提婆達多為善知識，故《蓮華經》云：『提婆達多為善知識故，令我具足六波羅密。』又《妙莊嚴王本事品》云：『若善男子、善女人，種善根故，世世得善知識。其善知識能作佛事，示教利喜，令人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予伸二子，以訂微公。諸方衲子多，見善知識者必有其人。能辨緇素則一生參學事畢。脫或未喻，其可以卜度耶？謹記。淳熙二年六月，脩職郎·前兩浙東路安撫司准備差遣李泳記」

④9【大慧杲】：即「大慧宗杲禪師」，(西元一〇八九—一一六三年)宋代臨濟宗楊岐派僧，字曇晦，號妙喜，又號雲門。俗姓奚，宣州(安徽)寧國人。十七歲，出家於東山慧雲寺之慧齊門下，翌年受具足戒。先後參訪洞山微、湛堂文準、圓悟克勤等師。宣和年間，與圓悟克勤住東京(開封)，大悟後，乃嗣圓悟之法，圓悟並以所著「臨濟正宗記」付囑之。未幾，令師分座說法，由是叢林歸重，名振京師。靖康元年(西元一一二六年)，承相呂舜徒奏賜紫衣，並得「佛日大師」之賜號。紹興七年(西元一一三七年)，應丞相張浚之請，住持徑山能仁寺，諸方緇素雲集，宗風大振。紹興十一年，侍郎張九成至能仁寺從師習禪，偶論議朝政；其時秦檜當道，力謀與金人議和，張九成則為朝中之主戰派。秦檜大權在握，竭力斬除異己，師亦不得倖免，於十一年五月褫奪衣牒，流放衡州(今湖南衡陽)，其間集錄古尊宿之機語及與門徒間商量討論之語錄公案，輯成「正法眼藏」六卷。紹興二十年，更貶遷至梅州(今廣東梅州)，其地瘴癘物瘠，師徒百餘人斃命者過半，然師猶以常道自處，怡然化度當地居民。紹興二十五年遇赦，翌年復僧服。二十八年，奉敕住徑山，道俗慕歸如舊，時有「徑山宗杲」之稱。師辯才縱橫，平日致力鼓吹公案禪法，其禪法被稱為「看話禪」(即以考察公案、話頭而求開悟之禪法)，此與宏智正覺之「默照禪」相輝映。晚年，住徑山，四方道俗聞風而集，座下恒數千人。孝宗歸依之，並賜號「大慧禪師」。隆興元年八月微恙，十日親書遺奏，又書遺偈，擲筆委然而入寂，世壽七十五，法臘五十八。諡號「普覺禪師」。遺有《大慧語錄》、《正法眼藏》、《大慧武庫》等書。嗣法弟子九十餘人，較著名者有思岳、德光、悟本、道顏等。(《佛光大辭典》)

⑤0【育王山志】：全名《明州阿育王山志》，八卷。明郭子章撰。子章有《蠙衣生易解》，已著錄。阿育王山在浙江寧波府，去府治四十裡。山有阿育王寺舍利塔，相傳為地中湧出，因以名寺，遂因以名山。蓋緇流梵笈有是異聞，年紀綿

遠，亦無從而究詰也。是志凡分十類。揆其大旨，主於闡釋氏之顯應。故標茲靈跡，以啟彼信心，原不以核訂地理、考證古今為事也。

⑤1【行披】：「披」，翻開、翻閱。《漢典》。意指：行而翻閱。

⑤2【棲賢湜】：宋澄湜禪師。建寧人。嗣百丈恒和尚。恒嗣法眼。師為眼嫡孫。性高簡。律身精嚴。動不違法度。暮年三終藏經。以坐閱為未敬。則立誦行披之。黃龍南禪師。初游方。年方少從之屢年。故其平生所為。多取法焉。嘗曰。棲賢和尚。定從天人中來。叢林標表也。雪竇顯。嘗自淮山來依之。見師少接納遂甚不合。乃作獅子峰詩而去。曰。踞地盤空勢未集。爪牙安肯混常流。天教生在千峰上。不得雲擎也出頭。師住棲賢。以門庭峻嚴故。參徒不盛。一日晚參眾集。師曰。晨在不與諸人相見。今晚不可無言。便下座。其斬截如此系曰。百丈恒和尚。五字三上堂。曰吃茶。曰珍重。曰歇。所謂百丈有三訣。吃茶珍重歇也。湜師作略如此。真有乃父風。就中些子一滴不遺。由此可觀師弟子傳受源脈也。《補續高僧傳》

⑤3【永明壽】：永明延壽大師（西元九〇四年—九七五年）唐末五代僧。淨土宗六祖，法眼宗三祖。臨安府餘杭（浙江杭縣）人，俗姓王。字仲玄。號抱一子。錢文穆王時知稅務，多用官錢買放生命，罪當死。引赴市曹；王使人問之，色不變，命釋之。師遂投四明翠巖禪師出家，時年卅歲。後往天臺山參謁德韶國師，初習禪定，得其玄旨，言下大徹，旋受為法眼嫡孫。嘗於禪觀中，見觀世音菩薩以甘露灌其口，因是獲大辯才。師欲並宏淨土之教，登智者禪院作二鬮：一曰一心禪定，一曰萬善莊嚴淨土，冥心精禱，七拈得淨土鬮。於是一意兼修淨業。後於國清寺行法華懺，頗有感悟，於是朝放諸生類，夕施食鬼神，讀誦《法華經》，又精修淨業。後住明州雪竇山傳法，法席甚盛，並復興杭州靈隱寺。建隆二年（西元九六一年）應吳越王錢俶之請，住慧日永明寺，接化大眾，賜號智覺禪師，故世稱永明大師。師倡禪淨雙修之道，指心為宗，四眾欽服，日課一百八事，夜往別峰行道念佛，旁人時聞螺貝天樂之音。師居永明十五年，弟子一千七百人，常與眾授菩薩戒，施食放生，迴向淨土。開寶八年二月二十六日晨起，焚香告眾，跌坐而化。年七十有二。後有僧經年繞其塔，人問故？曰：我病入冥，見殿左供一僧像，王勤禮拜，因詢之？曰杭州永明壽禪師也，已往生西方上上品，王重其德，故禮敬耳。崇甯中追諡「宗照禪師」，世宗憲皇帝加封「妙圓正修智覺禪師」。著《宗鏡錄》百卷，會融諸法同人心宗。又著《萬善同歸集》，發明空有性相之旨，提策真修，歸之中道及《神棲安養賦》以見志。《萬善同歸集》三卷，指歸淨土。

⑤4【首山念】：(西元九二六年—九九三年)五代臨濟宗僧。萊州(山東)人，俗姓狄。號首山。幼入南禪寺剃度。纔受具足戒，便遍遊叢席，常修頭陀行，並密誦《法華經》，人稱「念法華」。後師事風穴延沼禪師，得其心傳，名振四方，風靡一世，其後開法於汝州(河南省臨汝)首山；又住持汝州葉縣寶安山廣教院及城下寶應院等，三處法席，海眾常臻。淳化三年(西元九九二年)十一月四日上堂說偈曰：「今年六十七，老病隨緣且遣日。今年記取來年事，來年記著今朝日。」翌年十二月四日上堂辭眾，仍說偈曰：「白銀世界金色身，情與非情共一真；明暗盡時俱不照，日輪午後見全身。」言訖，安坐入寂，世壽六十八。著《汝州首山念和尚語錄》一卷傳世。

⑤5【打差】：「差」音彳Y。「打差」，當差。《漢語大詞典》。此指：打擾。

⑤6【帖子】：布告、告示。《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

⑤7【仰山寂】：仰山慧寂禪師(西元八四〇年—九一六年，一說，西元八〇四年—八九〇年)唐末五代禪僧，與澗山靈祐同為為仰宗之祖。廣東人，俗姓葉。九歲，有意出家而父母不許，往依和安寺通禪師。十七歲，父母命歸欲與婚媾，師不從自斷二指，以立誓求法之心，遂依南華寺通禪師剃染。未受具即遊歷諸方，參謁耽源應真，了悟玄旨。未久，入澗山靈祐之室，受其印可。後更往江陵受戒，深研律藏。又參禮巖頭全豁。未幾，復還澗山，執侍靈祐凡十五年，互相激揚宗門。唐僖宗時，遷大仰山，大振澗山之法道，學徒雲集，蔚成為仰宗。相傳一日忽有梵僧從空而至，云：「特來東土禮文殊，卻遇小釋迦。」師遂有「仰山小釋迦」之稱。後住江西觀音院，再遷韶州東平山，受賜紫衣及「澄虛大師」號。後梁貞明二年(西元九一六年)示寂，世壽七十七。仰山將順寂時，在東平，數僧侍立，仰示偈曰：「一二三子，平日復仰視，兩口一無舌，此是吾宗旨。」至日午，陞坐辭眾，復說偈曰：「年滿七十七，無常在今日，日輪正當午，兩手攀屈膝。」言訖，以兩手抱膝而終。南塔光涌禪師(仰山弟子)遷靈骨歸仰山，塔於集雲峰下。翌年，追諡「智通禪師」，塔號「妙光」。因居仰山，故世稱仰山慧寂，或仰山禪師。明代圓信、郭凝之等人為編《袁州仰山慧寂禪師語錄》一卷。又，師平時常以手勢啟悟學人，世稱之為仰山門風。

⑤8【明教嵩】：禪師名契嵩，字仲靈，自號潛子。生藤州鐘津李氏。七歲，母鍾施以事東山沙門某。十三得度受具。十九游方，時寧風有異女子姚。精嚴而住山。時年百餘歲，面如處子。嵩造焉，女子留之信宿。中夜聞池中有如夏銅器聲。以問女子。女子曰：噫此龍吟也。聞者瑞徵，子當有大名於世行矣。無滯於是。下沅湘，陟衡嶽。謁神鼎謹禪師，謹與語奇之。然無所契悟。游袁筠間，受記山於洞山聰公。嵩夜則頂戴觀世音菩薩之像。而誦其號，必滿十萬，乃寢

以為常。自是世間，經書章句，不學而能。是時天下之士，學古文。慕韓愈拒我，以遵孔子。東南有章表民。黃鵬隔，李太白，尤雄傑者。學者宗之。嵩作《原教論》十餘萬言。明儒釋之道一貫，以抗其說。讀之者畏服。未幾復游衡嶽。罷歸著禪宗《定祖圖》，《傳法正宗記》。其志蓋憫道法陵遲。博攷經典，以佛後摩訶迦葉。獨得大法眼藏，為初祖。推之下至于達磨多羅，為二十八祖。密相付囑，不立文字。謂之教外別傳。書成游京師。知開封府龍圖王公素，奏之仁宗皇帝，覽之加嘆。付傳法院，編次入藏。下詔褒寵，賜紫方袍，號明教。嵩再奏辭讓，不許。宰相韓琦大參，歐陽脩。皆延見而尊禮之。留居閔賢寺，不受，再請東還。於是律學者憎疾。相與造說以非之。嵩益著書，援引古今，左證甚明。幾數萬言，禪者增氣。而天下公議，翕然歸之。熙寧五年六月四日晨興。寫偈曰：後夜月初明，吾今獨自行。不學大梅老，貪聞鼯鼠聲。至中夜而化。闍維斂六根之不壞者三。頂骨出舍利，紅白晶潔，狀如大菽。常所持數珠，亦不壞。道俗合諸不壞。葬于故居永安院之左。閱世六十有六，坐五十有三夏。有文集總百餘卷，六十萬言。其甥法澄，克奉藏之，以信後世。嵩居錢塘佛日禪院，或云惠日禪師。《禪林僧寶傳》

⑤9【華林覺】：潭州（湖南長沙）華林善覺禪師，唐朝人，參馬祖道一禪師大徹大悟之後，常持錫杖夜晚出來行道，經行于林麓之間，七步一振錫一稱觀音聖號。有一天，朝廷的觀察使裴休居士來訪，見了面問曰：「師還有侍者嗎？」善覺禪師曰：「有一兩個。」裴休問：「在什麼處？」師遂呼喚：「大空！小空！」便有兩隻老虎從庵後竄出。裴休驚悸，師語二虎曰：「有客，且去！」二虎哮吼而去。裴休問師作何行業，感得如斯？師沉默良久，曰：「會麼？」裴休曰：「不會。」他既然不能以理會，便只好就事說了，對裴休說：「山僧常念觀音。」《景德傳燈錄·卷八》

⑥0【依附】：歸屬、投靠。《漢語大詞典》

⑥1【準提神咒】：又稱《準提咒》、《準提真言》，是佛教的重要咒語，禪門、淨土宗都有許多人持誦。此咒語代表準提菩薩（準提佛母、準提觀音）的功德，為早、晚課的十小咒之一，許多寺院在用齋進餐時，也會先誦《準提咒》。誦持此咒者，準提菩薩會在其頭上護持，使他所求遂意，以精進修習佛理。傳統上認為，虔誠又具善心者，凡持誦《準提神咒》，無論在家、出家，茹素、食肉，一律可得福佑、如願，最後得到諸佛加持，成就佛果。

⑥2【金華俱胝和尚】：「金華」，即金華山。在浙江省金華市北，傳說山上有神仙石室。《漢語大詞典》。「俱胝和尚」，金華俱胝和尚，唐時人，屬南嶽懷讓一系下的禪師，俗家姓氏不詳。在浙江婺州金華，有比丘尼大德名實際者提問，不能答，遂棄庵參方，誓志究明已躬下事。謁天龍禪師（天龍禪師是大梅法常禪師的法嗣），具以尼事請問，天龍禪師豎立一指，

遂大悟。自後接引學人，凡答來問，皆豎一指。日常則誦持《大悲准提神咒》，故稱曰「俱胝和尚」，或稱曰「俱胝一指」、「一指頭禪」。臨入寂時對眾云：「吾得天龍一指頭禪，一生受用不盡。」（《五燈會元·卷四》）

⑥3【佛事】：諸佛教化眾生的作為名佛事。《維摩詰經·菩薩品》：「諸佛威儀進止，諸所施為，無非佛事。」鳩摩羅什《注》曰：「佛事謂化眾生」。後來凡佛教徒的誦經、祈禱、追福等都成為佛事。《遼史·聖宗紀》：「帝以殺敵多，詔上京開龍寺建佛事一月，飯僧萬人。」《元史·文宗紀》：「至順元年，中書省言，近歲，帑廩空虛，其費有五，一曰作佛事。」現在寺廟中最盛大的佛事為水陸法會，此外還有「梁皇懺」、「瑜伽焰口」、「齋天」、「普佛」等。此詞在小說中也有引用，如端木蕻良《科爾沁旗草原·十六》：「只是在家裡請法師做佛事，超度亡魂早拔苦界。」（《俗語佛源》。指凡諸佛之教化，謂之佛事。《觀無量壽經》曰：「於肉髻上有一寶瓶，盛諸光明，普現佛事。」《維摩經·入不二法門品》曰：「於娑婆世界，施作佛事。」同《註》「什曰：佛事謂化眾生。」同《菩薩品》曰：「諸佛威儀進止，諸所施為，無非佛事。」同《註》「肇曰：佛事者以有益為事耳。」又，害佛道謂之魔事，反之者則謂之佛事。《放光般若經·不和合品》說魔事畢曰：「若有是善男子善女人，書持諷誦般若波羅蜜者，便具足五波羅蜜及薩云若已，當知是為佛事。」【又】佛忌、祈禱、追福等之法會謂之佛事，以是為託事而開示佛法之所作故也。《佛學大辭典》）

⑥4【大通本】：禪師名善本，生董氏，漢仲舒之後也。其先家太康仲舒村。大父琪，父溫，皆官於潁，遂為潁人。初母無子，禱於佛像前。誓曰：得子必以事佛。即蔬食俄娠。及生本骨相秀異，方晬而孤。母育于叔祖階之家。既長博學，操履清修。母亡哀毀過禮，無仕宦意。辟穀學道，隱於筆工。然氣剛不屈，沉默白眼公卿。嘉祐八年，與弟善思，俱至京師。藉名顯聖地藏院。試所習為大僧。其師圓成律師惠揖者，謂人曰：本它日當有海內名，乃生我法中乎。圓成使聽習毗尼。隨喜雜華，夜夢見童子。如世所畫善財，合掌導而南。既覺曰：諸佛菩薩，加被我矣。其欲我南詢諸友乎。時圓照禪師，道振吳中。本徑造姑蘇，謁於瑞光。圓照坐定，特顧之。本默契宗旨。服勤五年，盡得其要。其整頓提撕之綱。研練差別之智。縱橫舒卷，度越前規。一時輩流，無出其右。圓照倚之，以大其家。以季父事圓通秀公。秀住廬山棲賢。出入臥內，如寂子之於東寺。元豐七年春。絕九江遊淮山，遍禮祖塔。眷浮山岩叢之勝，有終焉志。遂居太守岩。久之出世，住婺州雙林六年。浙東道俗追崇，至謂傅大士復生。移住錢塘淨慈，繼圓照之後。食堂日千餘口，仰給于檀施。而供養莊嚴之盛。游者疑在諸（或云西）天。時號大小本。神考（或作哲宗）聞其名，有詔住上都法雲寺賜。號大通禪師。又繼圓通之後。本玉立孤峻，儼臨清（或云千眾）眾。如萬山環天柱，讓其高寒。然精粗與眾共。未嘗以言徇物，以色假人。王公貴人，施捨日填門。廈屋萬礎，塗金鏤碧，如地湧寶坊。住八年，請於朝，願

歸老於西湖之上。詔可，遂東還，庵龍山崇德。杜門卻掃，與世相忘，又十年。天下願見，而不可得。獨與法子思睿俱。睿與餘善。為予言其平生，曰：臨眾三十年，未嘗笑。及閒居時，抵掌笑語。問其故，曰不莊敬，何以率眾。吾昔為叢林，故強行之。非性實然也。所至見盡佛菩薩行立之像，不敢坐伊蒲塞饌，以魚馘，名者不食。其真誠敬事，防心離過，類如此。大觀三年十二月甲子。屈三指謂左右曰：止有三日已而，果歿。有異禽翔鳴於庭而去。塔全身于上方。閱世七十有五，（或三）坐四十有五夏。《禪林僧寶傳》

⑥5【馘】：「馘」音字(下)。切成大塊的肉。《說文解字》：「馘，大鬻（音鑿。ㄉㄨㄛˋ）。把肉切割、分解成肉塊。」也。——《教育部異體字字典》

⑥6【百丈海】：百丈懷海（西元七四九年—八一四年），俗姓王，名懷海，福州長樂人，唐朝禪宗禪師，為馬祖道一門下，承繼洪州宗禪法。因居洪州大雄山百丈巖（位於今之江西宜春市奉新縣），人稱百丈懷海。唐穆宗長慶元年（西元八二一年），敕諡「大智禪師」。禪師在南嶽懷讓禪師的弟子西山慧照出家，於衡山法朝律師受具足戒，在廬江讀經藏，後至馬祖道一禪師處參學開悟。懷海禪師在道一門下時並不知名。在道一過世後，他至洪州新吳大雄山住持，因為此山山勢雄偉，故號百丈。其下門徒甚多，其中以黃檗希運、潯山靈祐最為聞名。黃檗希運的弟子臨濟義玄開行出臨濟宗，潯山靈祐和他的弟子仰山慧寂開行出潯仰宗。禪師對禪宗進行了教規改革，制定清規（後稱《百丈清規》），力行倡導「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把佛教僧侶乞食的傳統改為中國式的自食其力。懷海禪師年事已高，有一次，弟子體諒懷海禪師年邁，將懷海禪師的耕田工具藏起來，懷海禪師那天被迫無法工作，而當天，懷海禪師也拒絕進餐。從此，再也沒有人敢阻止懷海禪師工作了。

⑥7【馬祖】：（西元七〇九年—七八八年）唐代禪僧。南嶽懷讓之法嗣。漢州（四川廣漢）人，俗姓馬，世稱馬大師、馬祖。名道一。容貌奇異，牛行虎視，引舌過鼻，足下有二輪紋。依資州唐和尚（即處寂）剃染，就渝州圓律師受具足戒。開元年間，就懷讓習曹溪禪法，言下領旨，密受心法。初止於建陽之佛跡嶺，未久，遷至臨川之南康、龔公二山。大曆四年（西元七六九年），駐錫鍾陵（江西進賢）開元寺，是時學者雲集，化緣大盛。馬祖以「平常心是道」、「即心是佛」大弘禪風，入室弟子有百丈懷海、南泉普願、大梅法常等一百三十九人。禪門甫啟時，禪僧皆寄居律院，法制有限，不得別住而齟齬時生，皆以為苦。馬祖乃創叢林，以安禪侶，由是宗門益盛，轉化無窮。貞元四年正月，登建昌石門山，經行林中託付後事，於二月四日示寂，世壽八十。唐憲宗諡其號為「大寂禪師」。其派發展甚大，稱為洪州宗。道一之於懷讓，恰如希遷之於行思，於禪法之弘揚二者並稱。馬祖因於江西闡揚南嶽系禪風，亦稱江西禪，故以「江

西馬祖」聞名於世。《佛光大辭典》。唐江西道一禪師，為南岳讓之法嗣，姓馬氏，時稱馬祖。元和中諡大寂。《傳燈錄·六》曰：「六祖能和尚謂讓曰：向後佛法從汝邊出，馬駒踏殺天下人。厥後江西法嗣布於天下，時號馬祖焉。」《佛學大辭典》

⑥8【傳道嫡子】：「傳道」，宗教家宣傳教旨。「嫡子」，正妻所生之子，多指嫡長子。《漢語大詞典》。此指：傳法道的弟子。

⑥9【開示】：《瑜伽·八十三卷》云：開示者：謂他展轉所生疑惑，皆能除遣。開示者：謂即顯示此應遍知，此應永斷等差別故。《法相辭典》

⑦0【穩當】：牢靠妥當。《漢典》

⑦1【所立清規·凡祈禱病僧·化送亡僧·皆歸淨土。】：「清規」，指「百丈清規」，書名。唐懷海禪師所著。唐代禪宗盛行，禪僧住律寺諸多不便，懷海乃別立禪居之制，成為叢林日常行事章則，世稱為「百丈清規」。《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祈禱」，信仰宗教的人向天地神佛禱告，祈福免災。《漢典》。「化送」，意指：火化、送亡。據「百丈清規」。《清規七·病堂規約》云：「輕病人，宜靜住念佛。」又云：「重病人堂，便應付託後事，萬緣放下，一心念佛。」百丈禪師《叢林二十要則》云：「叢林以無事為興盛，修行以念佛為穩當，精進以持戒為第一，疾病以減食為良藥。」（見《禪門日誦》）。意指：百丈懷海禪師制訂為病僧祈福，亡僧火化送亡之規定，皆勸萬緣放下，一心念佛，求生西方。

⑦2【久歷年所】：「歷」，經過。「年所」，年數。《漢典》。意指：經過多年。

⑦3【躬行苦行】：「躬行」，親身實行。《漢語大詞典》。「苦行」，又常曰難行苦行，敢為身所難堪之諸種行也。主旨佛法以外外道所教之行業。以苦行為出離解脫之道，此思想印度多行之者。觀世尊六年苦行之事跡可知。至後世，佛教中之荒行亦云苦行。《佛學大辭典》。意指：親修艱難行持。

⑦4【瀉山作典座】：「瀉山」即「瀉山靈祐」，（西元七七一年—八五三年）唐代僧。為瀉仰宗初祖。福州長溪（福建霞浦縣南）人，俗姓趙。法名靈祐。十五歲隨建善寺法常（又稱法恆）律師出家，於杭州龍興寺受具足戒。曾先後遇寒山、拾得。二十三歲至江西參謁百丈懷海，為上首弟子，於此頓悟諸佛本懷，遂承百丈之法。憲宗元和末年，棲止潭州大瀉山，山民感德，群集共營梵宇，由李景讓之奏請，敕號「同慶寺」。其後（一說大中初年）相國裴休亦來諮問玄旨，聲譽更隆，禪侶輻輳，海眾雲集。會昌法難之際，師隱於市井之間，至大中元年（西元八四七年）復教之命下，眾迎返故寺，巾服說法，不復剃染。裴休聞之，親臨勸請，始歸緇流。師住山凡四十年，大揚宗風，世稱瀉山靈祐。大中七年正月示寂，世壽八十三，法臘六十四。諡號「大圓禪師」。有語錄、警策各一卷傳世。嗣法弟子有慧寂、洪謹、智閑等四

十一人。其中，仰山慧寂承其後而集大成，世稱為仰宗。「典座」，禪林中負責大眾齋粥之職稱。東序六知事之一。據《敕修百丈清規·卷四·兩序章》典座條載，典座職掌大眾之齋粥，一切供養務須淨潔，物料調配適當，且節用愛惜之。此職務雖係料理飲食之雜役，然自古該職即極受重視，通常推舉志行高潔之僧任之，該項工作猶如一種辦道修持，若以無道心者任之，則僅徒勞辛苦而畢竟無益。典座之稱係取「典床座」一語而來，據《摩訶僧祇律·卷六》載，佛住舍衛城時，由比丘陀驃摩羅子掌理九事，即：典次付床座、差請會、分房舍、分衣物、分花香、分果蔬、知暖水人、分雜餅，及典知隨意舉堪事人。典次即次第付與、差擇。其中，付與床座時，該長老自右手小指出示燈明，依品次付與床座。另據《大宋僧史略·卷中》、《祖庭事苑·卷八》、《翻譯名義集·卷四》等載，稱典座為知事，乃取其典知九事等雜役之意。此外，典座之居室，稱典座寮或典座房。隸屬於典座之下而受其使令之僧職，有飯頭、粥頭、米頭、柴頭、園頭等。據《五燈會元》所載，昔時雪峰禪師在洞山座下任飯頭，慶諸禪師在為山座下任米頭，道匡禪師在招慶座下任桶頭，灌溪禪師在末山座下任園頭，紹遠禪師在石門座下任田頭，智通禪師在為山座下任直歲，曉聰禪師在雲居座下任燈頭，稽山禪師在投子座下任柴頭，義懷禪師在翠峰座下任水頭，佛心禪師在海印座下任淨頭等。《佛光大辭典》。意指：為山靈祐禪師在百丈懷海禪師座下當典座。

⑦雪峰作飯頭：「雪峰」即「雪峰義存禪師」，（西元八二二年—九〇八年）唐代僧。泉州（福建）南安人，俗姓曾。九歲請出家未准，十二歲從父遊蒲田玉潤寺，拜慶玄律師為師，留為童侍。十七歲落髮，二十四歲遇會昌破佛，乃易俗服，參謁芙蓉靈訓恆照大師。唐宣宗中興佛教後，歷遊吳、楚、梁、宋、燕、秦，於幽州寶刹寺受具足戒。後於洞山良价座下，任飯頭職，機緣不契；後至武陵德山（湖南常德）參謁宣鑒，承其法系。嘗與巖頭全、飲山文、邃等同行至澧州（湖南省）鼈山，為雪所阻，師每日只管坐禪，巖頭斥之，問答間而大悟，旋嗣德山之法。唐懿宗咸通六年（西元八六五年）歸芙蓉山，十一年登福州象骨山（在閩侯縣西北方），立庵興法。其山為閩越之勝景，未冬先雪，盛夏尚寒，故有雪峰之稱，師亦以之為號。寺初成，緇素雲集，眾每逾千五百人。乾符元年（西元八七四年），僖宗聞其道風，賜寺號「應天雪峰寺」，賜師號「真覺大師」，並紫衣袈裟一襲。大順年中，遊丹丘、四明之地，並宣法於軍旅之中。後還閩，備受閩王禮遇。開平二年五月二日入寂，世壽八十七，法臘五十九。其嗣法弟子有雲門文偃、玄沙師備、長慶慧稜、鼓山神晏、保福從展等人，以雲門文偃為最著，乃雲門宗之祖。而師備再傳弟子法眼文益創法眼宗；故義存禪師乃上繼行思，下開二宗，在晚唐五代中國佛教史上佔有重要地位。遺有《雪峰真覺禪師語錄》（二卷，收在《禪宗全書》第三十九冊）行世。《雪峰真覺禪師語錄》（摘錄）：師在洞山作飯頭，淘米次，山問：「淘沙去米，淘米去沙？」

「師曰：『沙米一時去。』」山曰：『大眾喫箇什麼？』師遂覆卻米盆。山曰：『據於因緣，合在德山。』」「飯頭」，禪宗叢林內之職稱。為十務之一。即隸屬典座之下，掌理大眾粥齋之人。其職責，舉凡酌量僧眾之人數、檢看米穀之精粗、分別水漿之清濁、樽節菜蔬之多寡、顧慮柴薪之有無，乃至炊具之洗滌、餽淹之處理等，皆在職役範圍之內。《佛光大辭典》。意指：雪峰義存禪師在洞山良价禪師座下作飯頭。

⑦6【圓滿】：周遍充足，無所缺減之意。《佛光大辭典》。謂諸如來萬行具足，種智圓明，於世間、出世間一切功德皆悉成就；超過聲聞、緣覺、菩薩之上，故曰圓滿。（菩薩，梵語具云菩提薩埵，華言覺有情。）《三藏法數》

⑦7【輕慢古今】：「輕慢」，輕視怠慢。「古今」，古代和現代。《漢典》。意指：對於古今的大德輕視傲慢。

⑦8【褻瀆經論】：「褻瀆」，同「褻瀆」，輕慢、不恭敬。《漢語大詞典》。「經論」，三藏中之經藏與論藏。經為如來之金口說法，「法華經》《涅槃經》等。論為菩薩之祖述，《唯識論》《俱舍論》等。《三論檢幽鈔·一》曰：「欲示師資不同故，師說名經，資言稱論。以師所說，可則可常，能顯至道故，稱為經。資之所作，俱論佛語，更無異制，故稱為論。」《佛學大辭典》。意指：對經藏與論藏輕慢，不恭敬。

⑦9【宗為前鋒·教為後勁】：「前鋒」，先鋒、先頭部隊。「後勁」，顯露較慢的作用或力量。《漢語大詞典》。意指：宗門是先鋒（證後起修），教門是後行（修因證果）。

⑧0【語言施設】：「施設」，安立之義，建立之義，發起之義。《唯識述記·三末》曰：「言施設者，安立之異名。建立發起者，亦名施設。」《佛學大辭典》。意指：言詞的說法。

⑧1【門庭】：門戶、派別。《漢典》

⑧2【門外漢】：外行人。《五燈會元·未詳法嗣·天竺證悟法師》：「曰：『祇如他道，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若不到此田地，如何有這箇消息？』」庵曰：『是門外漢耳。』」《漢語大詞典》

⑧3【強作主宰】：「強作」，勉力而做。「主宰」，居支配地位者。《漢語大詞典》。連貫上下文，此指：硬作主張。

⑧4【愆】：過失、罪過。《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

⑧5【歸元】：又曰歸真，歸寂，歸化，歸本。出生滅界，還歸於真寂本元之意。《佛學大辭典》。

⑧6【方便】：方即方法，便即便宜，猶善巧也。謂如來說布施得大富，說持戒得生天，說忍辱得離諸瞋恚，說精進得具諸功德，說禪定得息諸散亂，說智慧得捨諸煩惱，如是種種方便，開化眾生，莫不為令超脫苦輪，得諸法樂也。《三藏法數》。隨方因便，以利導人。《佛學常見詞彙》

⑧7【格外】：超出常規常態之外。《漢典》

⑧8【掃蕩】：掃除滌蕩；泛指徹底清除。《漢典》

⑧9【噎出酒之糟】：「噎」音床(ㄉㄨㄛˋ)。「糟」，做酒剩下的渣子。《漢典》。此指：不能體會言外的旨意，就如同品味不到美酒，而僅能吃一些製酒後所剩的酒渣。

⑨0【圓融】：破除偏執，圓滿融通。《楞嚴經·卷十七》：「如來觀地、水、火、風，本性圓融，周徧法界，湛然常住。」《漢典》。圓通融合的意思，如煩惱即菩提，生死即涅槃，眾生即本覺，娑婆即寂光等都是圓融的道理。《佛學常見詞彙》。圓者周徧之義，融者融通融和之義，若就分別妄執之見言之，則萬差之諸法盡事事差別，就諸法本具之理性言之，則事理之萬法徧為融通無礙，無二無別，猶如水波，謂為圓融。曰煩惱即菩提，曰生死即涅槃，曰眾生即本覺，曰娑婆即寂光，皆是圓融之理趣也。此法門為性宗之樞機，實大乘之極談。《楞嚴經·四》曰：「如來觀地水火風本性圓融，周徧法界，湛然常住。」《止觀》曰：「若就分別妄執之事，即一向不融。若據心性緣起之用，即可得相攝。」《宗鏡錄·九十九》曰：「事理圓融者，即種種事稱理而徧。以真如理為洪鑪，融萬事為大冶（冶煉金屬。引申為溶化），鐵汁洋溢（充滿），無異相（謂真如平等之理，隨染淨緣顯現一切差別之相，故名異相）也。」《佛學大辭典》

⑨1【事相】：有實事的，或是有形相可以看得到的，都叫做事相；至於講道理的，沒有形相可以看得到的，則叫做理性。《佛學常見詞彙》。不生不滅之無為曰理性，則生滅之有為法曰事相。《佛學大辭典》

⑨2【大達】：通於大道、通達。《莊子·外物》：「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成玄英《疏》：「夫修飾小行，矜持言論，以求高名令聞者，必不能大通於至道。」《漢語大詞典》

⑨3【醍醐】：音題胡(ㄊㄧˊ，ㄏㄨˊ)。從牛奶中精煉出來的乳酪。為油脂狀的凝結物，性甘美溫潤，氣味清涼，古以此為純一無雜的上味。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卷五十·獸部·醍醐》：「宗奭曰：『作酪時，上一重凝者為酥，酥上如油者為醍醐，熬之即出，不可多得，極甘美，用處亦少。』」佛教喻最高妙的佛法或智慧。《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經過多次製煉的乳酪，味中第一，也可作藥用醫眾病，在《涅槃經》中，把它比喻佛性，是五味（乳味、酪味、生酥味，熟酥味、

醍醐味。佛在《涅槃經》中提到乳等五味時，曾以醍醐味來形容《涅槃經》，後來天台智者大師便因之判定佛的一代聖教為五時教之一。《佛學常見詞彙》。五味之一。製自牛乳。味中第一，藥中第一。《涅槃經·三》曰：「醍醐者名世間第一上味。」又曰：「諸藥中醍醐第一，善治眾生熱惱亂心。」同《八》曰：「雲山有草名曰肥膩，牛若食者，純得醍醐。」《佛學大辭典》

⑨4【甘露】：梵語阿密哩多。譯言甘露。異名天酒。美露。味甘如蜜。天人所食。《光明文句·五》曰：「甘露是諸天不死之藥，食者命長身安，力大體光。」《註維摩經·七》：「什曰：諸天以種種名藥，著海中，以寶山摩之，令成甘露。食之得仙，名不死藥。生曰：天食為甘露味也，食之長壽，遂號為不死藥也。」《玄應音義·二十二》曰：「蘇陀味，舊經中作須陀飲，此云天甘露食也。」《正法念經·九》曰：「甘露為毒。」《佛學大辭典》

⑨5【砒霜】：三氧化二砷。白色粉末，或帶黃色與紅色。性毒，食之能致死。可製成殺蟲劑、滅鼠劑。《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

⑨6【鳩毒】：「鳩」音鎮(ㄓㄨㄣˋ)。傳說中的一種毒鳥。把它的羽毛放在酒裡，可以毒殺人。「鳩毒」，毒藥。《漢典》

教雖聰明①萬法唯心②。然須就事論事③。事理④因果。毫無混濫。原始要終⑤。不出唯心。宗家的實商量⑥。亦復如是。若舉揚向上⑦。雖指盡世間法法頭頭⑧為問。答時總歸本分。絕不就事論事。所謂問在答處。答在問處⑨。縱有似乎就事說者。意則在彼而不在此⑩。若認作就事者。即白雲萬里⑪矣。的實商量者。禪書不錄。所錄者皆屬本分話⑫。若欲知者。必須廣閱羣書。否則看萬善同歸集⑬。及淨土十要⑭中禪匠⑮著述。亦可見其梗概⑯矣。剋論⑰佛法大體⑱。不出真俗二諦⑲。真諦則一法不立⑳。所謂實際理地。不受一塵也㉑。俗諦則無法不備。所謂佛事門中。不捨一法㉒也。教則真俗并闡。而多就俗說㉓。宗則即俗說真。而掃除俗相㉔。須知真俗同體。並非二物。譬如大圓寶鏡。虛明洞徹㉕。了無一物。然雖了無一物。又復胡來則胡現。漢來則漢現。森羅萬象㉖俱來則俱現。雖復羣相俱現。仍然了無一物。雖復了無一物。不妨羣相俱現。宗則就彼羣相俱現處。專說了無一物。教則就彼了無一物處。詳談羣相俱現。是宗則于事修而明理性。不棄事修。教則于理性而論事修。還歸理性。正所謂稱性起修。全修在性㉗。不變隨緣。

隨緣不變^⑳。事理兩得。宗教不二^㉑矣。教雖中下猶能得益。非上上利根不能大通^㉒。以涉博故

。宗雖中下難以措心^㉓。而上根便能大徹。以守約^㉔故。教則世法佛法。事理性相^㉕。悉皆通達^㉖

。又須大開圓解^㉗。方可作人天導師^㉘。宗則參破一個話頭。親見本來^㉙。便能闡直指^㉚

即宗門大徹
大悟也、

宗風。佛法大興之日。及佛法大通之人。宜依宗參究^㉛。喻如僧繇畫龍^㉜。一點睛則即時飛去。

佛法衰弱之時。及夙根陋劣之士。宜依教修持。喻如拙工作器。廢繩墨^㉝則終無所成。教多顯談

。宗多密說。宗之顯者。如達磨云。淨智妙圓。體自空寂^㉞。馬祖云。即心即佛^㉟。百丈云。靈

光獨耀。迴脫根塵。體露真常。不拘文字。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念。即如如佛^㊱。此則

與法華楞嚴諸大乘經。毫無異致^㊲。總之六祖^㊳前多顯。六祖後多密。愚人不知宗教語言同異之

致。每見宗師垂問。教家不能加答。遂高推禪宗。藐視教典。佛經視作故紙^㊴。祖語重愈綸音^㊵

綸音即
聖旨、

今之欲報佛恩。利有情者。在宗則專闡宗風。尚須教印。在教則力修觀行^㊶。無濫宗言^㊷

。良以心通妙諦。遇緣即宗。柏樹子^㊸。乾屎橛^㊹。鴉鳴鵲噪^㊺。水流花放^㊻。效唾掉臂^㊼。譏笑

怒罵。法法頭頭。咸皆是宗。豈如來金口所說圓頓妙法^㊽。反不足以為^㊾宗耶。何須借人家扛子

^㊿。撐自己門庭。自家榷楠豫章[㋀]。何故棄而不用。須知法無勝劣。唯一道[㋁]而常然[㋂]。根有生熟

。雖一法[㋃]而益別。然則教外別傳[㋄]之說非歟。曰。言教外別傳者。令人于指外見月也。又宗家

提持[㋅]。超越常格[㋆]之外。名為教外別傳。然此四字。埋沒多少豪傑[㋇]。今為道破[㋈]。對教說。則

曰教外別傳。機鋒轉語等。亦是教。對宗說。則曰機鋒轉語外別傳。庶不至孤負[㋉]佛祖。徒造口

業矣。若真佛教不能傳佛心印。則已得別傳之迦葉[㋊]。阿難[㋋]。馬鳴[㋌]。龍樹[㋍]。當另宏別傳之法

。何用結集三藏[㋎]。註經造論為哉。宗須教印者。如木須從繩則正[㋏]也。予嘗勸一狂僧念佛。彼

言衲僧鼻孔。三世諸佛尚摸不著。用念佛作麼。予曰。若真摸著三世諸佛摸不著的鼻孔。尚須步

步隨著三世諸佛腳後跟轉。倘不隨三世諸佛腳後跟轉。則摸著者非衲僧鼻孔。乃阿鼻地獄鐵床銅

柱上火孔也。達磨云：二百年後。明道者多。行道者少。說理者多。通理者少^⑦。智者示登五品^⑧。南嶽示證鐵輪^⑨。故知今人于宗教二門。開眼^⑩尚難。何況實證。其有慈悲願深。生死心切者。宜隨遠公^⑪。智者。永明。蓮池^⑫。專致力于念佛求生淨土一門也。書至此。有傍不甘者呵曰。佛法廣大如法界^⑬。究竟如虛空^⑭。妙性圓明。離諸名相^⑮。安用汝許多落索^⑯。分疆立界為^⑰。予應之曰。妙性雖離名相。名相豈礙妙性。虛空法界雖無疆界。疆界豈礙虛空法界。吾欲捨東往西。必須定南辨北。庶幾^⑱方向不迷。措足有地^⑲。又恐己見錯謬。欲請正^⑳于達人。是跛夫之路程^㉑。非輪王^㉒之輿版^㉓。輿版即地輿圖。若夫通方開士^㉔。過量大人^㉕。世法全是佛法。業道^㉖無非佛道。祖意教理。佛經禪錄。本自融通。有何混濫。盡吾之智。不能測其境界^㉗。竭吾之力。不能窺其藩籬^㉘。吾之鄙論^㉙。姑就吾之鄙機言耳。子何以迦樓羅王之飛騰。用責于蠓螟蚊蚋^㉚。而令其齊驅^㉛也哉。

譯：教門雖然了明一切法唯心，然須就事相來論事，事相理體，因緣果報，毫無混雜失當，探究始末，仍然離不開唯心之理。而宗門真實的問答，也是如此。如提出傳揚契悟自性向上之事，雖指盡世間每一事、每一法作為發問。答時總指歸契悟自心本性，絕不是就事相來論事。這就是所謂的「問在答處，答在問處。」縱然有好像就事相來說的，然而意旨則指歸契悟自性而不在於言說的事相。若錯認作就事相來說，就如同白雲萬里般離道非常遠了。而真實問答的，禪書語錄不記載。所記載的皆屬於指歸契悟自心本性的話。若想知道的人，必須廣泛閱覽群書。否則看《萬善同歸集》，及《淨土十要》中禪門宗匠的著述，也可以見到其大概了。

嚴格地說，佛法大略不出真俗二諦。就真諦而言，則離一切相、一法不立，所謂在真實本際的理地，不能蒙受一微塵。就俗諦而言，則沒有一法不是完備的，所謂在佛事門中，不捨棄任何一法。在教門則真諦與俗諦同時闡述，然而大都是就俗諦而言。在宗門則是即於世俗法當中來說真諦，而大多是掃除世俗之相。必須知道真諦與俗諦同時具足於一體當中，並非是兩個不同之物。就好像一個廣大圓滿的清淨寶鏡，其虛通光明洞澈一切萬事萬物，而自身卻了無一物。然而雖然了無一物，而卻又是胡人來則現胡人，漢人來則現漢人，森羅萬象全部一起來，則一切萬物俱時顯現。雖然說一切萬相全部同時顯現，而大圓寶鏡的自身仍然是了無一物。雖然寶鏡自身是了無一物，並不妨礙萬相全部同時顯現。宗

門便是在那個一切萬相同時顯現之處，專門說明其本體了無一物。教門則是在那個了無一物之處，詳細談論所顯萬相的因緣事理。所以宗門是在事相修行當中來了明本有理體，而不捨棄事相的修行。教門則是在本有的理性當中談論事相修行，最後仍還歸於本有的理性。這正是所謂的稱合本性起而修行，全部的修行具足在本有理性中。本性不變而隨順於事緣，隨順事緣而本性不變，事相和理體兩者兼得，宗門和教門彼此不二啊！

在教下，雖然是中下根機的眾生，仍然能夠獲得利益，但是，如果不是上上利根的人，也不能通達佛法，這是因為教下涉及的範圍極為廣博。在宗門當中，雖然中下根機的眾生，難以探究而安置其心，然而，上根機的人通過宗門便能大徹大悟，因為宗門能夠守於簡約。教下將世間法、佛法，一切的事相理體本性法相，都能夠通達了知，又必須深解終實圓頓教理，悟入實相（也就是宗門的大徹大悟），才可以作人天導師。在宗門只要能夠參破一個話頭，親見自己的本來面目，便能夠闡揚直指人心的宗風。在佛法興盛的時代，以及對佛法通達的人，適合依照宗門來參究，好比僧繇畫龍，一點睛則畫龍頓時成真龍，便立即飛去。在佛法衰弱的時代，以及夙世根器陋劣的人，應當要依教下來修持。好比拙劣的工匠製作器物，如果廢棄了繩墨這些工具終究一無所成。

教門大多是公開的講說，宗門大多是私下的言談。而宗門當中顯明談說的，如達磨大師說：「淨智妙圓，體自空寂（清淨智慧殊妙圓滿，理體離諸相、生滅）。」馬祖道一禪師說：「即心即佛（此心就是佛）。」百丈懷海禪師說：「靈光獨耀，迥脫根塵，體露真常，不拘文字。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念，即如如佛（佛性靈照之光獨自照耀，遠離六根六塵，體性顯露真實而恆常，非文字所能拘限（表達），自性真心無有染著，本自圓滿成就，只要離開虛妄意念，即是覺悟如如理體之佛）。」這些則與《法華經》、《首楞嚴經》等諸大乘經典，絲毫沒有不同意趣。總之，在六祖惠能大師以前的禪宗祖師大多顯說心性，在六祖之後大多密談。愚昧的人不知道宗門和教門其語言的相同與相異之意趣，每每見到宗門的禪師設問，而教門之人不能加以回答，於是便高推禪宗之法，藐視佛經教典。將佛經的經典看做是破舊的紙，而祖師的言語則比聖旨更加尊重（綸音即聖旨）。當今如果想要報答佛陀的恩德，利益一切有情眾生的。在宗門則專門闡揚禪風，尚且還需要教典印證，在教下則應當努力修習觀行，不要混雜禪宗機鋒轉語。這是因為如果自心能夠通達微妙真實道理，所遇的緣都是禪宗心要，不論是柏樹子、乾屎橛、鴉鳴鵲噪、水流花放、歎唾掉臂、譏笑怒罵，每一事、每一法全部都是禪宗心要。哪能說釋迦如來金口所說的圓融頓超妙法，反倒不足以作為禪宗心要了呢？何必借他人家的雜木粗棍子來支撐自己的門庭；卻將自家榱桷木、豫章木這樣的名貴木材棄置不用呢？我們必須知道佛法沒有勝劣高下的分別，唯是真如之道常然不變，眾生的根機有生熟不等，雖受用同一真如之法、而所得到的利益卻有差別。

（有人問：）那麼教外別傳的說法難道是不對的嗎？答曰：所謂的「教外別傳」，是令人於手指之外見到明月。此外宗門禪師引導學人的特殊方式，超越常情慣例之外，稱之為「教外別傳」。然而此「教外別傳」四個字，埋沒了不知道多少才智出眾的人，如今為之說破。相對於教門而說，則宗門稱之為「教外別傳」。然而禪宗的機鋒轉語等，也是言教的一種。對宗門而言，則應當說：「機鋒轉語的言教之外另有別傳旨意」，如此才不致於違背佛陀和祖師之恩，徒自造下口業。如果說佛陀的經典教誨真的不能夠弘傳佛陀的心印，那麼已經得到教外別傳之旨的大迦葉尊者、阿難尊者、馬鳴菩薩、龍樹菩薩，則應當另外再弘揚別傳法門，何必要結集三藏十二部經典，註釋佛經、造作論著呢？宗門必須要有教典來印證者，就如同木材（裁切）必須要依墨繩才可能直正啊！

我曾經勸導一位狂僧念佛，那人說：「衲衣僧人的鼻孔（衲僧本分），三世諸佛尚且摸索不著，那麼還用念佛作什麼呢？」我則回答說：「若是真的摸到三世諸佛摸不到的鼻孔，尚且必須步步小心地隨著三世諸佛的腳後根而轉呢？倘若不隨著三世諸佛的腳後根而轉，則你摸著的並不是衲衣僧人的鼻孔，而乃是阿鼻地獄當中鐵床銅柱上的火孔了。」

達磨祖師說：「在我滅度二百年以後，明白佛道者多，修行佛道者少。談說理性者多，通達理性者少。」智者大師示現登上五品之位，南嶽慧思禪師示現證得圓教十信之鐵輪位。是故可知如今之人於宗門和教門這兩門，要大開智慧眼目尚且很困難，更何況是真實證得果位呢？如果有一些具有大慈悲心、願力深廣，而生死之心懇切的人，應當要追隨慧遠、智者、永明延壽、蓮池等諸大祖師，專一致力於念佛求生淨土這一個法門啊！

寫到這裡，傍邊有心中不甘者斥責說：「佛法廣大如同法界，至極如同虛空，妙真如性圓滿光明，遠離種種虛假名相，哪裡需要您用這許多的言語囉唆，加以分別建立界限呢？」

我回應說：「妙真如性雖然是遠離於分別名相，可是名相豈能夠障礙妙真如性呢？虛空法界雖然沒有界限，可是界限豈能夠妨礙虛空法界呢？我想要捨離東土往生西方，是故必須要確定南方、辨別北方，這樣才可以不會迷失方向，舉步下足才有正確之地。又恐怕自己的見解錯誤，因此想要向通達之人請示指正。這乃是跛腳凡夫之路途旅程，而不是轉輪聖王的地圖。（與版就是地理圖，）如果是通達一切的菩薩，超過凡人量的高德聖賢，則一切的世間法全部都是佛法，眾生的造作無不是佛道。祖師之旨意、教理，佛陀之經典、禪宗的語錄，本來就圓融貫通，有什麼可以混濫間雜。窮盡我的智慧，也不能夠測度其境界，竭盡我之力量，不能夠看到其界限。我粗淺的言論，乃是姑且就我鄙陋的根機而言。您怎麼可以將金翅鳥王之能夠高遠飛騰，用來責難螟蟻蚊子等微小昆蟲類（不能飛高飛遠），而期望能使其能力相等呢？」

①【聰明】：謂明察事理。《荀子·王霸》：「聰明君子者，善服人者也。」《漢語大詞典》

②【萬法唯心】：「萬法」，一切的事物。《佛學常見詞彙》。總該萬有事理之語，法者自體之義，軌則之義，萬有之事理，一

一有自體，具軌則，故皆名法。乃至龜毛兔角畢竟無者，亦名為法。以彼有無之自體，有無之軌則也。故比之外典之萬有萬事萬物等言，而此言為最汎。《佛學大辭典》。「唯心」，又名唯識，謂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由心識變現出來的。《佛學常見詞彙》。一切諸法，唯有內心，無心外之法，是謂唯心。亦云唯識。心者集起之義，集起諸法故云心，識者了別之義，了別諸法故云識，同體異名也。《八十華嚴經·十地品》曰：「三界所有，唯是一心。」《唯識論·二》曰：「《入楞伽經》伽他中說，由自心執著，心似外境轉，彼所見非有，是故說唯心。」《佛學大辭典》。宇宙所有存在皆由心變現，心外無任何實法存在。亦即心為萬有之本體，唯一之真實，華嚴一乘十玄門之「三界虛妄，唯一心作」即此義。蓋有情生存之迷界（三界），悉是一心所變現，謂心外有實在之某物，乃純屬妄想所致，故言三界唯一心、心外無別法（亦即三界唯心）。一心，法相宗解為阿賴耶識，有萬法唯識之意；華嚴宗則解為如來藏自性清淨心，有真如隨緣作諸法之意。依澄觀之《華嚴經疏·卷四十》載，就三界唯心而言，二乘之人認為心外之境為實有，係以由心轉變之意來解之；大乘亦將心分為賴耶（阿賴耶識）與如來藏二類，且廣立十門加以詳說，如知禮之《十不二門指要鈔·卷上》以唯心、由心之語來區別大乘與小乘之緣起說。《六十華嚴經·卷十·夜摩天宮菩薩說偈品》如來林菩薩之偈：「心如工畫師，畫種種五陰，一切世界中，無法而不造。如心佛亦爾，如佛眾生然，心佛及眾生，是三無差別。」即是說明心、佛、眾生乃三無差別（亦即三法無差）。於此，華嚴宗稱心為能造（造者），佛與眾生為所造（被造者），悟如來藏者為佛，迷者為眾生。緣起有染淨之別，但心之自體皆同，故說三法無差。對此，天台宗山家派稱佛、心、眾生三法為同一之三乘法，故非僅心是能造、能具（具有者），佛、眾生亦是能造、能具；非唯佛、眾生是所造、所具（被具有者），心亦是所造、所具。而天台宗山外派則主張心為能造，佛與眾生為所造之異說。至於法相宗，則解此唯識無境，真言宗則謂佛與眾生三密平等。《佛光大辭典》。意指：一切法由心識所變現。

③【就事論事】：依據實情，論其是非。《漢典》。此指：就事相來論事情。

④【事理】：因緣生之有為法調為事。不生不滅之無為法調為理，即事者森羅萬象之相，理者真如之體也。然如大乘中三論宗調理為真空，非別有理之實體。如法相宗調理雖有實體。然惟為事之所依，依事之緣起而無何等之關係，即不障之能作因也。如華嚴宗謂真如之理。雖為不生不滅之無為法身，然依無明之染緣者，起九界之染法，依菩提之淨緣者，起佛界之淨法。如天台宗真言宗謂一切之有為法不論染淨，總為具於真如之體之德相也。又曰本真言宗東密調理為攝持之義，有為之事法，一一攝持其體，名為理，敢謂顯教所謂真如之體，實超過於華天等之所談者。然如華嚴者雖

如其所言，而至於天台之教，謂世間相常住，則假令無以理直為事之釋，而其意以為生滅之事相即不生不滅之理體勿論矣。《法華玄義·五上》曰：「念念開發一切法界，願行事理自然和融，迴入平等法界法。」《法華文句·八》曰：「理是真如，真如本淨。有佛無佛常不變易，故名理為實。事是心意識等，起淨不淨業改轉不定，故名事為權。」《佛學大辭典》。(1)因緣生之有為法叫做事，不生不滅之無為法叫做理。(2)世間森羅萬象之相叫做事，真如的理體叫做理。《佛學常見詞集》

⑤【**原始要終**】：探究事物發展的始末。《易·繫辭下》：「《易》之為書也，原始要終以為質也。」孔穎達《疏》：「原窮其事之初始；又要會其事之終末。」高亨《注》：「原，察也；此言《易經》乃觀察事物之始，探求事物之終，表明事物由始至終之整個情況。」《漢語大詞典》

⑥【**的實商量**】：「的實」，真實、確實。《漢語大詞典》。「商量」，商賈量度物事也。《祖庭事苑·一》曰：「商量如商賈之量度，使不失中平，以各得其意。」【**又**】學人參禪辨道而問答也。《佛學大辭典》。連貫下文，此指：真實的問答。

⑦【**舉揚向上**】：「舉」，提出。「揚」，發揚、傳播。《漢典》。「向上」，禪林用語。指由下至上、從末至本；反之，從上至下、從本到末，稱為向下。禪宗以自迷境直入悟境、上求菩提之工夫，稱為向上門，又稱逆卍字（卍卍），屬於自利門；反之，自悟境順應而入迷境，示現自在之化他妙用，稱為向下門，又稱順卍字，屬於利他門。若未兼具向上門及向下門者，皆非真悟。於禪宗典籍中，此類用語散見於各處，如形容至極之大道、大悟之境界，稱為向上一路、向上道；探求佛道之至極奧理，稱為向上極則事、向上關楔子、向上事；謂真實而絕對之悟境世界，乃諸佛或歷來祖師所不宣說，而有待禪者親自去參究體得者，稱為向上一路千聖不傳；由凡夫之境界向上轉至諸佛之絕對境地，稱為向上轉去；師家命令學人，或禪者相互令對方提出更徹底之見解時，常以「向上更道」表示之；師家所用以接引、鏈鍊學人之第一義諦，稱為向上鉗鎚；能藉以直入諸佛究極境界之大力量、大機用，稱為向上一機；堪能徹底體得諸佛境界之人，稱為向上人、向上機；極悟之至極語句，稱為向上一句；極悟之至極宗旨，稱為向上宗乘。《佛光大辭典》。意指：提出傳揚契悟自心本性。

⑧【**法法頭頭**】：語出《續傳燈錄·慧力洞源禪師》：「方知頭頭皆是道，法法本圓成。」「法法」，意指每一法。「頭頭」，猶每椿、每件。《漢典》。意指：每一事、每一法。

⑨【**問在答處·答在問處**】：芭蕉繼徹禪師上堂：「眼中無翳，空裡無花。水長船高，泥多佛大。莫將問來，我也無答。會

麼？問在答處，答在問處。」便下座。宗門強調契悟，契悟自心本性，不假思索，就能答在問處、問在答處，古德說：「見性之人，言下須見。若如此者，輪刀上陣，亦得見之。」因為這真心本性是現成的，不是經過思想出來的，這就是真正的悟。意指：契悟自心本性者問與答皆指歸自性。

⑩【意則在彼而不在此】：「彼」，指歸自性。「此」，就事相說。連貫上下文，此指：意在言外。言語雖似乎在就事相說，然意在指歸自性，非在言語。

⑪【白雲萬里】：意指心外求法，與道懸遠。出自宋華嚴普救禪師（？—西元一〇八五年）：「賓中問主，互換機鋒。主中問賓，同生同死。主中辯主，飲氣吞聲。賓中覓賓，白雲萬里。故句中無意，意在句中。」另作「萬里白雲」。意指豁開正眼，與道相契。清聖因大恒中禪師（西元一七一一年—一七六八年）：「春雨湖山青不斷，曉風湖水碧無波。若作境會，白雲萬里。不作境會，萬里白雲。」（《佛典妙供·佛門成語》）

⑫【本分話】：「本分」，本身分內的。《漢語大詞典》。連貫上文，此指：指歸禪僧契悟自心本性的話。

⑬【萬善同歸集】：凡三卷（或作六卷）。北宋延壽述。收於《大正藏》第四十八冊。係廣舉經論、祖釋等禪家心要之書。各卷之初，首敘其概旨，而後以問答體解明其意旨。問答總數有一一四條，其中第一一二條：「問：『此集所陳，有何名目？』答：『若問假名，數乃恆沙。今略而言之，總名萬善同歸，別開十義。一名理事無闕，二名權實雙行，三名二諦並陳，四名性相融即，五名體用自在，六名空有相成，七名正助兼修，八名同異一際，九名修性不二，十名因果無差。』」由此可知本書之概要，乃逐條解說其意義者。然實際之記述卻未必依上所述之順序。卷上之初，即說理事相即、萬行由心等義，次則以三十三條問答解說其意；卷中之初，即略示波羅蜜等實踐行法，後復以二十七問答細說之。卷下之初，舉示妙行圓滿之趣旨，再揭以五十四條問答，論述其意義。全書雖以宣揚禪旨為主幹，而華嚴、天台、淨土等諸宗思想之融合，隨處可見，所引用之書目亦甚多。（《佛光大辭典》）

⑭【淨土十要】：全文共十卷，為蕩益大師精選淨土論述最契時機者九種，再加上自著之《彌陀要解》編集而成。內題為《靈峰蕩益大師選定淨土十要》，為欲登十方三世佛法之入道要門，由蕩益大師的門人成時法師評點節要後付梓。收于《卍續藏·第一〇八冊》。本書之編集次第，前三卷在解釋經文，並敘述其所依之行願儀則。其次從《淨土十疑論》至《西方合論》，則依隋、唐、宋、元、明之時代順序，編次而成。

卷一：智旭（蕩益大師）《阿彌陀經要解》一卷。

卷二：宋遵式《往生淨土懺願儀》一卷，及《往生淨土決疑行願二門》一卷。

卷三：明成時《觀無量壽佛經初心三昧門》一卷，及《受持佛說阿彌陀經行願儀》一卷。

卷四：隋智顛《淨土十疑論》一卷。

卷五：唐飛錫《念佛三昧寶王論》三卷。

卷六：元善遇《淨土或問》一卷。

卷七：明妙叶《寶王三昧念佛直指》二卷。

卷八：明梵琦《西齋淨土詩》三卷。

卷九：明傳燈《淨土生無生論》一卷及《淨土法語》。

卷十：明袁宏道《西方合論》一卷。

⑮【禪匠】：「匠」，指在某一方面造詣高深的人。《漢典》。意指：精通禪門機鋒轉語者。

⑯【梗概】：「梗」音耿(ㄍㄥˋ)。亦作「梗槩」。大概、概略。《後漢書·文苑傳上·杜篤》：「臣聞知而復知，是為重知。臣所欲言，陛下已知，故略其梗概，不敢具陳。」李賢《注》：「梗概猶粗略也。」《漢典》

⑰【剋論】：「剋」音(ㄎㄛˋ)。嚴苛。《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意指：嚴格來說。

⑱【大體】：大略、概要。《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

⑲【二諦】：俗諦和真諦。俗諦又名世諦，或世俗諦，即凡夫所見的世間事相；真諦又名第一義諦，或勝義諦，即聖智所見的真實理性，亦即內證離言法性。《佛學常見詞彙》。一、俗諦，迷情所見世間之事相也。是順凡俗迷情之法，故云俗。其為凡俗法之道理，決定而不動，故云諦。又此事相，於俗為實，故云諦。二、真諦，聖智所見真實之理性也，是離虛妄，故云真。其理決定而不動，故云諦。又此理性，於聖為實，故云諦。經論所說，其名稱不一，《涅槃經》《仁王般若經》謂之世諦，第一義諦，《金剛不壞假名論》謂之真諦，俗諦，《瑜伽論》《唯識論》謂之世俗諦，勝義諦，《南海寄歸傳》謂之覆俗諦，勝義諦，或謂之覆諦，真諦。其中以真俗之名最為通行。出二諦之法，諸家各異。《大乘義章·一》曰：「俗謂世俗，世俗所知，故名俗諦，真者是其絕妄之稱。」《二諦章·中》曰：「俗，是浮虛義；真，真實義。」《智度論·三十八》曰：「佛法中有二諦：一者世諦，二者第一義諦。為世諦故說有眾生，為第一義諦

故說眾生無所有。」已上真俗二諦，於涉一切諸法，而分別事理淺深之義門也。《佛學大辭典》。出《翻譯名義》。一、真諦：真諦者，彰一性本實之理也。所謂實際理地，不受一塵，是非雙泯，能所俱亡，指萬象為真如，會三乘歸實際也。《三乘者，聲聞乘、緣覺乘、菩薩乘也。》二、俗諦：俗諦者，顯一性緣起之事也。所謂佛事門中，不捨一法，勸臣以忠，勸子以孝，勸國以治，勸家以和，弘善示天堂之樂，懲惡顯地獄之苦也。《三藏法數》

⑳【一法不立】：意指自性本來清淨；一塵不染。明憨山德清法師《起信論直解·卷上》：「經云：『寂滅者，名為一心。一心者，名如來藏。』此心一法不立，有無俱遣，生佛皆空，故云：『遠離覺所覺，是一悉皆離。』是則真妄不立，寂滅湛然。」宋宗鏡禪師《銷釋金剛經科儀會要註解·卷五》：「真空理中，本來無相，實無有法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蓋實際理地，不受一塵。一法不立，何有於法也。」出自宋長水子濬法師集《首楞嚴義疏注經·卷四》：「此智現時，染淨都盡，一法不立。」亦作「不立一法」。宋石芝宗曉法師《樂邦遺稿·卷下》：「實際理地，不少一塵。佛事門中，不立一法。何則由實際理具一切法，豈少一塵乎。由佛事門離一切相，豈存一法乎。如此則方見理事一如，空有不二矣。」《佛典妙供·佛門成語》。所謂一法不立者，非是斷滅。而是於相明性，於異明不異。不異者性也，異者相也。法相差異無量無邊，法性空寂妙湛不動。然性相不一，亦復不異。相不異性，性不異相。相即是性，性即是相。不縱不橫，不二不別。何以故？良以諸法皆離自性故。諸法性相因緣而現，皆不可得故。性不可得，相不可得，不可得亦復不可得。以不可得不可得故，立性相假名。故於第一義中，一法不立，一法不捨。雖立性相假名，而性相皆不可得。如是之法，名第一義空。釋智諭法師《諸法無行經淺解》

㉑【實際理地·不受一塵】：語出瀉山靈祐禪師語錄。「實際理地」，真如無相之境界也。《護法錄·六》曰：「實際理地不染一塵。」《佛學大辭典》。真如無相的境界。《佛學常見詞彙》。「受」，領納所觸之境之心所法也。《佛學大辭典》。人類的感官與外界接觸時所產生的感受。受有三種，即苦受、樂受、不苦不樂受。《佛學常見詞彙》。「一塵」，一微塵也。為物質之極小者。《涅槃經·十》曰：「一塵一佛。」《華嚴經·五十一》曰：「如有大經卷，量等三千界，在於一塵內，一切塵悉然，有一聰慧人，淨眼悉明見，破塵出經卷，普饒益眾生。」《佛學大辭典》。出《華嚴經》。一塵者，一微塵也。經云：譬如有大經卷，量等大千世界，而全住在一微塵中。一微塵既然，一切微塵皆亦如是。時有一人（謂佛也），智慧明達，有淨天眼，見此經卷在微塵內，即以方便破此微塵，出此經卷，令諸眾生普得饒益。以譬一切眾生身中，具有如來無礙智慧，但由眾生妄想顛倒而不自覺，惟有諸佛乃能知之，即以方便令諸眾生修於聖道，破除虛妄煩惱，顯出如來真實智慧。故云一塵之內，有大千經卷是也。《三藏法數》。意指：在真如無相之境界，離心念故，不著一法。

②②【佛事門中·不捨一法】：滄山靈祐禪師語錄云：「實際理地，不受一塵；萬行門中，不捨一法。」「佛事」，指凡諸佛之教化，謂之佛事。《觀無量壽經》曰：「於肉髻上有一寶瓶，盛諸光明，普現佛事。」《維摩經·入不二法門品》曰：「於娑婆世界，施作佛事。」同《註》「什曰：佛事謂化眾生。」同《菩薩品》曰：「諸佛威儀進止，諸所施為，無非佛事。」同《註》「肇曰：佛事者以有益為事耳。」又，害佛道謂之魔事，反之者則謂之佛事。《放光般若經·不和合品》說魔事畢曰：「若有是善男子善女人，書持諷誦般若波羅蜜者，便具足五波羅蜜及薩云若已，當知是為佛事。」【又】佛忌、祈禱、追福等之法會謂之佛事，以是為託事而開示佛法之所作故也。「門」，人家之門口也。具差別與趣入之兩義。於法有種種之差別。能使人趣入涅槃，故指經中法為門。《淨土論註·下》曰：「門者入出義也。」《大乘義章·一》曰：「門別不同，故名為門，又能通人趣入名門。」《四教儀·一》曰：「門者以能通為義，佛教所詮正四句法，通行人至真性實相之理，故名為門。」《佛學大辭典》。意指：諸佛教化眾生的行門中，不捨棄任何一法。

②③【教則真俗并闡·而多就俗說】：「教」，音譯設娑怛羅。意譯教、訓。即聖人垂訓，眾人倣之；或謂聖人被澤於下者之言。亦即能詮之言教，為始於佛陀一代所說之法與菩薩諸聖所垂教道之總稱。《佛光大辭典》。「真俗」，(1)事理的別名。因緣所生之事相叫做俗，不生不滅之理體叫做真。(2)在假空中三諦中，假是俗，空與中是真。《佛學常見詞彙》。真俗為事理之異名，因緣所生之事理曰俗，不生不滅之理性曰真。故有空中或空假中之三者為有，又以假為俗，空中為真。而是為相對之名，故依相對而生重生之真俗。《佛學大辭典》。「闡」，闡發、闡明。《漢語大詞典》。趙宇威居士《覺明之道·十一、佛法與世法》：「教者，指的是禪宗以外所有的派別。換句話說，就是依如來所說的法教循序漸進、次第修學者皆稱之為教下。教下修學是「真俗並闡」，而通常多就俗說。須知真、俗同體並非二物，真俗不二。如同明鏡，虛靈洞徹，了無一物；雖然了無一物，卻可照天照地，無所不照。雖然萬象森羅，無所不照，仍然是了無一物。雖了無一物，卻又不妨萬相齊現。」意指：在教門則真諦與俗諦同時並列闡述，然而大多就就俗諦而言。

②④【宗則即俗說真·而掃除俗相】：「掃除」，清除、消除。《漢典》。趙宇威居士《覺明之道·十一、佛法與世法》：「宗者即禪宗，而禪宗修學是『不立文字，直指人心，明心見性，見性成佛』。所以，禪宗『即俗說真』，從一切群相俱現之處說了無一物，掃除所有虛妄之相。《金剛經》曰：『凡所有相皆是虛妄』。一切法都是『緣起性空』無有自性，當體即空，了不可得。一切法的生起皆依他起性，因緣生法，緣生幻有。所以必須當下看破、放下，不起分別、執著。若一念心能清淨無染，離念、離相，即如如佛，當下即能與十方諸佛如來同一法身。」意指：在宗門則是即於世俗法當中來說其真諦，而大多是掃除世俗之相。

②5【**虛明洞徹**】：「**虛明**」，空明（月映於水而生光明）。「**洞徹**」，明白透澈。《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意指：（鏡光）映現萬物，清明透澈。

②6【**森羅萬象**】：語出南朝梁陶弘景《茅山長沙館碑》：「夫萬象森羅，不離兩儀所育；百法紛湊，無越三教之境。」指宇宙世界各種事物展現出的萬千氣象。《漢典》

②7【**稱性起修·全修在性**】：「**稱**」音趁（ㄔㄨㄥˋ）。符合。《漢語大詞典》。「**性**」，與「**相**」、「**修**」相對。有不變之義。指本來具足之性質、事物之實體（即自性）、對相狀而言之自體、眾生之素質（種性）等。即受外界影響亦不改變之本質。「**稱性**」，稱法界、稱法。謂契合於法界之真性。華嚴宗以華嚴經之所說，無不契合於法界真性，故謂之稱法界。《佛光大辭典》。京都拈華寺達天通理法師《楞嚴經指掌疏·卷五》：「所謂稱性起修。徧法界窮盡際故。」藕益大師《大乘起信論裂網疏·卷第一》：「稱性起修。性海無邊。故所修功德。亦復無邊。一一功德。並能含攝無邊功德。」明蓮池大師疏鈔，古德法師演義《佛說阿彌陀經疏鈔演義本·卷第三》：「【**演**】云：直謂觀佛法身者。謂六十萬億那由他由旬之身。是實報身。名為尊特。亦名勝應。而特名法身者。為成人圓妙境也。良以報應屬修。法身是性。若漸教說。別起報應二修。莊嚴法身一性。若頓教詮報應二修。全是性具法身一性。舉體起修。故得全性成修。全修在性。三身融妙。指一即三也。是知圓人修行。無行不圓。圓人對法。無法不妙。即一句彌陀。當體即空即假即中。當體即念自性天真之佛。而念實無念。是無生滅相。寂照難思。是無空有相。如智不二。是無能所相。不可思議。是無言說心緣等相。名號何非實相也。」圓瑛法師《彌陀要解講義》云：「**全性起修·全修在性者**。此指上文性修交成。性即是理。修即是行。稱理起行。行不離理。全行即理。理不離行。全性德莊嚴而起成修德莊嚴。全修德莊嚴。還在心性之中。不在心性之外。心性本無外故。如依地種花。千葩萬卉。皆不離地。唯心淨土。自性彌陀。淨土彌陀。不在心性之外。此理微妙。亦可深長思矣。豈淺智短識之所能知耶。」吳聰龍居士《佛學十四講表·第十二講表六度萬行》：「圓教菩薩即以此（一心三觀）觀慧行於六度，如行布施時，了達能施、所施、施物一體即法界，橫遍豎窮（三輪體空）。故但施一錢，亦能具足法界橫遍豎窮功德，事相雖少，運懷甚大。如此觀行，名為『稱性起修，全修在性』，以能稱合佛性法界體而起修行故，一一修皆能具足佛性法界全體功德。故圓教菩薩所修六度，名為『稱性六度』。」

②8【**不變隨緣·隨緣不變**】：「**不變隨緣**」，謂雖隨緣而現萬有，但其本體不變。《佛學常見詞彙》。對於隨緣不變現象之事也。即雖觸所緣而現萬有，然其本體不變也。《翻譯名義集》曰：「未了不變隨緣不變之義，而生二執。」《佛學大辭典》。「**隨緣不變**」，雖隨千差萬別的機緣，但本體不變。《佛學常見詞彙》。有隨緣動作之不變之意，真如者，其體雖為不變，然觸

緣則生起萬有，故曰隨緣不變。《佛學大辭典》。「隨緣不變」指真如之理體雖為不變，然觸緣則生出萬有。「不變隨緣」指諸法雖由因緣而生起，然其本體則為不變。宋慈雲遵式法師《南嶽禪師止觀序》：「不變隨緣，名之為心；隨緣不變，名之為性。心昏動也，性明靜也。」參閱《大乘止觀法門·卷一》。出自唐荆溪湛然法師《止觀大意》：「如是觀時，名觀心性。隨緣不變故為性，不變隨緣故為心。」五代宋初永明延壽禪師《心賦注·卷二》：「如金剛珠，於日中而色不定，此皆表心隨緣不變，不變隨緣。雖不守自性，亦不失自性。不守性是隨緣，不失性是不變。」明末清初蕩益智旭大師《大乘起信論裂網疏·卷二》：「隨緣不變，即此生滅心，名真如門；不變隨緣，即此真如心，名生滅門。」《佛典妙供·佛門成語》意指：隨緣不變，不變隨緣，本來是一體。但是不變而隨緣，這是從體起用。隨緣不變，就是從用歸體。

- ②9【不二】：一實之理，如如平等，而無彼此之別，謂之不二。菩薩悟入一實平等之理，謂之入不二法門。《維摩經·入不二法門品》說三十三人所得之不二法是也。《維摩經·入不二法門品》：「什曰：有之緣起，極於一法。一法已廢，則入玄境。肇曰：離真皆名二，故以不二為言。」《大乘義章·一》曰：「言不二者，無異之謂也，即是經中一實義也。一實之理，妙寂離相，如如平等，亡於彼此，故云不二。」《十二門論疏·上》曰：「一道清淨，故稱不二。」《佛學大辭典》

- ③0【大通】：通於大道。謂順應自然。《淮南子·詮言訓》：「聖人無屈奇之服，無瑰異之行，服不視，行不觀，言不議，通而不華，窮而不懾，榮而不顯，隱而不窮，異而不見怪，容而與眾同。無以名之，此之謂之通。」《漢語大詞典》

- ③1【措心】：「措」，放置、安放。《漢典》。意指：把心安置好。

- ③2【守約】：操持簡約。《孟子·盡心下》：「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

- ③3【性相】：(1)性就是諸法永恆不變的本性，相就是諸法顯現於外可資分別的形相。(2)無為法為性，有為法為相。《佛學常見詞彙》。性者法之自體，在內不可改易也。相者相貌，現於外可分別也。有為無為相對，則無為法為性，有為法為相。而有為無為皆有性相，自體云性，可識云相。《智度論·三十一》曰：「性言其體，相言可識。」《法華經·方便品》曰：「如是相，如是性。」《涅槃經·二》曰：「汝今當觀諸行性相。」《佛學大辭典》

- ③4【通達】：通於事理而無壅也。《金剛經》曰：「若菩薩通達無我法者，如來說名真是菩薩。」《無量壽經·下》曰：「通達諸法性，一切空無我。專求淨佛土，必成如是剎。」《佛學大辭典》

- ③5【大開圓解】：「圓解」，圓通的見解，即利根行人，知見超脫，稱性而談，於理無所執著。《佛學常見詞彙》。「大開圓解」

，由理解真理而徹底覺悟。意指明心見性。民國諦閑法師述《楞嚴經序指味疏》：「大開圓解，如初春霹靂，蟄戶頓開，窮子玲嶮，遇到父舍，是名發真歸元；如密雲被拂，心月圓明，迷霧初銷，性天皎潔，是名明心見性。」出自清際醒徹悟大師：「夫見道而後修道，修道而後證道，此千聖同途，千古不易之定論也，然見道豈易言哉。若依教乘，必大開圓解。若依宗門，必直透重關。然後得論修道，否則便為盲修瞎練。」參閱《徹悟禪師語錄·卷上》。民國江味農著《金剛經講義·卷二》：「我世尊大慈大悲，欲人大開圓解，復將無住的義趣，層層推進而闡明之。」《佛典妙供·佛門成語》。「圓解悟密因」，即大開圓解，圓悟如來密因（1）如來證悟瞭義之果德名祕密藏，而達到此祕密藏之因行，稱為密因。密，乃經上所說之陀羅尼，非凡小所能知，故稱密，密即因。《楞嚴義疏·卷八之二》：「三世人人入祕密藏，以此為因，密之因也。又此大定具一切行，而非凡小之所能知，故名為密。密即因也。（2）指佛菩薩之本地。《楞嚴義疏·卷六之二》：「真聖利物，終不可測，以承佛製，不妄漏洩，此聖真因，唯聖自證，故雲密因。」也。夫眾生之真心難悟，性定難明。何謂真心？眾生所具，不生滅性，名如來藏，個個圓成。何謂性定？自性天真，不動明體，曰首楞嚴，人人具足。良由眾生，迷真起妄，認識為心，本有真心，不能解悟，本然性定，無從修證。《楞嚴經》云：「一切眾生，從無始來；生死相續，皆由不知常住真心，性淨明體；用諸妄想，此想不真，故有輪轉。」大開圓解者；學人深解終實圓頓教理，以是悟入佛之知見，心悟實相，悟真心，明性定。了明真心本性即究竟堅固，徹法底源之定體，本自圓成，性然本妙，定體無虧，近具根中，遠該萬法。如是深解圓解即謂大開圓解也。由圓解而圓悟如來密因，以密因起圓修大行，以圓行而圓證妙菩提也。廖榮尉居士《念佛速證菩提心要》

- ③⑥【人天導師】：「人天」，人趣與天趣也。「導師」，導人人佛道者。佛菩薩之通稱。《釋氏要覽·上》曰：「《十住斷結經》云：號導師者，令眾生類示其正道故。《華首經》云：能為人說無生死道，故名導師。《佛報恩經》云：大導師者，以正路示《涅槃經》，使得無為常樂故。」《法華經·序品》曰：「文殊師利！導師何故眉間白毫大光普照？」《法華經·涌出品》曰：「是四菩薩於其眾中最高首唱導之師。」【又】法會之式，表白者謂之導師。觀音懺法式，有導師，香華，自歸之三職。《僧史略》曰：「導師之名而含三義：若《法華經》中商人白導師言，此即引路指迷也。若唱導之師，此即表白也。」《佛學大辭典》。引導大眾進入佛道的人，是佛菩薩的通稱。《佛學常見詞彙》。意指：人天二道的導師，即佛也。
- ③⑦【本來】：無物之始。謂之本來。如云無始以來。《佛學大辭典》。此指：本來面目，即真心本性也。
- ③⑧【直指】：筆直指向；直趨。《漢語大詞典》。江味農居士《金剛經講義·卷下》：「直指向上。向上者。趨向本源之謂。直

指者，剪去枝葉，一眼覷定本源處，單刀直入是也。」《來果禪師禪七開示錄》：「直指者，指人當下不生滅無相之真心；參禪，參念佛是誰，試問：正當疑情得力時，此『誰』尚有一切相否？有生滅否？凡在老參無不知其無一可得。」元朝危素《天如惟則禪師語錄序》：「正法眼藏唯微笑（音笑。「笑」之異體）者得之。教外無可別傳。人心何勞直指。曰別曰傳曰直指者。蓋使其自得之也。吾觀禪師之言。如鳥飛空。如月印水。縱橫開合淺深俱應。而超然無迹之可尋。學者能因言以忘言。不滯乎迹而得其指歸。然後知其傑然而獨立者。亦豈從人而得哉。」調禪宗標榜的是「不立文字，教外別傳，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禪宗修行的目的在「見性成佛」。要如何「見性成佛」呢？「直指」是禪宗的方法。「直指」什麼？直指人心即本性、佛性。這是即妄而真、即用是體、當相即道的直接方法。

③9【參究】：即參學究辦。在禪宗，即指參訪師家，致力體得佛法。禪家排斥單方面之知解，以親至師父處參學，求其開示之參禪為一生之大事，亦即強調在正師之處參禪學道。散見於《碧巖錄》中之參尋、參問、參叩、參玄、參學、參詳等語，皆與參究為同義語。《碧巖錄·第七則》《佛光大辭典》。唐洪州百丈山沙門懷海集編清古杭真寂寺苾芻儀潤證義《百丈叢林清規證義記·卷第八·起禪七》：「證義曰。叢林長年坐香參禪。何為又有禪七。蓋欲剋期成辦之意耳。學者於此時。當猛著精彩。較平日。當加倍用心參究。參究者。即參此一箇話頭也。參話頭。不外起疑情。所謂小疑小悟。大疑大悟。不疑不悟。疑。即參也。夫疑之念。固為覺體之障。而因其勢。而善用之則反可假之。以為破障之術。蓋以疑之與悟其機相待。其勢相因。故求悟者。必貴疑也。夫人心之機不凝結。必不能開豁。如隆冬閉塞。實釀泰元。若氣泄。而不完。則其發生。也必無力。故貴疑者。疑。則凝結也。法界之源不深研。必不能遠到。故凡疑者。必深研也。是知疑為悟因。悟為疑果。」

④0【僧繚畫龍】：「繚」音由（一又，一）。「僧繚」，指張僧繚。人名，（西元四七九年—？）吳人，南朝梁畫家。善山水佛像。所畫佛像，自成樣式，有「張家樣」之稱。所繪山水，在素縑上，以青綠重色先圖峰巒泉石，而後染出丘壑巉巖，不以筆墨先鉤，謂之沒骨皴；後人將其畫法與吳道子並稱為「疏體」。武帝時，畫龍點睛的故事，即出自張氏。《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張僧繚》：「張僧繚於金陵安樂寺，畫四龍於壁，不點睛。每曰：『點之即飛去。』人以為誑，因點其一。須臾，雷電破壁，一龍乘雲上天。未點睛者皆在。」

④1【繩墨】：木工打直線的墨線。比喻規矩或法度。《漢典》

④2【達磨云·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妙圓」，即殊妙圓滿之意；亦即真實絕對之相。《景德傳燈錄·卷三·菩提達磨

章》：「帝曰：『如何是真功德？』答曰：『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準此，禪林中形容圓滿微妙之機要語句，亦稱為「妙圓樞口」。樞，原指開閉門扉之軸處；引申為機要之意。《從容錄·第三則》：「英雄力破重圍，妙圓樞口轉靈機。」《佛光大辭典》。「空寂」，無諸相曰空，無起滅曰寂。《維摩經·佛國品》曰：「不著世間如蓮華，常善入於空寂行。」《心地觀經·一》曰：「今者三界大導師，座上跏趺入三昧。獨處凝然空寂舍，身心不動如須彌。」《佛光大辭典》。《神僧傳·達磨》載：「菩提達磨。南天竺婆羅門種。神慧疎朗聞皆曉悟。志存大乘冥心虛寂。通微徹數定學高之。梁武帝普通（普通七年。西元五二六年）初至廣州。刺史表聞。武帝遣使詔迎至金陵。帝親問曰。朕即位以來造寺捨經度僧不可勝數。有何功德。師曰。並無功德。帝曰。何以並無功德。師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雖有非實。帝曰。如何是真功德。師曰。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帝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師曰。廓然無聖。帝曰。對朕者誰。師曰。不識。帝不省玄旨。師知機不契。十九日遂去梁。折蘆一枝渡江。二十三日北趨魏境。尋至雒邑。初止嵩山少林寺。終日面壁而坐九年。遂逝焉。葬熊耳山。」意指：達磨大師說：「清淨智慧殊妙圓滿，理體離諸相、生滅。」

④3

【即心即佛】：又作即心是佛，或即心成佛，是此心就是佛的意思。《佛學常見詞彙》。又作是心即佛、心即是佛。無論凡夫心、佛心，其心之體與佛無異，此心即是佛。此係由《華嚴經》「心佛及眾生，是三無差別」之思想而來。傅大士《心王銘》：「瞭本識心，識心見佛，是心是佛，是佛是心，念念佛心，佛心念佛（中略）自觀自心，知佛在內，不向外尋，即心即佛，即佛即心。」自禪宗之立場而言，若不解即心即佛，則猶如騎驢而覓驢。禪宗大師馬祖道一專用此語接引學人，後世禪宗公案亦常用此語。《無門關·第三十則》：「馬祖因大梅問：『如何是佛？』祖云：『即心是佛。』」《佛光大辭典》。又曰即心是佛，即心成佛。為諸大乘教之極談。言是心即是佛也。《傳燈錄·七（法常章）》曰：「初參大寂，問如何是佛？大寂云即心是佛。師即大悟。」同《六（馬祖章）》曰：「僧問：和尚為什麼說即心即佛？師云：為止小兒啼。僧云：啼止時如何？師云非心非佛。」《碧巖·四十四則》曰：「即心即佛即不問。如何是非心非佛？」《宗鏡錄·二十五》曰：「問：如上所說，即心即佛之旨，西天此土祖僧同詮，理事分明如同眼見，云何又說非心非佛？答：即心即佛是其表詮，直表示其事，令證自心，了了見性。若非心非佛是其遮詮，即護過遮非，去疑破執。（中略）近代有濫參禪門不得旨者，相承不信即心即佛之旨，判為是教乘所說未得幽玄。我自有宗門向上事在，唯重非心非佛之說，並是指鹿為馬。期悟遭迷，執影是真，以病為法。」《傳心法要·上》曰：「諸佛與一切眾生唯是一心，更無別法。此心無始已來，不曾生不曾滅，不青不黃，無形無相，不屬有無，不計新舊，非長非短，非大非小，超過一切

限量名言蹤跡對待，當體便是，動念即乖。猶如虛空，無有邊際，不可測度。惟此一心是佛。又曰：唯直下頓了自心本來是佛，無一法可得，無一行可修，此是無上道，此是真佛。又下曰：即心是佛，無心是道。又曰：祖師西來，唯傳心佛。直指汝等心本來是佛，心心不異，故名為祖。若直下見此意，即頓超三乘一切諸位，本來是佛，不假修成。「頓悟入道要門·下」：「有一行者問即心即佛，那個是佛？師云：汝疑那個不是佛，指出看。無對。師曰：達即遍境是，不悟永乖疏。」《佛學大辭典》

- ④4【百丈云·靈光獨耀·迴脫根塵。體露真常·不拘文字。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念·即如如佛。】：「靈光」，人人固有之佛性，靈靈照照，而放光明者。百丈禪師上堂曰：「靈光獨耀，迴脫根塵。體露真常，不拘文字。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即如如佛。」見《五燈會元·三·百文章》。《佛學大辭典》。「迴」，遙遠。「脫」，離開。《漢典》。「根塵」，六根與六塵。六根是眼耳鼻舌身意；六塵是色聲香味觸法。「真常」，真實常在。《佛學常見詞彙》。世間之相，虛妄不實，皆是因緣相續之假。若夫聖人所得之法，則是真常。真者真實，離迷情、絕虛妄，是曰真實。常者常住，法無生滅變遷，是曰常住。真實常住，故曰真常。《佛學次第統編》。「心性」，即吾人永恆不變的心體，亦即如來藏心、自性清淨心。「圓成」，圓滿成就。「妄念」，虛妄的意念，亦即凡夫貪戀六塵境界的心。《佛學常見詞彙》。「如如佛」，覺悟如如理體之佛也。又佛體即如如之理也。《宗鏡錄·九》曰：「古偈云：識心達本如如佛，畢竟無依自在人。」《古靈神讚禪師錄》曰：「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即如如佛。」《佛學大辭典》。意指：百丈懷海禪師說：「佛性靈照之光獨自照耀，遠離六根六塵，體性顯露真實而恆常，非文字所能拘限（表達），自性真心無有染著，本自圓滿成就，只要離開虛妄意念，即是覺悟如如理體之佛。」

- ④5【異致】：「致」，旨趣。《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異致」，不同情狀、意趣不同。《漢語大詞典》

- ④6【六祖】：禪宗衣鉢相傳凡六世。即初祖達摩，二祖慧可，三祖僧璨，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六祖慧能，是為震旦六祖。《正宗記》：六祖慧能大師姓盧氏，新興人，辭母直造黃梅東山。既得法，回南海法性寺，開東山法門，後歸寶林寺。一日謂眾曰：吾於忍大師處受法要，并及衣鉢。今汝等信根純熟，但說要法，衣鉢不須傳也。次年坐化，塔於曹溪，今南華寺是也。《佛學大辭典》

- ④7【故紙】：舊紙。《漢典》

- ④8【綸音】：「綸」音倫(ㄌㄨㄣˊ)。指帝王的詔書旨意。「綸音」，猶綸言。帝王的詔令。《漢語大詞典》

④9【觀行】：(1)先觀事理，然後起行。(2)觀心的修行方法。《佛學常見詞彙》。於心觀理而如理身行之也。又觀心之行法也。《佛學大辭典》。此指：先觀事理，然後起而修行。

⑤0【無濫宗言】：「濫」，任意地、肆意地。《漢典》。「宗言」，指禪宗的機鋒轉語。意指：不要任意混雜禪宗機鋒轉語。

⑤1【柏樹子】：出趙州從諗禪師《庭前柏樹子》公案。「趙州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庭前柏樹子。曰：和尚莫將境示人？師曰：我不將境示人。曰：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庭前柏樹子。」《柏樹子成佛》公案。「問：柏樹子還有佛性也無？師曰：有。曰：幾時成佛？師曰：待虛空落地時。曰：虛空幾時落地？師曰：待柏樹子成佛時。」（「三界唯心」，一切境皆是心。因此，以俗眼觀之，柏樹子是境，以佛眼觀之，柏樹子是心。所以趙州說自己沒有「將境示人」。僧人後來的「柏樹子可有佛性」這一疑問，是以「有情」才有佛性為前提的。柏樹子屬於「無情」，當然沒有佛性。趙州斷言柏樹子有佛性，能成佛，因為境即是心，無情之柏樹子也是有情之心所現。）

⑤2【乾屎橛】：「橛」音絕(ㄐㄩㄝˋ)。小木椿、短木頭。《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拭人糞之橛之乾者。取至穢之意。屎橛又作廁籌、淨籌、淨木、廁簡子等。用之者印度之風。《會元·十五》曰：「僧問雲門：如何是佛？門云：乾屎橛。」《禪林集句》曰：「不念彌陀佛，南無乾屎橛。」《指月錄》曰：「臨濟曰：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未證據者看看。有僧出問。濟曰：是乾屎橛。又僧問惟一：如何是道中人？曰乾屎橛。」按此即莊周所謂道在屎溺。《佛學大辭典》

⑤3【鴉鳴鵲噪】：「噪」，許多鳥或蟲子亂叫。《漢典》。《虛堂和尚語錄》：「一大藏教。不出箇鴉鳴鵲噪。九經諸史。不出箇之乎者也。會得。雲歸華嶽（西嶽華山）。水到瀟湘（湖南省境瀟水與湘水）。不然。有伴即來。切須記取。」《高麗國普照禪師修心訣》：「神通并妙用運水及搬柴。且入理多端。指汝一門令汝還源。汝還聞鴉鳴鵲噪之聲麼。曰：聞。曰：汝返聞汝聞性還有許多聲麼。曰：到這裏一切聲一切分別俱不可得。曰：奇哉奇哉。此是觀音入理之門。：「意指：烏鴉喜鵲鳴叫（無不是禪宗心要）。

⑤4【水流花放】：「放」，花開。《漢典》。《百愚斯禪師語錄·卷第十》：「日暖風和。春山窈窕。水流花放。鳥語尖新。於此會得。一一現成。一一明妙。一天真。一一自在。所以紫陌（京師郊野的道路）遊人提最上之機。金色頭陀無容身之地。到者裏。若是伶俐衲僧拂衣便行。更覓甚麼碗。雖然只如昨夜。露柱傷風。燈籠欬嗽。忽爾驚起。東海鯉魚吞卻南山老虎。且道者箇還是涅槃心耶。差別智耶。孟春猶寒。各自珍重。」意指：流水花開（無不是禪宗心要）。

⑤5【欬唾掉臂】：「欬」音慨(ㄎㄞˋ)。咳嗽。「唾」，吐口水。「掉臂」，揮手不顧而去。《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禪

關策進·三年力行》：「晦堂心禪師。自言初入道。自恃甚易。逮見黃龍先師。退思日用與理矛盾極多。遂力行之。三年祈寒溽暑。確志不移。方得事事如理。而今效唾掉臂。也是祖師西來意。」。意指：咳嗽、吐口水。揮手不顧而去（無不是禪宗心要）。

⑤6【**圓頓妙法**】：「**圓頓**」，圓融諸法頓速成佛的意思。諸法本圓融，一法圓滿一切法，若一念開悟，便能頓入佛位，頓足佛法，這是天台宗的宗旨。《佛學常見詞彙》。台宗之圓教，就其行位而謂為圓頓。《佛學大辭典》。「**妙法**」，《梵語曰薩達摩，薩達刺摩，第一最勝之法不可思議，曰妙法。《法華玄義序》曰：「妙者，褒美不可思議之法也。」《維摩經·佛國品》曰：「以斯妙法濟群生。」《法華經·方便品》曰：「我法妙難思。」《佛學大辭典》。《品類足論·六卷十四頁》云：妙法云何？謂無漏有為法、及擇滅。《法相辭典》。意指：圓融頓超快速成佛的不可思議之法。

⑤7【**以為**】：用為、用作。《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

⑤8【**扛子**】：「扛」音ㄍㄨㄥ。亦作「擗」，雙手舉重物、抬物。《說文·手部》：「扛，橫關對舉也。」段玉裁《注》：「以木橫持門戶曰關，凡大物而兩手對舉之曰扛；即無橫木而兩手舉之，亦曰扛。即兩人以橫木對舉一物，亦曰扛。」《漢語大詞典》。意指：抬重物的粗棍子。

⑤9【**榎楠豫章**】：「**榎楠**」音併南ㄉㄛˊ，ㄋㄛˊ。榎、楠，植物名。榎楠多指大材。《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豫章**」，古書上記載的一種樹名。有的記載說即今之樟樹。《漢典》。意指：名貴的木材。

⑥0【**一道**】：一實之道，也就是真如之道。《佛學常見詞彙》。出《華嚴經》。一道者，一實之道，即佛所說最上乘之法也。若依此道而修，則能頓斷諸惑，頓出生死，非如二乘次第超出。經云：一切無礙人，一道出生死。是也。（二乘者，緣覺乘、聲聞乘也。）《三藏法數》。一實之道也。《六十華嚴經·六》曰：「一切無礙人，一道出生死。」《八十華嚴經·十三》曰：「諸佛世尊，唯以一道，而得出離。」《涅槃經·十三》曰：「實諦者，一道清淨，無有二也。」《大日經疏·十七》曰：「一道者即是一切無礙人，共出生死，直至道場之道也。而言一者，此即如如之道，獨一法界，故言一也。」《涅槃經·二十五》曰：「一道者，謂大乘也。」《佛學大辭典》

⑥1【**常然**】：自然之性、常態。《莊子·駢拇》：「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漢語大詞典》

⑥2【**一法**】：出《華嚴經》。法即軌則之義。謂諸佛菩薩，莫不軌則真如之法，修之而成正覺。故經云：惟以一法而得出

離，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也。（梵語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華言無上正等正覺。）（《三藏法數》）

⑥3【教外別傳】：禪宗不施設文字，不安立言句，直傳佛祖心印，稱為教外別傳，意思是在如來言教之外的別傳。（佛學常見詞彙）。禪宗向上之作略，不施設文字，不安立言句，直傳佛祖之心印也。是即教內之真傳。達磨之《悟性論》曰：「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教外別傳，不立文字。」《無門關》曰：「世尊云：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佛學大辭典）

⑥4【提持】：為禪林中師家引導學人之方法。即師家接化學人時，破除學人原有之見解，而示予向上之契機，以「把住」之手法，否定學人之我見。為「平展」（為禪林中師家引導學人之方法。「提持」之對稱。如實呈現原貌之意，轉指師家接化學人時，所用之「放行」手法。即師家肯定學人之境地見解，並令其自由發展悟道之機。《碧巖錄·第二十二則》：「爾若平展，一任平展；爾若打破，一任打破。」之對稱。《碧巖錄·第七十五則·垂示》：「若要提持，一任提持；若要平展，一任平展。」（佛光大辭典）

⑥5【常格】：慣例、通例。（漢語大詞典）

⑥6【豪傑】：才智出眾的人。（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

⑥7【道破】：說穿、說破。（漢典）

⑥8【孤負】：違背、對不住。（漢語大詞典）

⑥9【迦葉】：亦稱摩訶迦葉，為佛十大弟子之一，以頭陀第一著稱。身有金光，映蔽餘光使不現，故亦名飲光。在靈山會上，受佛正法眼藏，傳佛心印，為禪宗初祖。生平修頭陀行，遵佛囑於雞足山入滅盡定，待彌勒佛出世時，傳佛僧伽梨衣。（佛學常見詞彙）。梵語迦葉波，華言飲光。謂其身光炎涌，能映餘物故也。如來滅後，集諸大眾，於畢鉢羅窟等處，結集阿毘曇藏。（梵語阿毘曇，華言無比法，即論也。）（《三藏法數》。又作迦攝。迦葉波，迦攝波之略。譯曰飲光。古代之姓氏。《玄應音義·二十四》曰：「梵言迦葉波。迦葉，此云光。波，此云飲。」《慧苑音義·上》曰：「迦葉，具云迦攝波，此曰飲光，斯則一家之姓氏。」佛十大弟子中，有頭陀第一之羅漢，謂之摩訶迦葉，略稱迦葉。（佛學大辭典）

⑦0【阿難】：梵語阿難，華言慶喜。斛飯王之子，佛成道日生，生時舉國欣慶，故云慶喜。隨佛出家，得阿羅漢果。多聞第一，能持法藏。如來滅後，與文殊師利集諸大眾於鐵圍山等處，結集脩多羅藏。（梵語脩多羅，華言契經。）（《三藏法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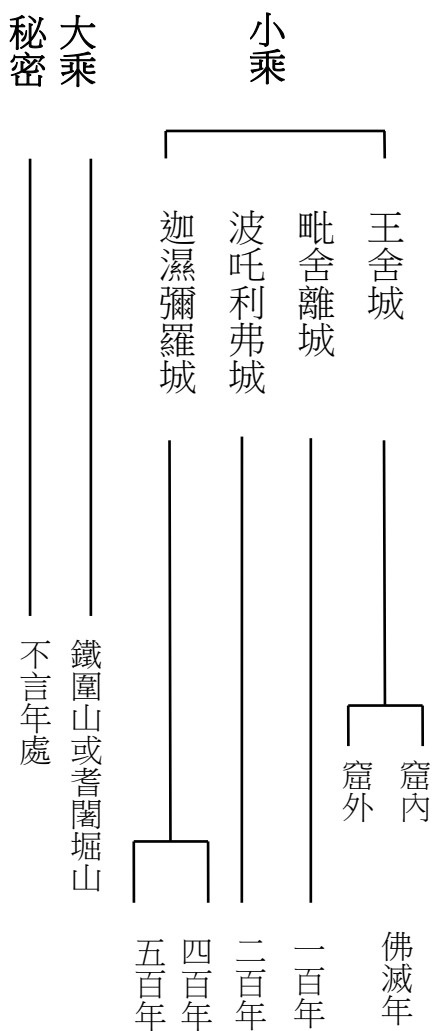
。阿難陀之略。譯曰歡喜，慶喜。斛飯王之弟，提婆達多之弟，佛之從弟，十大弟子之一。生於佛成道之夜。佛壽五十五，阿難二十五歲時出家，從侍佛二十五年，受持一切佛法。《佛學大辭典》

⑦①【馬鳴】：佛滅後六百年出世之大乘論師名。有馬鳴比丘，馬鳴大士，馬鳴菩薩等稱。梵名阿濕縛窶沙，其紀傳諸說不同。羅什譯《馬鳴菩薩傳》曰：「馬鳴菩薩，長老脅弟子也。本在中天竺出家為外道沙門，世智聰辯，善通論議。唱言若諸比丘能與我論義者，可打捷椎，若其不能，則不足公鳴捷椎受人供養。時長老脅在北天竺知彼可化。以神力乘空到中天竺，命眾打捷椎。與彼論議使之墮負，遂化為弟子。師還本國，弟子住中天竺弘通佛法，四輩敬服。其後北天竺小月氏國王伐於中（中天竺）國，圍之。中天竺王遣使問所欲？答曰：汝意降伏者，送三億金，當相赦耳。王言此國無一億金，如何可得三億耶？答言汝國內有兩大寶，一佛鉢，二辯才比丘，以此與我足當二億金也。比丘請王應其求，王聽其言與之。月氏王還本國，諸臣曰：王奉佛鉢固宜，比丘則天下皆是，當一億金，毋乃太過。王審知比丘高明勝達，其辯才說法，乃感非類。七疋餓馬請比丘說法，諸聽者無不開悟，王繫此馬於眾會前以草與之，馬垂淚聽法無念食想。於是天下知比丘非尋常，以馬解其音故，遂號為馬鳴菩薩。於北天竺廣宣佛法，導利群生，四輩敬重，稱為功德日。」《佛學大辭典》。馬鳴乃西土十一祖也。東天竺國人。說法時，能感群馬，得解悲鳴，故曰馬鳴。依百本大乘經，造《起信論》，是為初祖。《三藏法數》

⑦②【龍樹】：菩薩名。舊稱，那伽曷樹那，那伽阿周陀那，生於阿周陀那下，故名阿周陀那。以龍成道，故字曰龍。新稱，那伽闍刺樹那。譯為龍猛。佛滅後七百年出世於南天竺（《摩訶摩耶經·下》），馬鳴弟子迦毘摩羅尊者之弟子，提婆菩薩之師也（《付法藏傳·五》）。入龍宮齋（音基。持、拿）《華嚴經》，開鐵塔傳密藏，顯密八宗之祖師也。《龍樹傳》曰：「龍樹菩薩者，出南天竺梵志種也。（中略）其母樹下生之，因字阿周陀那。阿周陀那樹名也，以龍成其道，故以龍配字，號曰龍樹也。」《西域記·八》曰：「那伽闍刺樹那菩薩，唐言龍猛，舊譯曰龍樹，非也。」《佛學大辭典》。龍樹，乃西土十三祖也。南天竺國梵志之裔。始生之日，在於樹下，因入龍宮，而得成道，故號龍樹。申明起信論義，是為二祖。（梵語梵志，華言淨裔。）《三藏法數》。菩薩名，人譯作龍猛，南天竺人，生於佛滅後八百年間，提倡中觀性空之學，著作很多。《佛學常見詞彙》

⑦③【結集三藏】：「結集」，佛滅後，諸弟子相會，為防止異見邪說，誦佛陀之說法，舉各自所聞確實者，結集成之，為大小乘經典。但經論所傳不同，以下順次大別而記之。第一為小乘經之結集。第二為大乘經之結集。第三為秘密經之結集。第一小乘經之結集有四期。第一王舍城之結集，第二毘舍離城之結集，第三波吒利弗城之結集，第四迦濕彌羅

藏之結集是也。【又】《太炎文錄初編別錄·三》曰：「佛未涅槃以前經典已有結集，如《阿毘達磨法蘊足論》為目乾
 連所造，而引《大因緣經》及《教誨頗勒婁那經（卷十二）》，即小乘初次結集，亦非止阿難集經，優波離集律，迦葉
 集論而已。《西域記·九》云：諸學無學數百千人不預大迦棄結集之眾更相謂曰：如來在世，同一師學。法王寂滅，
 簡異我曹。欲報佛恩，當集法藏。於是凡聖咸會，賢智畢萃，復集素咀纜藏，毘奈耶藏，阿毘達磨藏，雜集藏，禁咒
 藏，別為五藏。凡聖同會，因而謂之大眾部。是則阿含以外大眾部又有所集可知（此大眾部乃佛弟子，非佛滅百年大天破
 教以後之大眾部也）。《佛學大辭典》。「三藏」，修多羅藏、毘奈耶藏、阿毘達磨藏。修多羅藏即是經藏，為佛所說的經文；
 毘奈耶藏即是律藏，為佛所制的戒律；阿毘達磨藏即是論藏，為佛弟子所造的論。《佛學常見詞彙》。經律論也。此三者，
 各包藏文義，故名三藏。經說定學，律說戒學，論說慧學。因之而通三藏達三學者，稱為三藏。特為真諦玄奘等翻譯
 師之稱號。其梵名一一列之於下。一、素咀纜藏，舊曰修多羅藏，譯曰經，聖人之言說，能貫穿諸法，如經之貫花鬘
 ，故喻之以經。然經者訓常訓法，以聖人之言而名之。且經之持緯恰具經之義，故譯家易經以經。二、毘奈耶藏，舊
 作毘尼藏，譯曰滅。滅三業過非之義。別名優婆羅叉，譯曰律，毘奈耶之教能詮律，故別名謂之律。三、阿毘達磨藏
 ，舊作阿毘曇藏，新譯曰對法，以對觀真理之勝智而名。舊譯無比法，亦稱勝智而謂為無比。此藏生對觀涅槃之無比
 勝智，故名阿毘達磨。別名優婆提舍，譯曰論，論諸法之義。此藏所詮論諸法之性相，而生勝智，故別名為論。此三
 藏有三種：一、小乘之三藏，二、大乘之三藏，三、大小之三藏。《佛學大辭典》



⑦④【木須從繩則正】：「從繩」，依照繩墨取直。《書·說命上》：「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孔《傳》：「言木以繩直，君以諫明。」《漢語大詞典》。意指：木材（裁切）需依照繩墨取直才能直正。

⑦⑤【達磨云·二百年後·明道者多·行道者少·說理者多·通理者少】：「道」，(1)能通的道理。(2)真理的意思。(3)即梵語所說的菩提或涅槃。(4)修行的方法。「理」，理性，亦即萬有永恆不變的真體。《佛學常見詞集》。《景德傳燈錄·卷第三》云：「：最後慧可禮拜後依位而立。師曰。汝得吾髓。乃顧慧可而告之曰。昔如來以正法眼付迦葉大士。展轉囑累而至於我。我今付汝。汝當護持。并授汝袈裟以為法信。各有所表宜可知矣。可曰。請師指陳。師曰。內傳法印以契證心。外付袈裟以定宗旨。後代澆薄疑慮競生。云吾西天之人。言汝此方之子。憑何得法以何證之。汝今受此衣法。却後難生但出此衣并吾法偈。用以表明其化無礙。至吾滅後二百年。衣止不傳法周沙界。明道者多。行道者少。說理者多。通理者少。潛符密證。千萬有餘。汝當闡揚。勿輕未悟。一念迴機。便同本得。聽吾偈曰。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華開五葉。結果自然成。師又曰。吾有《楞伽經》四卷。亦用付汝（此蓋依《實林傳》之說也。按宣律師《續高僧傳》。可大師傳云。初達磨以《楞伽經》授可曰。我觀漢地唯有此經。仁者依行自得度世。若如傳所言。則是二祖未得法時。達磨授《楞伽》使觀之耳。今傳燈乃於付法傳衣之後言。師又曰。吾有《楞伽經》四卷。亦用付汝。則恐誤也。兼言吾有。則似世間未有也。此但可依馬祖所言云。又引《楞伽經》文。以印眾生心地。則於理無害耳。」此指：達磨大師說：「吾人滅二百年以後，明白佛道者多，修行佛道者少，談說理性者多，通達理性者少。」

⑦⑥【智者示登五品】：「五品」，《法華經·分別功德品》就如來滅後之弟子，說五品之功德。得此五品功德之位，圓教之八位，為第一之五品弟子位。同圓教之六即位，為觀行即之位。天台大師，現登此位云：一、隨喜品，聞實相之法而信解隨喜者。經曰：「若聞是經而不毀訾，起隨喜心，當知己為深心解相。」二、讀誦品，更讀誦法華而助觀解者。經曰：「何況讀誦受持之者。」三、說法品，自說內解而導利他人者。經曰：「如來滅後若有受持讀誦為他人說。」四、兼行六度品，兼修六度而助觀心者。經曰：「況復有人，能持是經，兼行布施持戒忍辱精進一心智慧。」五、正行六度品，正行六度而自行化他，事理具足，觀行轉勝者。經曰：「復能清淨持戒。（中略）利根智慧，能答問難。」《佛學大辭典》。「智者」，天台大師智顛之德號，由晉王所賜。《輔行·一》曰：「幼名光道，亦名王道。此從初生端相立名，法名智顛，顛靜也。即出家後師為立號，從德為名，故用靜義。後授晉王《菩薩戒品》，因即為王立以法號云。大王紆尊聖禁，名曰總持。王曰：大師傳佛法燈，稱為智者。」《佛學大辭典》。智顛（西元五三八年—五九七年），俗姓陳，字德安，荊州華容（今湖北潛江）人，一說潁川（郡治今河南許昌）人，世稱智者大師，天台大師，是中國佛教天臺宗四祖，天

臺宗的實際創始人。大師生於梁武帝大同四年，主要生活於陳、隋年間。大師十八歲投湘州果願寺法緒出家，二十三歲拜慧思為師，修習禪法，證得法華三昧。陳後主貞明元年（西元五八七年），於光宅寺講《妙法蓮華經》，判釋經教，奠定了天臺宗教觀的基礎。入天臺山後立天臺宗。其學說以《法華經》為主教依據，故天臺宗亦稱法華宗。並廣弘教法，創五時八教的判教，發明一念三千，圓融三諦的思想。強調止觀雙修的原則，立一心三觀。大師於陳、隋兩朝深受帝王禮遇，隋煬帝楊廣授予智顛大師「智者」之號。臨終右脅西向臥，專稱彌陀般若觀音，又唱法華無量壽二經，為最後聞思。弟子智朗請曰：「不審師何位，此處沒，將生何處？」師曰：「不領吾眾，必得六根淨（十信位即相似即），為他損己，是五品位，汝何問生，吾諸師友觀音侍從，皆來迎我。」誠維那曰：「人命將終，聞鐘磬聲則增正念，唯長唯久，氣盡為期。」言訖，跏趺唱三寶名，如入三昧，時開皇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未時也，壽六十。著述有《法華玄義》、《法華文句》、《摩訶止觀》、《小止觀》等，流傳久遠，在日本也有很大影響。意指：智者大師示現五品位往生。

⑦⑦【南嶽示證鐵輪】：「南嶽」，即「慧思禪師」，台宗二祖南嶽慧思尊者，姓李氏。武津人。心愛法華，借本入塚，對經涕泣。夢普賢菩薩摩頂而去。所摩頂上，隱起肉髻。年十五，出家，文師（台宗始祖北齊慧文尊者）授以心觀之訣，豁然大悟，得法華三昧。乃結庵大蘇山。時齊運將傾，思避其難。遂卓錫南嶽。靈瑞重沓，有諸天童以為侍衛。將順世，大集門人說法，苦切訶責。乃曰：若有十八人不惜身命修法華懺者，吾當供給。若無，吾當遠去。竟無答者，即端坐言佛來迎而化。「鐵輪」，十信位也。《本業瓔珞經》示三賢十聖之果報，用鐵輪王等之名。天台取其經意而立六輪，以配於因位之六位：一鐵輪王，十信位也。二銅輪王，十住位也。三銀輪王，十行位也。四金輪王，十迴向位也。五琉璃輪王，十地位也。六摩尼輪王，等覺位也。此中經無琉璃輪之名。《止觀輔行·一之三》曰：「入銅輪者，《本業瓔珞·上卷》經意以六因位而譬六輪。（中略）言六輪者：謂鐵輪十信，銅輪十住，銀輪十行，金輪十向，琉璃輪十地，摩尼輪等覺，輪是碾惑摧伏等義。」《佛學大辭典》。意指：天台宗二祖慧思禪師示現證得圓教十信位（參見《印祖文鈔·復永嘉某居士書五》）。

⑦⑧【開眼】：新作佛像所行之法會名。開佛眼之義。開眼之本據，如《一切如來安像三昧儀軌經》曰：「如是供養儀則已周備，復為佛像開眼之光明，如點眼相似，即誦開眼光真言二道。」《大威力烏樞瑟摩明王經·中》曰：「令匠於壇中速刻本尊，（中略）以彩色嚴之，像額間點赤或黃。至來月一日開目。」二經中前經說理之開眼，後經說事之開眼。然開眼之古式事理皆為也。《佛學大辭典》。此指：打開智慧眼。

⑦⑨【遠公】：廬山東林寺慧遠大師，俗姓賈氏，雁門人。初學儒，二十一歲出家，以道安為師，達大乘之奧旨。時襄陽有寇亂，道安散徒眾，遠辭而至荊州，將往羅浮，抵潯陽，愛廬峰清靜，住於山陰。時有沙門慧永，在西林寺，原為同門。永勸刺史桓伊興東林寺，使遠居之。於是隱士劉遺民、雷次宗及沙門千數，由遠遊止，遠乃與緇素百二十三人結白蓮社，於無量壽佛像前修淨業。著《法性論》，唱涅槃常住之說。出《沙門不教王者論》，張沙門之綱維。居廬阜三十餘年，不出影山。送客每以虎溪為界。晉義熙十二年八月寂，壽八十三。見《高僧傳·六》。《佛學大辭典》

⑧⑩【蓮池】：株宏大師，字佛慧，別號蓮池，是中國佛教淨土宗的第八代祖師，與紫柏真可、憨山德清、藕益智旭並稱為明末四大高僧。俗姓沈，嘉靖十四年（西元一五三五年）出生在杭州市名門望族家庭。他從小就有與眾不同的氣質，天資聰穎。十七歲那年，參加補充邑庠的考試。名列前茅，但他以學行為重，對於科第之爭並不在意。常嘆息說：「人命過隙耳，浮生幾何！」他在家生活的時候，便非常信仰佛教，戒殺生，祭祀用品都用素食。在飽讀儒家典籍的同時，不忘研究佛教義理，把「生死事大」四個字掛在自己的書案上，時時策警自己，人生短促，常懷離俗出世之心。隆慶元年（西元一五六七年），蓮池大師連遭喪父、亡母、殤妻、天子的重大變故後，對塵世的生活，心灰意冷，毅然訣別繼室湯氏，出家為僧，棲心淨土。大師出家受戒以後，首先過的是單瓢隻杖、遊方行腳的禪僧生活。天南地北的雲遊參訪。隆慶五年（西元一五七一年），他從外地參學回杭州的路上，經過梵村旁邊的五雲山。因見那裡山幽水寂，風景秀麗奇特，便蓋了一間茅篷在那裏安居，題名為「雲棲」。後來規模越來越大，逐漸變成了一座遠近聞名的十方叢林，在當時享有崇高的盛譽。由於雲棲寺道風整肅，戒律森嚴，海內賢豪，無不歸心感化。十方衲子，望風如歸。明神宗萬曆四十三年（西元一六一五年）示疾，遺言：「大眾老實念佛，毋捏怪，毋壞我規矩。」之後端坐，面西方念佛圓寂。由於重視教理的研究，所以蓮池大師的一生，著述頗豐，其重要者，有《戒疏發隱》、《彌陀疏鈔》、《禪關策進》、《竹窗隨筆》、《山房雜錄》、《雲棲共住規約集》等三十餘種。

⑧⑪【法界】：法界即名達磨馱都，此云法界，又曰法性，亦曰實相。法界之義有多種，以二義釋之，一就事，二約理。就事而言，法者諸法也，界者分界也。諸法各有自體，而分界不同，故名法界。然則法界者，法之一名為法界，總該萬有，亦謂之一法界，即事法界也。約理而言，指真如之理性，而謂之法界。或謂之真如、法性、實相，實際，其體一也。界者因之義，依之而生諸聖道，故名法界。又界者性之義，是為諸法所依之性故。又諸法同一性故，名為法界，是即理法界也。《佛學次第統編》。謂意所知一切諸法，名為法界。《三藏法數》。(1)法者諸法，界者分界，諸法各有自體，而分界不同，故稱法界。(2)法者諸法，界者邊際之義，窮極諸法的邊際，故稱法界。(3)法者諸法，界者性之義，諸法在

外相上雖千差萬別，但皆同一性，故稱法界。(4)一一之法，法爾圓融，具足一切諸法，故稱法界。《佛學常見詞彙》

⑧2【究竟如虛空】：「究竟」，事理之至極也。《三藏法數·六》曰：「究竟猶至極之義。」「虛空」，虛與空者，無之別稱也。虛無形質，空無障礙，故名虛空。此虛空有體有相，體者平等周遍，相者隨於他之物質而彼此別異也。依有部之宗義分之為虛空與空界之色，以其體為虛空，以其相為空界之色。以此虛空為一無為法，數於三無為之一而攝於法處之中，空界之色者，為眼所見之色法而攝於色處之中，即有為法也。世人以此空界之色為虛空，故世人所謂虛空者為妄法，而不免生滅。《楞嚴經·六》曰：「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發，有漏微塵國，皆依空所生。」同《九》曰：「當知虛空生汝心內，猶如片雲點太清裏，況諸世界在虛空耶？」同《十》曰：「乃至虛空皆因妄想之所生起。」《起信論》曰：「虛空相是其妄法，體無不實，以對色故有，是可見相，令心生滅。以一切色法，本來是心，實無外色。若無色則無虛空之相。」《大乘義章·二》曰：「虛空有體有相，體則周遍，相則隨色，彼此別異。」此體之虛空無為，有部立為有法，大乘立為無法。《佛學大辭典》。意指：至極如虛無空界。

⑧3【妙性圓明·離諸名相】：「名相」，五法之一。一切之事物，有名有相，耳可聞，謂之名，眼可見，謂之相，皆是虛假，而非契於法之實性者，凡夫常分別此虛假之名相，而起種種之妄惑也。《楞伽經·四》曰：「愚痴凡夫，隨名相流。」【又】著於法門之名相，而忘無相之真理。學者之通弊也。《止觀·十》曰：「夫聽學人誦得名相，齊文作解，心眼不開，令無理觀。」又曰：「著者亦爾，分別名相，廣知煩惱多誦多品。要名聚眾，媒銜求達。打自大鼓，豎我慢幢。夸耀於他，過生斗諍。」《天台學則·上》曰：「古德歡曰：天台學至四明變為名相學。」《佛學大辭典》。《大佛頂首楞嚴經·卷七》：「佛言：阿難當知。妙性圓明，離諸名相，本來無有世界眾生。因妄有生。因生有滅。生滅名妄。滅妄名真。是稱如來無上菩提，及大涅槃，二轉依號。阿難。汝今欲修真三摩地，直詣如來大涅槃者，先當識此眾生世界二顛倒因。顛倒不生，斯則如來真三摩地。阿難。云何名為眾生顛倒。阿難。由性明心，性明圓故。因明發性，性妄見生。從畢竟無成究竟有。此有所有，非因所因，住所住相，了無根本。本此無住，建立世界，及諸眾生。迷本圓明，是生虛妄。妄性無體，非有所依。將欲復真，欲真已非真真如性。非真求復，宛成非相。非生非住，非心非法，展轉發生。」《圓瑛法師《大佛頂首楞嚴經講義·第十九卷》：「此舉所依之真，要阿難起智觀察。真如為染淨諸法所依之源，而不為諸法所變，以真如具有不變、隨緣二義故。當知真如界內，絕生佛之假名，離染淨之諸相。妙性圓明：即妙真如性，圓滿十虛，明照無二，彌滿清淨，中不容他。其體本來離諸名相，名言未立，相狀未彰，豈有世界眾生種種名相之可得？如四科總文云：性真常中，求於去來迷悟生死，了無所得。亦如六祖所云：本來無一物，何處惹

塵埃。此說真如門，下說生滅門。」意指：妙真如性圓滿光明，遠離虛假之名相。

⑧4【安用汝許多落索】：「安」，疑問詞，哪裡。「用」，需要（多為否定）。《漢典》。「落索」即「囉嗦」，多言不止。《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意指：哪裡需要您用這麼多的言語囉嗦。

⑧5【分疆立界為】：「分立」，分別設立。「疆界」，泛指界限、範圍。「為」，助詞。用在句末，常與「何」、「奚」等相配合，表疑問或反詰。《漢語大詞典》。意指：來分別設立界限嗎？

⑧6【庶幾】：希望、但願。《漢語大詞典》

⑧7【措足有地】：「措足」，立足、置身。《漢語大詞典》。「有地」，老子《道德經·第二十五章》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應當效法大地，安靜柔和、無私無怨地承載養育萬物而不居功；大地效法上天，包容萬物，普施而不求回報；上天效法道的精神，清靜無為，萬物自成；道性自然而然而然）」。意指：舉步下足有處所（喻修行方向有所依循）。

⑧8【請正】：請求指正。多用為敬辭。《漢語大詞典》

⑧9【路程】：路途的里程。指前進的道路和方向。《漢語大詞典》

⑨0【輪王】：轉輪聖王的簡稱，為世間第一有福之人。輪王有四種，在第十小劫的增劫，人壽增至二萬歲時，鐵輪王出現，統轄南瞻部洲。增至四萬歲時，銅輪王出現，統轄南瞻部及東勝身二洲。增至六萬歲時，銀輪王出現，統轄南瞻部、東勝身和西牛貨三洲。增至八萬四千歲時，金輪王出現，統轄四天下。通常所說的輪王，是指金輪王。（轉輪王：梵曰斫迦羅代鉢底曷羅闍 Cakravartī-rajā，又作遮迦越羅，轉輪聖王，轉輪聖帝，轉輪王，輪王。此王身具三十二相，即位時，由天感得輪寶，轉其輪寶，而降伏四方，故曰轉輪王。又飛行空中，故曰飛行皇帝。在增劫，人壽至二萬歲以上，則出世，在滅劫，人壽自無量歲至八萬歲時乃出世。其輪寶有金銀銅鐵四種。如其次第領四三二一之大洲，即金輪王為四洲，銀輪王為東西南之三洲，銅輪王為東南之二洲，鐵輪王為南閻浮提之一洲也。《俱舍論·十二》曰：「從此洲人壽無量歲乃至八萬歲，有轉輪王生。滅八萬時有情富樂壽量損減眾惡漸盛，非大人器，故無輪王。此王由輪旋轉應導，威伏一切，名轉輪王。施設足中說有四種，金銀銅鐵輪應別故，如其次第。勝上中下逆次能王，領一二三四洲。（中略）契經云：若王生在刹帝利種紹灑頂位，於十五日受齋戒時，沐浴首身，受勝齋戒，升高台殿，臣僚輔佐。東方忽有金輪寶現，其輪千輻，具足穀輞，眾相圓淨如巧匠成，舒妙光明來應王所，此王定是金轉輪王。餘轉輪王應知亦爾。」《智度論·四》曰：「問曰：轉輪聖王有三十二相，菩薩亦有三十二相，有何差別？答曰：菩薩相者有七事勝轉輪聖王。菩薩相者：一淨好，二分明，三不失處，四具足，五深入，六隨

智慧行不隨世間，七隨遠離。轉輪聖王相不爾。」（《佛學常見詞彙》）

⑨1【與版】：「與」音餘（ㄩˊ）。地域、疆域。「版」，圖籍。（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意指：地圖。

⑨2【地輿】：地理。（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

⑨3【通方開士】：「通方」，指不限於一經一論的研究方法。呂澂《中國佛學源流略講·第六講》：「這種不限於一經一論的研究方法，叫作『通方』，即通達一切。」（《漢語大詞典》）。「開士」，開悟之士。又以法開導之士。菩薩之德名。（《玄應音義·四》）曰：「開士，謂以法開導之士也。梵云扶薩，又作扶薛，或言菩薩是也。」（《釋氏要覽·上》）曰：「經中多呼菩薩為開士，前秦苻堅，賜沙門有德解者，號開士。」因而亦為和尚之尊稱，又曰闡士。（《佛學大辭典》）。意指：通達一切的菩薩。

⑨4【過量大人】：「過量」，超量。「大人」，德行高尚、志趣高遠的人。（《漢典》）。意指：超越凡俗人的高德聖賢。

⑨5【業道】：業即身口所作善、惡業行也。謂由此諸業為因，致感生死之果，故名業道。（《三藏法數》）。三道（又名輪迴三道，或三輪，即煩惱道、業道、苦道。煩惱道又名惑道，即無明貪欲瞋恚等之煩惱妄惑；業道是依著煩惱而產生的種種善惡行為；苦道是因善惡行為而召感未來的生死苦果。道是能通的意思，上述三者能互相通連，由煩惱而通向於業，由業而通向於苦，再由苦而回轉到煩惱，因此叫做三道，因其輪轉去來，所以又名三輪。）之一。善惡之所作，使人向於六趣，故名為道。《勝鬘經寶窟·上末》曰：「造作稱業，通人向於三途，名之為道。」《智度論·九十二》曰：「小者不名業道，以其能趣惡處故為道。」業以思之心所為體，十善十惡，共為業（即思遊履之所），故名為道。即業之道也。（《俱舍論·十七》）曰：「業之道故，立業道名。」【又】監視人善惡作業之天神地祇謂為業道神。略曰業道。（《觀念法門》）引《淨土三智經》曰：「向天曹地府一切業道數數首過。」（《佛學大辭典》）

⑨6【境界】：自家勢力所及之境土，又，我得之果報界域，謂之境界。（《無量壽經·上》）曰：「比丘白佛：斯義弘深，非我境界。」（《楞伽經·九》）曰：「我棄內證智，妄覺非境界。」（《佛學大辭典》）

⑨7【窺其藩籬】：「窺」音虧（ㄎㄨㄟ）。泛指見、觀看。「藩籬」音凡梨（ㄈㄢˊ ㄌㄧˊ），範圍、邊界。（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意指：看到邊界。

⑨8【鄙論】：「鄙」，淺陋。（《漢語大詞典》）。意指：粗淺的論說。

⑨9【以迦樓羅王之飛騰·用責于蠓螟蚊蚋】：「迦樓羅」，又作迦留羅，譯為金翅鳥，牠取龍為食，為八部眾之一。（《佛學常

見詞彙》。又云迦留羅，迦婁羅，揭路茶。迦嚙茶，伽樓羅，譏嚙拏，藥嚙拏等。鳥名。舊譯曰金翅鳥。新譯曰妙翅鳥。頂嚙鳥，食吐悲苦聲等。居四天下之大樹，取龍為食。八部眾之一。《法華文句·二下》曰：「迦樓羅，此云金翅。翅翻金色，居四天下大樹上，兩翅相去三百三十六萬里。」《探玄記·二》曰：「迦留羅，新名揭路茶，此云妙翅鳥。鳥翅有種種寶色莊嚴，非但金。依《海龍王經》：其鳥兩翅相去三百三十六萬里，閻浮提止容一足。依《涅槃經》，此鳥能食消龍魚七寶等。又依《增一經》：日別食一大龍王五百小龍，達四天下，周而復始，次第食之。命欲終時，諸龍吐毒，不能復食。飢火所燒，聳翅直下。至風輪際，為風所吹，還復上來。往還七返，無處停足，遂至金剛輪山頂上命終。以食諸龍，身肉毒氣，發火自焚。難陀龍王，恐燒寶山，降雨滅火，沛如車軸，身肉消散。唯有心在，大如甍（音必。骨。同「髀」），純青琉璃色。輪王得之，用為珠寶。帝釋得之，為髻中珠。」《慧苑音義·上》曰：「迦樓羅，或曰揭路茶，此云食吐悲苦聲也。謂此鳥凡取得龍，先內嚙中，得吐食之，其龍猶活，此時楚痛出悲苦聲也。或曰：此云大嚙頂鳥，謂此鳥常貯龍嚙內，益其頂羸也。舊云金翅妙翅者，且就狀而名，非敵對翻也。然其翅有種種質色，非唯金耳。」《慧琳音義·一》曰：「揭路茶，正音藥嚙拏，古云迦婁羅。」同《十一》曰：「迦留羅，梵音不正也，正音譏嚙拏。」《俱舍光記·八》曰：「揭路茶，此云頂嚙，或名蘇鉢刺尼，此云妙翅。翅殊妙也，舊云翅金鳥，非正所目。」《佛學大辭典》。「飛騰」，往高處升騰。「蝶」音猛（ㄉㄨㄛˋ）。昆蟲綱雙翅目蝶科的泛稱。體小，翅寬短，有翅斑。口器刺吸式，能叮咬人、畜，發生痛癢及丘疹，傳播寄生蟲。約有二十餘種。「螟」音名（ㄇㄧㄥˊ）。動物名。昆蟲綱鱗翅目。為螟蟲的成蟲。是害蟲，喜蛀食水稻、玉米等農作物的莖部。「蚊蚋」音文瑞（ㄨㄣˊ ㄨㄟˋ）。泛指如蚊蚋之類會吸人畜血液的昆蟲。《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意指：以大鵬金翅鳥王之能夠高遠飛騰，用來責難螟蛾蚊子等微小昆蟲類（不能飛高飛遠）。

⑩【齊驅】：並肩驅馳。比喻才力相等。《漢語大詞典》